外婆家的橄榄树



[意] 埃维塔·格雷科——著
郑昕——译

那些外婆教会我的，平凡而又美好的小事

寒冬时节 **惊艳意大利文坛的处女作** 暖心守护

事情结束时只会一片寂静，而开始时会发出美妙的声音。

2016 年意大利拉帕洛－卡里奇文学奖处女作奖 • 2017 年意大利弗拉亚诺国际文学奖处女作奖提名
入选意大利《新闻报》2016 年叙事文学推荐阅读书单 • 法国、德国、葡萄牙和巴西等国的多家出版社争相抢下版权

你要记得，你就像五月的清晨那么美好，就算下雨也不影响。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外婆家的橄榄树

[意]埃维塔·格雷科——著
郑昕——译

那些外婆教会我的，平凡而又美好的小事

——寒冬时节 **惊艳意大利文坛的处女作** 暖心守护——

事情结束时只会一片寂静，而开始时会发出美妙的声音。

2016 年意大利拉帕洛－卡里奇文学奖处女作奖 • 2017 年意大利弗拉亚诺国际文学奖处女作奖提名
入选意大利《新闻报》2016 年叙事文学推荐阅读书单 • 法国、德国、葡萄牙和巴西等国的多家出版社争相抢下版权

你要记得，你就像五月的清晨那么美好，就算下雨也不影响。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外婆家的橄榄树

作者:[意]埃维塔·格雷科

译者:郑昕

ISBN:9787508696355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1

对阿达来说，有一些声音值得特别去注意。比如音乐会开始前的那一刻，各种乐器调完音发出的声音；风刚起时树叶沙沙的声音；还有把收拾好的咖啡杯放到咖啡机上时叮叮当当的声音。

阿达知道，有一些事情，在开始时会发出声音。当她听到这些声音时，会停下来静静聆听。聆听开始的声音。

教阿达学会欣赏一切开始时的美妙的，是她的外婆特蕾莎。

在阿达还是三岁或稍大一点的小孩时，她的母亲不愿意再继续承担“母亲”这一角色。有天晚上，母亲把她放到床上，第二天一早便把她留给了她的外婆。母亲只说，她还有别的事情要忙。从那之后，母亲便再也没有出现过。阿达宁可母亲给她一个更加正式的理由，否则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认为自己是个不值得花时间对待的小孩。尽管外婆特蕾莎一直把她当作生活的全部，阿达依然担心，也许有一天，外婆也会像她母亲那样，将她抛弃。

一天晚上，阿达问外婆这是不是她最后一次为她收拾床铺，外婆回答她肯定不是。到第二天早上，阿达又问外婆这是不是她们最后一次一起吃早餐。外婆依然回答她，肯定不是。外婆总是这样不厌其烦地安抚她。

当阿达开始上幼儿园时，她的抵抗情绪变得越发严重。每天早上，她都要问外婆，幼儿园的那扇大门外会不会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

外婆叫醒阿达，帮她收拾打扮，为她做早餐，给她穿上小围裙。围裙上外婆缝上了阿达的名字和一只小蜜蜂。那时的小孩子特别喜欢蜜蜂，所以外婆缝了一只扑闪着蓝色眼睛的小蜜蜂。“这大眼睛多像你呀！”她说。不过，尽管外婆已经尽力，这只蜜蜂看上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其中一只眼睛像是闭了起来，腿又太长，挺丑的。

出发前的准备一切顺利，阿达既不哭也不闹。但每当她们朝幼儿园走去时，阿达就开始觉得身上不舒服。有时是肚子疼，有时是肋骨疼，总之就是身体的某些部位不舒服。好几次她还想呕吐。于是阿达跟外婆说她必须掉头往回走，外婆也没有反对。所以每次阿达一开始不舒服，外婆就把她带回家了。

不过这样的情况持续不了太久，早晚她还是得去上幼儿园。外婆告诉阿达，如果她不去上学，幼儿园里的老师就要叫警察过来了。外婆不知道，三岁的小孩子并不怕警察。阿达也不怕。她真正害怕的，是哪天外婆把她带到幼儿园后，就永远地离她而去了。

一天早晨，外婆为阿达准备好小围裙、小篮子和其他一切东西后，拉着她的手对她说：

“阿达，你看，事情总要开始的。就像外面的路，你站在那里，看到一条路的尽头，以为结束了，但其实那又是另一条路的开始。就像我带你走的这条路一样，你以为走到了路的尽头，但事实上，那只是通往学校的路的开始。”

阿达听着外婆的话。只要外婆牵着她的手，她就知道外婆不会去别的地方，于是她平静下来。

“这是你要走的路，从这里走到幼儿园。”外婆还在说着。

“如果我走这条路，你就不跟我一起来了。”

“我会回来的，回来接你。”

“那你去哪里呢？”

外婆笑了。

“别人去哪里并不重要，”外婆回答说，“重要的是她会回来找你。”

阿达觉得外婆说得有道理，重要的是她会回来。但还有一件事阿达想不明白，于是她又问外婆。三岁的阿达总是一肚子问题，常常要问外婆。

“那我怎样才能知道，这是一条路的开始呢？”

外婆一时沉默了，她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时，祖孙俩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幼儿园里的工作人员——他正在吹着口哨，那是一段不知道作者是谁却人人都熟悉无比的旋律。

特蕾莎就像那些懂得灵活应变的老人一样，抓住了这个口哨声，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从声音里知道。”外婆向阿达解释道。

外婆拉着她的小手，陪她一起走到了幼儿园门口。

一进幼儿园，她们又听到了那个口哨声。外婆再次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你听到了吗？”外婆问，“这个声音，这是开始的声音。”

阿达看着外婆的脸，想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但外婆一脸坚定，那口哨声又十分动听，阿达便没有勇气继续追问下去了。

“你要学会注意去聆听开始的声音。”外婆说道，“要有耐心，然后仔细听。我们再试一次。”

外婆闭上了眼睛，阿达也跟着闭上了眼睛。这时她们什么也没听到，一片安静。突然，口哨声又响了起来。阿达比外婆先睁开了眼睛，刚好看到了外婆脸上专注的神情。

“我听到了！”阿达大声喊，“我第一个听到了！”

外婆亲了亲阿达的额头，告诉她快走。这不是外婆最后一次陪阿达上学，却是阿达第一次进幼儿园。第一次总是要比最后一次好多了。

阿达放开了外婆的手。她边走边回头看外婆是不是还在那里。是的，外婆一直都在，朝她微笑着，告诉她会很快回来。只要她的小不点需要，她就一定会回来。

从那时起，阿达便学会了耐心等待，学会了专心去辨别事情的开始和结束。她知道，事情结束时只会一片寂静，而开始时，会发出美妙的声音。

2

就算在一个大医院的咖啡厅里，你也可以听到开始的声音。比如，坐在你面前的这个人，急急忙忙地把一串钥匙扣在桌上发出的响声。

还有这天是周一。阿达知道，周一也充满了一切开始的声音。

“今天要见谁呢，推销员？”

阿达朝马泰奥露出了一个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她撕开两包糖，倒进马泰奥的咖啡里，而他正在看着别的地方。

“今天要见的是神经外科医生。还有，请不要叫我推销员。”他说完，然后才开始喝他的咖啡。这个早上他无法直视阿达。

他们选的这张桌子，正位于医院宽敞的咖啡厅里的一角隐蔽处。从那里，可以看到所有进来的人，还可以透过将咖啡吧台隔开来的玻璃橱窗看到外面带有玻璃栏杆的大露台。

马泰奥将杯子放下来，终于将目光看向阿达。她穿着马泰奥的一件旧毛衣，尺寸大了几号，松松垮垮的，正面有几何形状的织纹，颜色蓝得有些刺眼。她那介于栗色和深红色之间的头发简单挽成了一个马尾。脸上的妆昨晚应该卸得很匆忙，睫毛上还残留一块黑色妆痕，不过马泰奥觉得她这样也很漂亮。就算她睡眼惺忪，妆容倦怠，他也毫不在意。

“去一趟神经外科来回要跑四百公里。”阿达说。

“四百四。”马泰奥纠正道，稍微耸了耸肩。他有宽阔的肩膀，平坦的肩胛，还有阿达见过的最好看的脊背。

“反正我可以等你。我等着你，顺便准备一下晚饭。”阿达说。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感激的情绪，以及少女的热情。马泰奥难以相信她已经二十七岁了。当她说要等他并为他准备好晚饭时，竟然有些脸红，低下了头。她的大拇指隐隐作痛，指甲边上有个小伤口。然后，她把手放到了马泰奥的手上。

马泰奥需要驱车开上二百二十公里前往另外一家医院。他将与两个主任会面、握手、展示产品、进行演讲，然后假装对旅行充满热情。医生们总是喜欢谈论旅行。瓦塔穆、圣马丁岛、帕岸岛，这些是站在医院走廊里的神经外科医生最喜欢听到的地方。尤其是临近圣诞节，天花板上透明的细线串起稀疏的小灯的时候。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走廊都挂起了这些小灯，有些灯只出现在圣诞节期间。

然后马泰奥将拒绝主任们通常会提出的一起吃饭的邀请，跳上公司的车，启程回去。

工作，是这天早上唯一一件让他觉得还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事情。

如果他继续盯着阿达看，也许很快就要决定旷工了。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指不定以后也还会再发生。他将和她匆匆回到那个还未整理好的家里，那里只有一个卫生间、一角厨房和一张床。只有阿达在的时候，那里才感觉像一个家。他将慢慢脱下她的衣服，慢慢与她融为一体，仿佛他的唯一归处就是她的身体。

但这天早上，他不能再这样了。他已经快四十岁。尽管他不愿被别人称作“推销员”，可事实上就是如此。他必须把东西卖出去。这也是这天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他们的桌子上，有一张号召医生们在咖啡厅脱下白大褂的传单。医生们总是一直穿着白大褂，这个阿达知道。但是，不管穿不穿白大褂，她脑海里想到的都是这些医生没有一个能救她外婆的命。外婆就在六楼，血液肿瘤科，第二道走廊，九号病房，B床。

阿达和马泰奥相识于几个月前的一个傍晚。她总是坐在咖啡厅里的同一张桌子边上，窗外是玫瑰色的仲夏黄昏。

阿达之前在医院咖啡厅里见过马泰奥几次。他不穿白大褂，但阿达觉得，他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会响应号召脱下白大褂的人，因此应该不是一名医生。好几次阿达看见他走到露台上喝东西。喝完后，他开始摸索身上的口袋，先是胸前，然后是两侧，然后又回到胸前，只有到最后他才会伸向裤子的前兜。阿达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是在找烟。每一次，烟都藏在裤兜里，左侧的那个口袋。然后他抽出一根烟，阿达看不清烟的牌子。他只深深地吸两口，然后就把烟丢掉。

阿达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她，那次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跨过门槛来

到露台，朝他走去。

“你喝的是什么？”她问。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酒杯递了过去。阿达喝了一口，那是朗姆，干朗姆酒。她之前从来没有喝过，一口下去，感觉就像几把炽热的小刀片割在了喉咙上。于是她本能地将吞进去的酒吐了出来，连酒杯里的也洒了。马泰奥忍不住一直笑她，一直看着她。

这天早上他本可以继续这样看着她，笑着她。但他最终只是快速地喝完咖啡，起身穿上他的蓝色西装。阿达不想他这么快就走，于是她站了起来，尽可能慢悠悠地整理马泰奥的衬衫领子，慢得仿佛那是她唯一会做的事情。她就是这样一个顽固的人，她想要别人怎么对待她，她就先如何对待别人。

“连个吻都没有。”阿达说。她没办法把这句话讲得像个问句。

马泰奥迅速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然后跟她贴了贴脸。他的动作并不明显，但阿达已经学会分辨。他调整了一下脸颊和脖子间的角度，低下了头，于是阿达回吻了他一下。他的胡子已经长出来了，但如果不亲上去是察觉不到的。

有时，阿达觉得马泰奥对她就像对待上班路上遇到的一只猫一样，每日都只是打招呼告别，有时最多再爱抚几下，但从来都不会把它带回家。

她还没来得及细细体会嘴唇落在马泰奥脸颊上的感觉，他已经转过脸去。他环顾四周，步履匆匆，不知走向哪里。

人们总是这样离开，肩膀笔挺，目光坚定。阿达觉得，她这辈子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努力挽留那些离开她的人。

3

周一，阿达观察着周围的人。其实她每天都看，只是她最喜欢周一，因为似乎一切都又重新开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迹，从不左顾右盼。有一些瞬间，她甚至觉得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清楚地知道要往哪里去。

阿达目前没有工作，所以周一也没有可以去的地方。自从外婆生病后，她觉得那些临时工作给的报酬远不如多陪在外婆身边一分钟来得值得。她自己攒了一些钱。然后还有外婆的退休金，每次外婆都让她随便拿去花，但阿达几乎从来都没碰过。

说起来，阿达有一张表，上面列有以后想从事的工作。但这不是一张真正的表，因为她从来都不习惯按部就班。阿达把这些工作列在心里，尽管不是白纸黑字写着，她总能在脑海里一条条指着念，比如“禁止人们在网上搜索疾病的名字与症状”。她知道这类事情并不能被称作“工作”，但她也知道人生总有一些时期需要真正去完成她指着念的所有这些事。

她认为自己能够一眼看出来哪些人在网上查找过一些疾病的名字和症状。她看着他们走进咖啡厅，一手拿着医生报告，一手拿着手机。自从那天医生确诊了外婆的淋巴瘤后，她就知道在网上搜索不是一件好事。她不应该去搜，别人也不应该。跟疾病有关的东西永远都不是什么好事。

T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III级，这是阿达在网上搜索的关键词。不然她还能怎么办呢？

外婆以前得过肺炎，但从来没有咳嗽严重或是其他症状。这一切只是起源于一场持续不断的发烧，她们的家庭医生却只会给她开抗生素，最后阿达把外婆送到了医院。

特蕾莎并不想去医院。她说自己没有不舒服，而医院那种地方一定有很多人，她不想排队。

阿达也没有预料到是如此严重的情况。人偶尔总会发烧的，只是她的外婆从来没有发烧过。或者曾经有过，但外婆没有告诉她。外婆是那种藏得住事情的人，也许发烧这种事，就是她认为需要隐瞒的事情之一吧。

阿达把外婆带到医院之后，医院让外婆留院观察。他们说，这是为了谨慎起见。烧退下来后，他们还继续抽血、拍片、做CT以及其他许多阿达都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用的检查。外婆让阿达什么都不要问，因为他们是医

生，他们会对自己的工作负责。阿达本来还想问既然都已经没有症状了，为什么还要做那些CT、PET和抽血之类的事。但既然外婆要求她什么都不要问，那她就不能再去问个究竟了。

最后，他们让特蕾莎走了，说在她的胸腔纵隔处发现了一团阴影。阿达从来没听过纵隔这个部位，不知道具体在什么位置，外婆更是不清楚。但就算这样，她也什么都没问。

是医生主动找了她们谈话。他说，他们无法确定这团阴影已经存在了多久。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五年。如果是五年的话，他表示，那么是一件好事，说明情况并不严重。总之，他们已经把该做的都做了。于是阿达和外婆马上又带着医生给的四页诊断书去找她们的家庭医生，离开的时候，医生和她用力地握了握手，并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当阿达再次站在医院门口时，她努力地不去想关于外婆身体里长了不好的东西这件事情。她想到的是外婆出院时与进去时并无两样，依然穿着中跟的舞鞋，头发微微蓬起，略施粉黛。阿达想，不管那团阴影是什么，那个纵隔在哪里，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止外婆去跳舞。“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听到开始的声音。”外婆总是这么说。也许要开始的只是一场舞，而外婆已经做好了准备。

4

是的，一场舞要开始了。与一个名字很长的病魔共舞。阿达一上网搜索就变得十分抓狂。她们的家庭医生把外婆送到医院的血液肿瘤科。在阿达的脑海里，“血液肿瘤”这个词等同于“纵隔”，完全没有实义，于是她又上网查找这个词的意思。

每次阿达觉得自己搞明白了这个病的名字、血液肿瘤科的意思，还有纵隔处没有阴影的重要性，就会跑去跟外婆解释。但外婆既不表示同意，也不参与讨论，只是问她怎么没有梳头，怎么没有化妆。

“去把口红拿来。”外婆对她说。阿达在衣柜的其中一层找到了口红，就放在发叉与洗发水中间。她任由外婆为她涂上口红，又看着外婆给自己涂好。涂的过程中外婆都不需要照镜子。

口红这件事对阿达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她可以从外婆是否涂好口红看出她的状态如何。还有再看看她的舞鞋是否放在身边。

如果外婆既涂着口红，又穿着舞鞋，那说明她精神很好。不管是那个被淋巴瘤侵蚀的纵隔，还是其他地方，都很好。如果鞋子放在旁边，口红放在床头柜里，那也还不错。但如果外婆对它们不管不问，那说明情况有些糟糕了。外婆已经连续好几个星期没有问过她了。不过阿达决定不去想这些事。她离开了咖啡厅，穿过周一步履匆匆的人群。她在想马泰奥什么时候才会打电话给她。

一阵阵冷风有规律地灌进医院的大堂内，那是因为自动门的缘故。这些门以一定的节奏开开合合，如果有人抓不住这个节奏，那就有被夹住的危险，可能会不停地进出不得。

阿达也能看出哪些人依然找不到自动门的规律。“耐心一点儿。”她想对他们说，但有件事在脑海中打断了她的思路。如果马泰奥再也不打电话给她了呢？如果他再也不接她的电话了呢？如果他不再像现在这样，一时不能接电话，会不会告诉她迟点儿再打电话给她呢？如果他永远都不再能接电话了呢？

阿达没办法把这些事情从头到尾想一遍。它们就像一些模糊的影像，在你将要入睡时浮现，你以为是在做梦，但实际上你却突然惊醒。你不记得你看到了什么，但你很肯定它们惊吓到了你。

“会打电话来的。”阿达对自己一遍遍重复说，“会打电话来的。”她看着医院大堂里的老人，观察是否有像是迷路一般，在寻找自己要去的病房或诊室的老人。你如果跟在这样一位老人后面，你会不知道要如何超过他才好，因为你不愿意让他知道他实在走得太慢了。

关于衰老，阿达害怕的只有这件事。到了某一天，你需要扶着另外一个人走路，如果有人走在你后面，他会不知所措。人变成这样实在太可怕了。

但是今天大堂里，似乎没有这样迷路的老人。如果阿达看到无意中挡住了别人家的老人，会上前询问他要去哪里。她会说：“别担心，我知道怎么去。我们不要挡了别人的路。这是我的工作。”她知道这是一个谎言，但是是善意的，一个连外婆都不会责怪她的谎言。

她走到六号电梯前。她其实也可以坐二号电梯，但那样走到血液肿瘤科的路会变得更长。

当阿达和外婆第一次来这个科室时，不知道有近路可走。她们完全不认得路，也不知道哪条路更远，哪条路更近。医院里的每个地方对她们来说都太大了，就算按照地面箭头的指引走，一不小心也会迷路。那时的外婆口红涂得美极了。

她们第一次在找路的时候，外婆紧紧地搂住了阿达的手臂，她脚上的舞鞋踩在医院地板上发出嗒嗒的响声，听上去没有一丝犹豫。到了楼道的拐角处，阿达和外婆因为慢下来看要往哪里走而挡住了后面的人的路。在那一刻，阿达突然意识到，外婆也成了总是需要扶着他人手臂的人。于是阿达把这项工作列入了她的表中：搀着老人走路，让他们不会挡到后面的人。她很快就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

离她们第一次来到这个血液肿瘤科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特蕾莎还是没能认得路。她不是个很有信心的人，但她相信当她需要问路的时候肯定可以找到人来问。总之，在她们为数不多的几次一起从九号病房走出来时，她都让阿达带着她，从不问她们在哪里。她们常常回忆起以前外婆做的午餐和晚餐，阿达每次都说很好吃，就算外婆不问她也会这么说。有时阿达会说一些她从没吃过的东西，这样外婆就会答应她等将来回去一定做给她吃。阿达听到外婆这样说就很开心，就算她知道外婆不可能再为她做饭了。但她不会这样说，她会撒个谎，说她迫不及待想吃。

阿达不是个爱撒谎的女孩子，她不会因为这世上的任何理由去撒谎，除了外婆以外。她只是不想让外婆失望，仅此而已。

5

六号电梯在肿瘤科的黄色大门前打开。这个大门属于防火门，厚实的设计使它打开变得十分困难。关门也是个难题，它会慢慢地滑动到某个位置，然后突然咔嗒一声合上。在她们俩第一次走进这里时，门的声音使得特蕾莎十分严肃地看着阿达。阿达明白，外婆是想让她注意这个声音：这是开始的声音。

但阿达不愿去想这件正在开始的事情。她现在也不愿去想今天是周一，外面寒冷萧瑟，楼下的大堂没有需要帮忙的老人，甚至她不想知道马泰奥还会不会打电话给她。

她装作没有听见门的声音。像往常一样，她走进这里，脑海中努力地想着外婆每天早晨唱给她听的小曲，那是外婆在告诉她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其实特蕾莎唱歌有点儿跑调，但阿达一点都不介意。她甚至从小就觉得，外婆有唱歌的天赋。

“早上好，新的一天人们多么幸福，”歌曲唱道，“早上好，新的一天空气多么舒畅。”

阿达仿佛真的听到了外婆的声音。她似乎还闻到了外婆为她准备的彩糖甜甜圈早餐的香气。从小她都找不到外婆把糖果藏在哪里，就算后来她知道了，但每次她只要看到它们出现在桌子上时，脸上依然会露出惊讶欣喜的表情。

6

当阿达决定坐到日间候诊室里时脑海中还一直回响着外婆的歌曲。这里四面墙有两面是有机玻璃做成的，里外可以互相看到。今天早上，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阿达觉得这是件好事，说明周一的到来没有带来新的病人。也就是说，没有新来的病人需要进行化疗。对阿达来说这也是好事，她可以坐在里面，装作外婆正在化疗，直到她听到那嗒嗒的舞鞋声在走廊里响起为止。随着脚步声，外婆会很快过来告诉她，这次结束了，她们可以回家了。

阿达幻想着一场对话。她想着，外婆跟她说现在可以去市中心那个卖鸡蛋的小贩那里买鸡蛋了。阿达回答说，好，我们去吧。尽管她心里并没有很想去，因为每次外婆都要挑很久。其实特蕾莎并不是不懂得要怎么挑，她很清楚哪些鸡蛋适合做面条，哪些适合做甜品，哪些根本不能买。她只是想让阿达也学会挑。所以她们在小贩那里站了许久，外婆跟阿达解释如何鉴别蛋壳的成色，以及其他许多阿达根本不想知道的事。

卖鸡蛋的小贩总是戴着一副太阳镜，时不时地喊道：“早上好，女士们！”阿达很想问他，他到底是真的看到过来买的人并且真心地打招呼，还是只是藏在眼镜背后，随便地打着招呼，以此来招揽生意。

如果这时有人走进日间候诊室，阿达会跟他讲起鸡蛋的事。“我在等我外婆，”她会这么说，“一会儿我们要去买鸡蛋。”

她是那种会花很多时间去想象一场可能根本不会发生的对话的人。此刻在脑海中跟她对话的人，正拼尽全力想知道如何从所有鸡蛋里挑出那些适合一切烹饪方式的好蛋，而阿达正在跟她解释哪些合适；同时她还在想着如果外婆所做的化疗对她纵隔的阴影毫无影响，那一定是医生搞错了。这样的错误，就像她小时候做数学作业时犯的错误，有一块专门可以用来擦掉墨水笔笔迹的橡皮。橡皮很硬，一不小心就会把纸擦破，但反正她最后能重新写上正确答案。

阿达想她可以一直坐在那里，擦掉这个导致外婆住院超过一个月的错误。就算把纸擦破，就算整个作业本都弄坏了，都没关系。

肿瘤科的防火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阿达抬起头，透过玻璃看到了一对夫妇。妻子大约四十到四十五岁之间，丈夫可能再大一点儿。他们没有戴婚戒，但阿达看得出他们在一起很久了，并且还会在一起很久，尽管可能他们没有在神父或者其他什么人面前起过誓。

阿达希望他们走错了，要找的并不是肿瘤科。在肿瘤科入口前面，还有另一扇防火门，那里通往口腔颌面外科。阿达希望他们只是由于一些美观问题来到这里，因为许多人只是因为下颌骨或颌骨有点儿小问题而来这里看病。这些小问题可能导致晚上入睡时呼吸困难，因此下颌骨或颌骨的问题有时也很严重。虽然不及肿瘤或白血病严重，但也是不容忽视的。

阿达希望这对夫妇也是因为颌骨问题而来的。毕竟医院这么大，很多人都会走错路。不只是上了年纪穿着舞鞋的老妇人，每个人都可能走错。

然而他们并没有走错，他们径直走到接待处。也许生病的是妻子，也可能是丈夫。两人看起来都有些惊慌，并努力维持自己的表情，尽量不要让对方担心，但他们并没有看向彼此。当你走进医院这种科室时，眼睛里的恐慌是隐藏不住的，阿达早在第一次跟外婆来到这里的时候就知道了。

当时候诊室里人很多，尽管阿达还分不出哪些是病人，哪些是陪伴同来的人，但有件事她立即就明白了，并且从来的那天起她就永远记住了。在这里，每个人的表情就像听到一颗炸弹毫无征兆地在不远处爆炸了一样。突然间一切就昏暗下来，乌烟密布，仿佛掉进了黑洞里，连呼喊的力气也没有。这颗炸弹倒不会把人杀死，但从此他们就知道令他们背上沉重包袱的缘由是什么了。这个缘由，不是你简单把眼光挪开就可以消除的，也不是你努力露出一个轻松的表情，努力让自己不被他人的恐惧影响就可以装作不存在的。

护士朱莉亚从其中一间化疗室走了出来。她低头看着病历本，戴着一顶印有红色小鱼的护士帽。每天她的护士帽上印着的动物都不尽相同，有小猫、欢快得没心没肺的斑马、戴着眼镜的海豹。她是唯一一个戴着这种帽子的人，看起来有些愚蠢，但比起那些狂轰滥炸的炮弹，这根本不算什么。

朱莉亚走进候诊室里，眼睛都不需要从病历本上抬起来一下。自从阿达第一次来到这里见到她的工作状态后，就注意到她的动作以尽可能少为原则。任何动作都不能浪费，至少在阿达看来是这样的。

阿达无法忍受那些浪费动作的人。她总能在咖啡厅或餐厅里见到这样的

人，他们总是手忙脚乱，但最常见的是无意识地挪动东西。阿达很想上前告诉他们，说：“请注意你们的举止。”

不过，她从来没这样说过。她最终只是在心里告诉自己，要注意自己所做的事情。只是过了一分钟后，她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但是朱莉亚不同，她从来不浪费自己的每一个动作。当她站在门前见到阿达时，会微微点头以示问好。一旦你见过了让你背上沉重负担的东西后，你就不再能够用言语表示问候了。在肿瘤科里，似乎大家一直都在告别。告别的对象不是护士，不是医生，也不是任何其他人，而是告别生命本身，告别以往的生活，仿佛这言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语法是特意为幸存者创造的。

“治疗结束了。”朱莉亚对阿达说。她说的是每个早上医生给外婆做的治疗。治疗时，任何人，包括朱莉亚，都不得进入。“你需要的话，可以自己进来。”她说，“你给她带来橄榄树的照片了吗？”

7

阿达和外婆在家里种了一棵橄榄树。这棵树已经陪伴她们很多年了，外婆自从生病住院后，一直很想再看一看它。她总是跟护士朱莉亚讲起这棵橄榄树，感叹自己有多么思念它。因此朱莉亚请阿达用手机拍下这棵树，这样时不时可以给外婆看照片。

对阿达来说，这棵橄榄树一直没什么变化，因此她总是忘记把它拍下来。每次她跟朱莉亚坦承忘了时总是感到很愧疚。她其实可以说她已经拍过了，然后用一张旧照片来代替。但她不想说谎，只是表示自己忘了。阿达想，其实对于外婆来说，只要这棵橄榄树活得好好的就够了，这也是外婆一直让她记得照看的原因。

这棵橄榄树的故事要追溯到二十年前，甚至更久以前。

那是一个普通的早晨，一切如常，直到外婆来到阿达的卧室，把她抱了起来，却一句话也没说。阿达还来不及跟手头的小玩偶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不得不放下它走了，而平时她不是这样随意对待自己玩偶的人。

阿达和外婆换乘了三辆大巴才来到育苗场。首先乘坐的是平时那辆白绿色的公交车，这辆车可以带她们到平时去过的所有地方，在教堂的钟声敲一下时会来到她们门前那条路的路口，而下一趟就要等到钟声敲三下了。第二辆是一辆似乎从不停下来的蓝色大车。最后坐的是一辆比货车还要再大一些的车，阿达以前站在车站仔细观察每一辆驶过的车时也没有见过它，连远远看过都没有。此外阿达对这趟旅途就没有其他印象了，她一心只记着她的小玩偶。

不过一来到育苗场，阿达便忘记了那些玩偶、公车和其他事情了。她平时一看高处就会头晕，所以从来都不仰头看。但在那里，她紧紧地抓着外婆的手，几乎一直都在仰头看着。

阳光透过茂盛的树叶倾泻下来，一棵棵树木紧紧挨着，排成长队，长到阿达极目远眺都望不到尽头。阳光就像暴雨般铺天盖地，阿达每走一步，都觉得自己要在这从未见过的阳光雨中迷路。

过了一会儿，有个男人过来和外婆说话。阿达放开了外婆的手，开始四处奔跑，眼睛一直望着头顶。她听到有人在喊她的名字，连名带姓地喊，这

是外婆让她必须停下的“暗号”。她得听话往回走了。

但她无法停下来，眼睛望着天空，开始旋转，直到从树叶间漏下来的阳光雨变得那么浓密，让她倒在了地上。

就算躺在地上，她的眼睛依然盯着太阳看，直到外婆和那个男人找到了她。

外婆把她抱了起来，没说什么，而那个男人说，她们要来选“其中的一棵”。他指着的那些树是那么小，小到阿达必须蹲下来才能看到树叶间的缝隙。阿达没有和外婆分享过想在树下奔跑的愿望，她很想告诉外婆，她们坐这么远的车来，只是带走一棵小到不能在底下奔跑的树实在不值。但那个男人还在讲话，于是阿达静静地等着他讲完。外婆曾教过她，在别人没有讲完之前，不能随便插嘴。

不过她没有必要再讲了，因为最后外婆问她想选哪一棵。阿达指了指远处那棵大到可以在底下奔跑的大树。可是外婆笑了，她说那棵树已经长大了，她们要挑一棵可以跟阿达一起长大的树。

阿达对长大这件事还不太明白。她只是知道，长大了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她不知道“长大”跟这些树有什么关系，不管这树是大是小，她长大能做的事，这些树还是做不了。

但是阿达没有再说什么，因为对她来说能带一棵树回家已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了。她和外婆从来都不习惯买很多东西回家。

阿达想起她们回去还要再坐一次刚才来时的三趟车，于是指了指小树里最小的那棵。她觉得那棵树小到可以塞进公交车里，或者塞进小货车里。

不过，那个男人说可以帮她们把树运回去。他有一辆前面可以坐人的货车，车后有块敞开的空间足以容纳树木。他费了些力气把树放上去，回去的路上阿达都在盯着后面看，生怕它在半路掉下来。

小树苗顺利地跟她们回了家，那个男人还帮外婆把树放到了家门口的一小片地里，这样从厨房的窗户就能看到这棵树了。但要从家中走到这片地里，要穿过一条同时能通往地窖的潮湿阴暗的走廊。阿达每次走过这条走廊都很害怕，她总是一边跑，一边闭着眼睛。好几次她都想直接从窗户跳出去，但窗户比她的人还高，她也有点儿害怕。可这害怕不能跟走廊的比，毕竟在那条走廊里指不定还会碰到什么动物。外婆警告她，如果看见她从厨房窗户跳下去，会有她好看的。阿达不知道外婆要让她看什么，因为每次她都这么说，却从来没给她看过什么。

育苗场的男人穿过走廊时眉头都不皱一下，于是阿达也装作不怕的样子，眼睛只稍稍地眯上一点儿。

那个男人走的时候，外婆说了三四遍“谢谢，太谢谢了”。外婆总是把感谢挂在嘴边，但那天早上，阿达觉得她比往常说得更多。于是阿达也跟着说“谢谢，太谢谢了”，希望这样外婆就可以少说一点儿了，她们从此就不用再为这棵树去感谢别人了。

阿达想，她们可以把坑挖深一点儿，这样她就可以绕着树跑了。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却不敢大声说出来，因为那个男人一走，外婆就问了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她希望阿达懂得回答，并且迅速回答出来。

“这是什么树，你知道吗？”外婆问。

阿达觉得她大概知道要怎么回答，比如说这是她们的树，不需要有一个名字，只要是属于她们的就足够了。但外婆又问了她一遍，阿达不喜欢别人问她两遍的问题。她很想说她早就知道答案了，但最终她却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她不知道。

于是外婆告诉她，这是一棵橄榄树。她的橄榄树。外婆又说，这棵树将跟她一起长大。阿达还是跟之前在育苗场一样，不太懂得这件事跟长大有什么关系，并且她有些害怕，因为外婆说的是“她的”树，而不是她和外婆共同的树。阿达于是跟外婆说，如果只是她的树，她并不想要。她和橄榄树一起长大这件事，只有外婆也一起参与才可以。

外婆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告诉阿达，一棵橄榄树需要很多很多年才可以长大。于是阿达问到底需要多少年，外婆说：“大概是你的年龄的七倍。”

阿达试着去计算她的年龄的七倍是多少，但她算不出来，最后觉得知道计算过程就行了。

阿达此时还记得，有一片阳光美得像照片一般，任何看到的人都会说这是初冬午后的暖阳。

她还记得潮湿泥土的味道。她以前从来没有闻过这个味道，但自从那次之后便再也不会忘记。每次她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手上依然散发着泥土的清香。一切她都记得很清楚：阳光、泥土，还有外婆说过的话。

“我答应你，我们一起长大。”

第二天，阿达跟外婆说，那棵树跟昨天看到的一模一样，她不明白到底树是怎么长大的，要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外婆让她继续看。于是阿达一天天地看，但橄榄树好像一点儿都没变。当她跟外婆讲时，外婆却总能为她指出一片新叶子，或是一片已经枯黄或变成深绿的叶子。阿达从来都不会忘记去看着她的树，她知道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变化，但树却一直在长着，如果她忘了看，也许哪天这棵树就会长得她都认不出来了。到了那个时候，这棵树就不再是她的树了。

当朱莉亚再次跟阿达要橄榄树的照片时，阿达打算把整个故事都告诉她。然而，她最终只是说她忘了，她感到很抱歉，她下次一定会记得。

8

朱莉亚也是一个开始。她们之间一场友谊的开始。阿达说不出来这个开始的声音是什么，也许是第一天她和外婆坐在候诊室时她的手慢慢敲在玻璃墙上的声音。朱莉亚护士帽上的长颈鹿戴着的是水手帽，还是画家帽？阿达对这些一直都分不清楚。反正，当时这位年轻的护士喊了外婆的名字，外婆举起手，像个小学生似的看着她，一副坦白自己做了坏事却相信老师一定会原谅她的样子。

“您能等我一分钟吗？”朱莉亚问外婆。

“多少分钟都行，听您的吩咐。”外婆回答。多少分钟都行，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承诺。

于是朱莉亚开始喊其他病人的名字，与他们一一打招呼。她能够一边为病人测量血氧浓度，一边问另一个病人她女儿的舞蹈测试进行得如何；她也一边回答有关成熟淋巴细胞或外围淋巴细胞的问题，一边谈起小女孩跳舞穿的纱裙质量。不用病人问起，朱莉亚就能够把每件事都办得周到妥帖。

就在中间的某一刻，朱莉亚向外婆和阿达介绍自己：“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朱莉亚，今天由我来照顾特蕾莎女士。请跟我来。”

“好的，医生小姐。”外婆回答。

朱莉亚解释她并不是医生。她不想反驳特蕾莎，但也不想把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角色安在自己身上。不过对于外婆来说，朱莉亚是不是医生并不重要，总之是她来照顾自己，那她就算是自己的医生了。

朱莉亚又对阿达说：“接下来大概需要三个小时。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再向您解释。”

阿达看着外婆挽着朱莉亚的手慢慢走远。

从此以后，阿达总是看着她们两人一起从走廊离开，朱莉亚也总是会表示她会照看好特蕾莎。阿达突然觉得这样也很好。每次外婆从九号病房离开，被带到医院的某个角落接受治疗时，阿达也是这么想的。朱莉亚一直坚持必须由她这个护士来陪着特蕾莎，每次她都保证一定会照看好特蕾莎，请她们俩不要担心。

朱莉亚从来没对别人说过这样的话。至少，阿达从没听过她这么跟别人说过。

特蕾莎第一次做化疗时，朱莉亚准时在三个小时后把她带回了候诊室。她把印着长颈鹿的护士帽摘下，坐到阿达面前，跷起二郎腿，把一边脚踝搭在另一边脚踝上，然后抽丝剥茧般把外婆那天所做的治疗以及将来要做的治疗细细讲了一遍。

在医院工作了多年，朱莉亚已经懂得如何以浅显的比喻向病人以及家属解释那些难以理解的病理。医生从来不解释这些，其他护士也不解释，只有朱莉亚一直尽力去解释给他们听。有的病人听完后试着明白了；有的听不懂，提出了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阿达和特蕾莎，从第一次起，便从不提问。

但朱莉亚知道阿达尽管不敢问，心里却充满疑惑。于是她总是找机会坐在阿达旁边，摘下护士帽，慢慢跟她解释。特蕾莎每次都会试着阻止她。阿达这时就会看着朱莉亚，就像那些在超市里走丢的小孩，四处张望，期待父母从某个角落里出现。于是朱莉亚继续努力地向阿达解释详尽，尽管特蕾莎总是打断，说她一切都很好，会听从医生的话坚持治疗。

一段时间后，朱莉亚也无法再多说关于特蕾莎的情况了。阿达心里明白，一直以来采取的所有治疗到目前都没有效果。朱莉亚还是会坐在阿达身边，只是她们不再是在候诊室里，而是直接坐在九号病房中，在外婆的病床前。她会把护士帽摘下，跷起二郎腿，把一边脚踝搭在另一边脚踝上。

她每次都会不厌其烦地说，她是来照顾她们的。

9

透过窗户或镜子观察各式各样的人，这件事也在阿达的工作列表中。她觉得，当你不能一直盯着一个地方看时，可以看看它们在其他地方的反射。她总是这么做，不管是在街区的路上还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医院的走廊里也是，她可以通过停车场的大镜子看到九号病房。尽管病房里一直没有变化，但她可以装作从来没进去过，装作从没看过外婆躺在病床上的样子，然后努力找出一些可以看出她情况的蛛丝马迹来。这些蛛丝马迹，反而常常会从眼皮底下遗漏。

阿达走进九号病房，看着外婆的病床，但她没有直接看，而是透过玻璃窗看。外婆正在睡觉，脸色并不十分苍白，她的嘴唇没涂口红。阿达走到房间角落的塑料小衣柜边上，在柜子底下有个袋子，里面装着一双舞鞋。阿达慢慢地把鞋子拿出来，放到病床边。时不时让外婆看见舞鞋可以唤起她走路的意愿，毕竟朱莉亚说了，走路对她再好不过。

把鞋子放在外婆看得见的地方后，阿达又开始整理床头柜，把口红放到她的手边。然后她把护工为外婆准备的早餐切片面包收好。外婆不吃这些包装好的切片面包，不是因为生病的缘故，而是包装食品她都不吃。她说这些对她来说太时髦了。不过她很乐意看到阿达吃，她会为阿达留着。

阿达并不饿，但她不想让外婆觉得一番心意被冷落。于是她把整袋面包藏到了包里，打算之后告诉外婆她都吃下去了，很好吃。

她确认了一下和面包一起送来的牛奶是热的。护工把牛奶加热到很高的温度，这样就算外婆半夜醒来，也能喝到热的牛奶。

最后，她把被子慢慢地拉好，直到盖住外婆露在外面的一边肩膀。

好看的东西，就算在镜子里也是好看的，这个道理阿达不久前才领悟到。

比如她第一次见到马泰奥的时候，是在医院咖啡厅的镜子里。外婆做一次化疗要三个小时以上，她没法一直待在候诊室里。她先是到各个科室里转悠，有时甚至走到急诊科里，那里对她来说是个好地方，总能看到不一样的人。不过分诊台的护士会盯着她看，她可不想被别人盘问在那里做什么。

当她在急诊科也待不下去了的时候，她发现了医院的咖啡厅。她之前竟然没想到，医院这么大的地方，肯定会提供给大家喝咖啡的场所。也许是她自己不喝咖啡的缘故。不过她喜欢看着别人喝，这也是她用来观察别人的方式，而她自己却可以安静不动，也不打扰别人。她还喜欢听咖啡杯匆忙被收拾时发出的叮当声。她有时会想这些杯子到底是用什么做的，服务员这么粗暴的举动，杯子竟然也没打破过。

她选了一个隐蔽的角落，小心不要坐到了别人的座位上。她知道人们喜欢坐在经常坐的位置上，她可不想抢了某个医生的座位。毕竟医生治病救人，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寻找空位上，于是阿达找了一个看起来最不像医生会坐的座位。那里的桌子很小，也比其他桌子显得更旧些，也许是某次匆忙整修时遗留下来的。从那里她可以看到整个咖啡厅，包括咖啡机后面墙上的镜子。

阿达不记得她看了多少次咖啡厅的镜子后，才在镜子里看到了马泰奥。但是她记得，那天马泰奥没有穿白大褂，手中也没有拿着报告，看上去也不像是迷路了的样子。他不是阿达平时在医院里见到的那些人的样子。她还记得，当他从镜子中消失时，她竟然还想再看到他，镜子外的他。

当她终于在镜子外见到马泰奥时，她发现他也正在看着她。她想起了上学时，同桌为她指出听写测试里的一个错误时的情景。同桌先是暗示了一下阿达，希望她可以自己意识到。但她发现阿达根本不明白，于是决定为她指出来。同桌先是看了看四周，确定老师没有看见她们，然后才给她指了下，但阿达还是没有看出错误的地方。当时令阿达感到震惊的是，她的同桌竟然能在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看到她的卷子，并且明白她写的是什么，她自己却看不到错误。这让她觉得自己彻底被别人看透了。

最主要的是，她不喜欢同桌总要去管她的事，管她的错误。

当阿达看到马泰奥也在看着她时，脸上感到有些发烫，并后悔自己竟然不喝咖啡。她本应该撕开一包糖，倒进咖啡杯里，装成那种手头有无数事情要忙，没有时间去管谁在看着自己的人。

她只能愣在那里，想着这个她一无所知的男人是不是也能通过镜子了解自己。她甚至担心，他是不是能够看到自己心里的那张工作列表，还有她刚刚差点儿在急诊室被人赶出来的窘况。她最害怕的是，他是不是能猜得出她是这个咖啡厅里唯一一个不知道要去哪里的人。不是说那个早上她不知道要去哪里，而是自从外婆生病之后，她就不知该何去何从。

而奇怪的是，尽管阿达依然就像之前每次一样，被别人盯着看时总担心自己被看穿，这次她却希望还能再多看看他。第一次，她觉得被别人看穿不是件坏事。

阿达是那种遇到事情会退缩的人。她总觉得自己站在了过道中间或是马路中央，使得别人不得不盯着她；她总觉得自己的存在对所有人来说都碍手碍脚的，因此她努力让自己缩在角落里。

她人生第一次希望能够看着某个人，丝毫不担心自己会给他造成妨碍。而他却一直在那里，看着自己。最后她忍不住怀疑，他那双眼睛在看的到底是不是自己。

阿达坐在外婆床边，突然意识到离上午在咖啡厅跟马泰奥告别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也许他已经开完了早上要开的二百四十公里。他开车总是很快，又不够谨慎，这让阿达感到很担心。甚至有一天晚上，她要求马泰奥保证一定要确保自己的那颗人头完好无损。

阿达总是让他做这种保证。她不需要马泰奥保证给她买什么礼物，或是保证他会一辈子夸奖她的美貌。她对这些不感兴趣。她只是希望他可以平安无事。有时她会半夜把他弄醒，让他做出类似的保证。

有时她会睡不着，于是起来看看电视。她只是自己看着，把电视音量调得很低。有一天夜里，电视里正在播放一场摩托车比赛，那种车手的名字你都从来没听说过的比赛。但中间的某一刻，导播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摔倒的车手，他一动不动，于是导播叫来了坐在观众席里的一个女孩子。她可能是车手的女朋友或是妻子，电视声音太小了，阿达听不清楚。一看到这个女孩子，阿达就想问有没办法知道头盔里的那颗人头是不是完整的。那个人身体的其他部位看起来都还好，但她看不到头的样子。阿达想，如果她是那个女孩子，最想知道的就是他的头怎么样了。

过了一阵子，那个车手抬起了一只手，然后站了起来。那个女孩子先是笑了，然后又哭了起来，最后和车队的人互相拥抱。这时阿达弄醒了马泰奥。她不是摇醒他，也不是叫醒他，她从不这样做。她只是把脸凑到离他只有半厘米远的地方，然后盯着他看。她很有耐心。她对别的事情没什么耐心，但看着熟睡的马泰奥，然后等着他醒来，这种事她可以耐心地等上几个小时。等上几天都可以。她可以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这件事情上。

最后马泰奥醒了过来，于是阿达低声地说：“答应我一件事。”马泰奥一时没听到她说什么，可能又睡了过去。

“求你了，答应我一件事。”阿达重复了一次。

于是马泰奥轻抚了一下她，他想让她去睡觉，可是阿达却说：“你答应我，至少你的头必须保持完好无损。”然后她深呼吸了一口气，也轻抚了马泰奥。不过这可不是让他睡觉的意思。

“你可以到处去推销你的东西。如果要迟到了，你就算把车开快点儿也没关系。但你答应我，至少你的头必须保持完好无损。”

马泰奥完全睁开了眼睛。他说好，他答应她。

“你说一次，”阿达坚持，“说你的头一定会保持完好无损。”

于是马泰奥又说了一次，然后把脸颊抬起来，亲了她一下，“现在我们要睡觉了”。

阿达看了下手机。马泰奥没有给她打电话，也没有发短信。

于是她开始给他发短信：“你的头还完好无损吗？”然后找了下那些笑脸的表情，但没有一个她觉得合适。正当她要按下发送键时，眼睛的余光看到外婆动了动。

“你在这儿吗，我的小不点？”外婆问。

于是阿达回答她，她在的。她想说，她一直都在。

她忘了短信，忘了一切。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轻轻抚摸外婆的手。

10

“你吃了吗？”外婆还没完全睁开眼坐起来，就问阿达。对于外婆来说，病得多重不重要，重要的是外孙女吃好了。

“我把那些东西给你收起来了。”外婆说的是那些切片面包。这些面包对外婆来说，不仅太时髦，而且无法命名。“有天早上你都没吃。”

“我什么时候没吃了？”

确实有一个早上，阿达没有吃那些面包，而且忘了藏起来，但是距离今天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了。阿达想，可能外婆的记忆出现偏差了，最近她总是把时间记混，把几个星期前的事记成前几日。

外婆把这一切归咎于冬天。她从来都搞不清楚，什么时候天会开始变黑。

“早餐很重要，你要记得吃。”

外婆试着坐起来。她要慢慢把自己撑起来，但阿达知道她不能去帮忙。她只能坐在那里听着外婆吃力的喘气声。如果她伸出手去帮忙，外婆会一把把她推开，说她还没死呢。

“你有去看看那棵橄榄树吗？”

“看了，长得很好。”

“你梳头了吗？”外婆问。她知道阿达从来不梳头，但她还是要问一遍，同时伸出手让阿达坐过来。就像以往的每天早上一样，外婆今天也给阿达梳了头。

“是因为那支‘鹅毛笔’吗？”外婆指的是马泰奥。当她看到阿达精神焕发时，知道肯定是那支“漂亮的鹅毛笔”的缘故。如果她垂头丧气，肯定还是那支“鹅毛笔”造成的。

之前有一天，阿达告诉外婆自己有多么喜欢抚摸马泰奥的头发。虽然听上去很蠢，但她还是想跟别人分享这种感觉，尽管她连他头发的颜色都没办法形容出来。

“有时看起来是黑色的，”阿达跟外婆说，“有时又好像是红色的。”

外婆听着，时不时点头，露出那种一切她都了然于胸的神情，连她没亲眼见过的发色也不例外。

“还有一件事，”阿达继续说，“在他的左耳上面，但也不完全是那里，反正差不多那个地方，用手指绕开那里的头发，可以看到有几根白头发在里面。大概四五根。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反正数起来不多。但如果你盯着看，又像是有一撮的样子。一小撮白头发。”

“像一支鹅毛笔。”外婆说。阿达没听明白，于是让外婆再说一次。

“像一支羽毛笔。”朱莉亚说着，走进了九号病房。有时阿达讲马泰奥的事讲得太过入神，会没有注意到朱莉亚是什么时候敲门进来的。

“我们不说‘羽毛笔’，我们说‘鹅毛笔’。”外婆纠正她。从此，在九号病房时，“鹅毛笔”就成了马泰奥的代名词。她们叫他“漂亮的鹅毛笔”，或直接叫“鹅毛笔”。

从某种程度上说，早在阿达认识马泰奥之前，外婆就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存在。尽管什么事情还没有发生，但外婆就已经有所察觉了。她是那种洞察世事的外婆。因此当阿达第一次见到马泰奥后回到病房，外婆就露出了果不其然的神情。她就是这样，就算周围没人也会观察着一切，然后特意让你看到，她与其他人不同，她早就知道了。那天朱莉亚也在病房，阿达有点不高兴，因为外婆居然当着外人的面就表现出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朱莉亚小心地问。

“没什么。”阿达抢着说。但外婆笑了起来，确信自己的确发现了什么。

“你是不是认识了一个小伙子？”

每次阿达从聚会上回来，或是从外面散步回来，外婆都会问她有没有认识一个小伙子，两人是否牵起了手跳起慢步舞。阿达装作同意牵起手跳起慢步舞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没有告诉外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没有，外婆，我没认识什么小伙子。”阿达红着脸回答。外婆知道她猜对了。

“你全身上下都散发着这种气息，一股清新的气息。”外婆一字一顿地说，就像法官宣判一样。

阿达讨厌“小伙子”或是“清新的气息”这种字眼。她讨厌外婆这么用，是因为外婆以为别人也跟她一样这么形容。就像外婆之前说“咳咳”，以为其他人都能明白她说的是“咳嗽”，而事实上没有人这么讲。另外，阿达觉得外婆不该在朱莉亚这种外人面前讲这些词。

“什么事都没发生。”阿达赶紧又回答了一次，希望外婆不要再提了，但外婆才不会停止这个话题。

“就是发生了。”外婆说得像法庭上的判决，“有些事情你是阻止不了的。”

外婆说的是对的。那天晚上阿达发现，入睡前她竟然希望能够梦见镜子里的那个男人，尽管她一向很讨厌做梦。

小时候她总是做噩梦，梦见尾随她的小矮人，还有卡住她的门。自从她在电视上看到战争的场景后，又开始梦见战场。

梦到战争的坏处在于，有时就算她做了个好梦，也会担心也许突然有颗炸弹在她身边爆炸，好梦也会变成噩梦。

以前当她刷好牙，穿好睡衣，盖好被子后，外婆总会跟她说“做个好梦”。她试着告诉外婆，在她的梦里，根本就没有过好事。她也跟外婆讲那些噩梦，只是小矮人和炸弹那些她从来不讲。可是外婆没办法帮她把噩梦赶走，于是阿达想，也许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睡觉。

前几天这个办法还算可行。在外婆还没睡前，阿达也可以保持清醒。但当外婆把电视关掉之后，事情又变得复杂了：阿达总觉得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还没有睡的人，然后开始在一片漆黑中胡思乱想，从床底下蔓延开来的黑暗仿佛要将她吞噬。她坐了起来，试着让自己高一点儿，这样黑暗就会慢一点儿抓住她。有时她甚至害怕到在床上站起来踮起脚尖，想象自己高到黑暗抓不住她，不断安慰自己是不会被黑暗吞掉的。

只有一件事可以让她舒服一点儿，那就是想象某个地方，某个人，跟她一样还没有睡。学校的老师曾说过，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黑夜。夜里，阿达想象这个世界有的地方是白天，既然是白天，肯定有人跟她一样是醒着的。

马泰奥改变了她。当他还只是镜子里的一个影像时，就让阿达忘记了过去那些害怕的噩梦，开始渴望梦见他。

此刻，外婆正给阿达梳着头，阿达心里在想她有多久没有梦见马泰奥了。她依然希望可以梦见他，因为梦里的他永远不会急匆匆，会一直紧紧地抱住她，讲话也不会含糊其词。不像现实生活中，他有时不回答她的问题，每次拥抱完都有别的事情要做，然后匆匆离去。

“把口红递给我。”外婆说。

11

朱莉亚站在九号病房前，看着特蕾莎给阿达梳头。她们看起来就像两个在互相打扮的小女孩。

朱莉亚从小就没有玩过这种小女孩的游戏，这时如果走进房间打断她们，她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她的母亲从来没有给她梳过头，这一向都是保姆做的。家里几乎所有事情都是保姆做的。当然，母亲给她指定过发型，如果她扎的马尾太高或者太低，也会对她发脾气。但这和梳头是两回事。

朱莉亚停在门口等着，仿佛阿达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阿达照顾特蕾莎的那种温柔从来不属于她，她拥有的是专业的护理素养。今天早上特蕾莎要做的是靶向放射治疗，所用到的机器精准到可以随着你的一呼一吸进行调整。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这是最具决定性的疗法了。它只攻击患病的细胞，因此可以减少副作用。但对于特蕾莎这类已经病入膏肓的患者来说，疗效如何就有待探讨了。当然，治疗后肯定会有更多关于特蕾莎体内的淋巴瘤数据可供研究。对她来说，也有可能只是多延长一个星期的生命而已。也有人把这种治疗称作“顽强治疗”，但朱莉亚不这么认为。她觉得治病就像在打游戏，每打完一级的妖怪，马上又会有下一级更大的妖怪等着你。她相信妖怪要一级一级地打，治疗也要一星期一星期地做。

“医生小姐，您也应该涂点儿口红。”

特蕾莎知道朱莉亚不是医生，但她还是坚持这么称呼她。朱莉亚也不再坚持说自己只是个护士了，但她听到特蕾莎这么叫她的时候，会微微颔首，以示感谢。

“不过您不适合大红色，您应该涂点儿更柔美的颜色，比如粉色。”特蕾莎说着，手还在给阿达梳着头，“浅粉色。”

朱莉亚经常听到特蕾莎谈论关于口红的事，她知道这对她来说很重要。特蕾莎的提议庄重得让朱莉亚觉得这是一场仪式。

“我总是喜欢涂着口红。当我还是个女孩子时，我母亲把我的口红扔到马桶里，用水冲掉。她说涂口红是种罪恶，罪恶和羞耻。”

特蕾莎每次讲起这种故事，总是需要一定的空间与时间。她一字一顿地讲，好让朱莉亚明白这对她来说是个怎样的心理创伤。

“罪恶与羞耻，您说是吗，医生小姐？”

朱莉亚对罪恶与羞耻并没有深入地了解过，她只是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罪过。

“不是的，”于是她回答，“这肯定不是。”她一边说着，走近了她们。阿达往床边挪了挪，给朱莉亚让出位置。

“她从来都不喜欢梳头，”特蕾莎说，“您可知道，从小为了给她梳头，我得把她放到餐桌前，只有这样她才不会逃跑。”

阿达担心朱莉亚对外婆这些已经讲了几百遍的话感到厌烦，她不知道这年头还会有谁对这种故事感兴趣。不过，朱莉亚却认真听着，时不时点头表示同意，还偶尔在中间插上几句话。

阿达想让外婆停下来。她想向朱莉亚多了解一些关于今天外婆要做的治疗的情况。但特蕾莎为了不让她问，一直不停地讲着她的故事，甚至讲到了有一次她曾经在果园里偷了个苹果，差点儿被农夫抓住的事。“不要问医生问题。”她总是这么说。

阿达不明白为什么不能问，毕竟他们是专业的人，而她却可以说口红和偷苹果的事。但阿达一直很服从外婆的指令，于是又茫然地张望，用那种小孩子在超市里走失的表情看着朱莉亚。尽管她其实从来没有在超市里走失过，因为她从小外婆都会一直牵紧她的手。但她看着朱莉亚的那种表情，分明就像迷路的小女孩。

朱莉亚已经习惯了这种表情。自从她在肿瘤科工作，就一直感受到这样的目光。各种年龄的人盯着她看，仿佛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指给他们明路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她感到不知所措，走过楼道时总要装作盯着某个地方或远处看，但她没有办法假装注意不到那些热切地投射在她身上的眼神。

后来她终于明白了。很少有人能鼓起勇气问她问题，但问的问题无非就是到底还能不能治好罢了。他们只有这样的问题。

朱莉亚知道没人能给出这样的答案。医生不能，护士更不能。尽管她不是一个经常向上帝祈求安慰的人，但在那一刻她竟希望上帝能告诉她一个答案。

朱莉亚很快明白，这种事情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但她对自己在这里的工作却从不怀疑，她要做的就是照顾好病人，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她很快学会

了诚实地回答："我没办法告诉你们病情怎么样了。"她向大家解释："我能做的是跟你们解释当前的治疗。"

现在她很愿意跟特蕾莎介绍她将要做的放射疗法的原理。她想说这一疗法在美国成功率很高，但特蕾莎看起来对此并不感兴趣，仿佛内心觉得让她做什么都可以。

特蕾莎是那种充满韧性的女人。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能够承受得住。在她还没开始住院的时候，每一次治疗都会准时来到医院，每次朱莉亚问她感觉如何，她都会回答"很好，谢谢"。朱莉亚对病人的这种态度不太适应。她甚至不太适应特蕾莎讲的那些故事，比如她少女时期的恶作剧，或是小时候因为家里只有三双小孩子的鞋，但他们兄弟姐妹加起来不止三个，所以到了周日她必须待在家里等着其他人回来才能去教堂之类的事。

"特蕾莎女士，今天我们要尝试一种新的疗法，是从美国引进的。您想了解一下吗？"

特蕾莎做了个手势，仿佛想避开她的解释。

"医生小姐，我知道你们会尽力的。我们一步步来。我每一次的步伐都迈得很大的，每一步简直跟我的腿一样长。"她指了指自己的腿，说，"您看到了吗？"

朱莉亚也注意到了她今天没有穿舞鞋。

"我的腿虽然看起来也不长，但永远不会疲倦。"特蕾莎接着说。

外婆总是这样，以这种方式拒绝朱莉亚的解释。阿达的眼神更加迷茫了。

朱莉亚靠近阿达，问："一切还好吗？"

阿达没有回应。

"之后我再跟你解释今天的疗法。"朱莉亚对她说，于是阿达说了声谢谢。阿达总是跟她说谢谢，朱莉亚有时对这些谢谢并不是感到很舒服。

"你看到他了吗？"她问阿达。她说的是"鹅毛笔"。

朱莉亚不像外婆对一切了然于胸。她不在阿达身边，不知道她幼儿园时与其他小朋友交换糖果的过程并不顺利，也不知道如何说服她涂上口红。但

如果说到马泰奥，看到她的脸色有些藏不住的不安，她还是多少明白一些的。

“他走了。”阿达回答，“他离开我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朱莉亚一边搀着特蕾莎，一边低声问。

“我就是知道。每次别人离开我的时候，我都会知道。”

“我们一会儿再聊，好吗？”

“好。”

朱莉亚对阿达和“鹅毛笔”的故事充满了兴趣，他们就像一部专为她播放的小电影中的人物。

12

外婆不喜欢厚重的礼物，她一向只对小东西比较着迷。她虽然没有说过，但阿达跟她住在一起久了，就明白了。这应该跟外婆小时候的经历有关。阿达不太相信人长大后的一切行为都能在童年找到根源的理论，但从外婆喜欢的东西来看，确实还是有点儿道理的。

比如，特蕾莎从小就没有彩色铅笔。她只上过两三年的学，考试成绩比一张椅子的椅腿数总和还低。她会写字，会阅读，也还记得乘法表。但她关于学校记得最清楚的，是其他同学有而她没有的彩色铅笔。每次只要看到铁皮罐里一支支削好按色阶排列整齐的彩色铅笔，她都会禁不住驻足欣赏。

在外婆做完第一次化疗后，阿达送了她一盒彩色铅笔。这盒铅笔看起来很专业，花了阿达不少钱。当她把笔送给外婆时，外婆分外感动。就在忍不住要哭出来时，外婆开始左顾右盼，转移话题。这是外婆做得最蹩脚的事情之一。从小阿达就不明白为什么外婆总要这样转移话题，突然间谈起窗帘的花边或是快用完的白糖。但慢慢地，阿达明白了。

那次她们化疗完从医院回到家，阿达把彩色铅笔给她，然后看着她的眼睛转而盯着厨房洗碗池后面的瓷砖，开始抱怨那里的污垢太难清理干净了。所谓的污垢应该只有外婆自己看得见，因为家里实在太干净了。总之，这就是外婆表达感动的方式，毋庸置疑。

当外婆需要开始住院时，她把彩色铅笔也带上了。她把铁皮罐包在报纸里，免得弄坏外面的涂层，然后再把它装到一个袋子里。她时不时把笔盒拿出来，静静地看着，手指轻轻抚过每一种颜色。但外婆从来没有用这些笔画过什么，她说过她不想用掉它们。每次外婆这么说，阿达总觉得一阵心酸，她从来都不习惯外婆对这些小东西如此留恋。

这次新疗法结束后，阿达还要送外婆一份礼物。那种小小的足以感动她的礼物。那种可以保存下来的礼物。尽管现在跟最开始的治疗已经不一样了，起初还抱着可以将肿瘤控制在纵隔内的希望，现在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了。虽然没有人跟阿达说过，但阿达知道，不管做不做这个新的治疗，外婆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望向窗外，从那里可以看到医院大型的停车场。她学会了辨识这里的节奏，尤其喜欢夜里车少的时候。早晨她也喜欢，她看到当人们渐渐活动起来时，她知道黑夜也在慢慢苏醒。

停车场内每两块停车区域的间隙都有花圃。虽然现在是冬天，但那里依然是绿色的，让人觉得仿佛冬天已经过去。在这些绿色中间的某一块花圃里，阿达发现了一缕白色的痕迹：那是新长出来的雏菊。从病房所处的高度看很难看清楚，但阿达对雏菊再熟悉不过了，尤其是马泰奥在咖啡桌上给她留下一朵后更是如此了。

那朵雏菊根本不能算作礼物，因为是在他们相识的那晚阿达要求马泰奥送她的。那天她仰头喝下朗姆酒后，马泰奥一直在冲着她笑。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晚他问阿达。

阿达没有回答。她从来不觉得工作是件要紧的事。她尝试过一些短期的工作，比如秘书、收银员、动画表演演员、仓库管理员，但每一次都觉得不适合自己。

“你是在这里工作吗？”马泰奥一边问，一边在身上找烟盒。他先把手伸到夹克外套的口袋里，再伸到裤兜里。

阿达摇了摇头，马泰奥也摇了摇头，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正在跟一个外国人说话，为了确认他听明白了自己的话，正在等着他重复自己的回答。她笑了，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别人让自己产生了外国人的感觉。不过马泰奥看上去也好像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的样子，所以倒是很合拍。

“那你在这医院里做什么呢？”

这时马泰奥找到了烟。阿达看到他的烟是红色万宝路，软壳的。她很开心，因为终于知道他抽的是哪一款烟。

阿达用手指了指楼上，说她的外婆住院了。她没有说具体是在哪个科，只说她是来照顾外婆的。

然后她伸出手，很快这个曾经是镜子中的男人也伸出了手。她很少这样先自我介绍，那时她还不知道知道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是件多么重要的事。但那一次她迫切感觉到需要让那个男人知道自己的名字，自己也需要知道他的名字。互知名字仿佛能让她在迷途中找到方向，画下一个句点。从此他便不再只是一个镜像。

“我叫阿达。”

他愣了一下，看了看四周。阿达觉得他有些过于犹豫了，似乎只愿做一个

镜像似的，不愿意进一步认识。因此阿达有些难过，但她试着不露出失望的表情。

“马泰奥。”他最终开了口，但没有直视阿达。

“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呢？”阿达问。问完后她才发现，他在这里做什么，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对她来说一点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就在这里。她差点儿就要告诉他，她很开心终于能跟他说上话，她相信这是某个开端——尽管与其他开始一样，声音十分微弱。

但她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听这个镜子里的男人的回答。从此他就是马泰奥了，不是别的什么人了。

“我来见在这里工作的人，”他回答，“主要是医生们。”

阿达点点头。

“我来拜访他们，问他们去哪里度假。等他们回答后，我会跟他们聊一聊他们回答的那些地方。当他们开始想象看着自己的老婆穿着泳衣皮肤晒成小麦色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时，我就可以更好地说服他们做我想要他们做的事了。”

“他们提到的地方你都了解吗？”

“我平时会做些功课。”马泰奥说，“晚上在家的时候，我会在网上随机选一个地方，然后阅读一些相关的信息。两三条信息就够用了。”他解释完，笑了笑。他又说，他们提到的地方总是那几个，想做的事也总是那些。

阿达问是哪些。她没说清楚她问的是他们做的事情，还是度假去的地方。

他又犹豫了下，比阿达预想的还要久。“我让他们的工作更有保障。”他回答，同时开始朝四周张望，仿佛在找一个答案来拼凑，但又找不到合适的，“我给他们推销保险。”他说得很快，尽管阿达觉得其实他不需要说出来。

“那很好呢。”她真心地说。

马泰奥耸了耸肩，表示他自己并不相信这是个好工作。

“你让别人生活得更好了吗？”阿达问。

马泰奥想了想，他确实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于是他回答：“是的。”

“如果你能帮助别人生活得更好，”阿达说，“那它就是一份好工作。”

马泰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地看待自己工作的观点。他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这样想过了。他有点儿想感谢她，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于是他又问她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等着有人来挡住我的路，”她回答，没注意到这件事并不在她的工作列表内，“或者有人来改变我要走的路。”

然后阿达自己在心里想，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来挡住她的路或是改变她的路之后，可以跟她一起走下去。又或者，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当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时，突然发现自己说了一些蠢话，担心马泰奥觉得她是个怪人。

还好他没有流露出任何惊讶之情，对她的回答置之一笑。当时阿达还没有意识到，找到一个这样宽容你，不在你犯每个小错误后发脾气的人是件多么重要的事。

“那你今晚做什么呢？”马泰奥问。

“陪着我外婆。”她回答，但没有告诉他，外婆的血液质量变得多么糟糕，恶化的程度日益加快，而这一切又是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的。

马泰奥注意到她心里正在想别的事，但没有追问下去。一时之间他甚至想请她再喝一口朗姆酒。

最后他终于问：“你要不要再来点儿朗姆酒？”

阿达笑了：“我从来不接受陌生人递来的喝的东西。”

“很明智，”马泰奥说，“但我已经不是陌生人了。”

阿达盯着他看：“所有人都是陌生人，除非他们互赠一枝花。”他躲开她的目光，不知道要看向哪里。

说完上面那句话，阿达抬起手告别，慢慢向后退，视线却一直停留在马泰奥身上。然后她突然转过身，迅速离去。她总是这样，每当她期待很久的事情就在眼前时，总会后退一步好好看一眼，把它的样子记在心里。

这是外婆教她的，做记录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当你等待的人向你走来时，你看着他一步步走近，要在心里将眼前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第二天早上，当阿达在她平时坐着的咖啡桌中央发现一株小雏菊时，她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她不再想起那个血液科的年轻医生给她介绍的外婆的情况，也就是外婆余下的生命将跟那个病，或者说是医院，联结在一起；而她生命的终结也将跟那个淋巴瘤密不可分。虽然她并不明白，但她知道，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比如外婆生的这场病，并且这意味着外婆正在慢慢抛下她。她也知道，有一些美好的事情正在发生。这好与坏，正同时降临在阿达身上。或者其实是这样：这些无可避免的事，一开始无可名状，后来却刻骨铭心，但其实都是一样的，不好也不坏，既强大无比，又脆弱到令人吃惊。

就像外婆的淋巴瘤。就像桌上的小雏菊。你看着它，却没有勇气去拿起来，也没有勇气去问是不是专门为你而采的。

她看向镜子，然后看到了马泰奥。马泰奥也在看着她，但不是透过镜子，而是直接看着她的人。阿达把视线从镜子上挪开，但眼前的雏菊似乎再也看不清了。

很快，马泰奥向她走来。

13

处处为别人留下鲜花，直到有人相信那是专门为他而采的。阿达把这件事加入到了她的工作列表里。这是一件外婆会为之感到开心的小事。于是她行动起来，走到楼下停车场里的花圃采摘雏菊，她要把这些花放到走廊的各个科室里。而最美的那朵，阿达将放到外婆的床头柜上。

当她采着雏菊时，觉得自己像在做贼似的，尽管周围并没有人。其实就算周围有人，也不会注意到她的。但阿达每次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时，总是会有别人在盯着她的错觉。而当她做正确的事情时，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总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好事。

她一共为外婆找到了六朵雏菊。她把花拿在手里，就像拿着水晶钻石似的。那天她就是这般小心翼翼地对待马泰奥送的花。

“你可没有说送的花必须是最美的。”马泰奥这么说。阿达不知道要怎么回答，因为她觉得那朵雏菊已经美极了，她不想要别的什么花了。“那现在我们就不是陌生人咯。”

“我还没有送花给你呢。”阿达说。

“但我相信陌生人。我跟你说，”马泰奥说，“这附近有个餐馆，在乡下那边，但也不远。他们的菜做得很快，还很好吃。他们的桌布是格子花布，面包随时新鲜出炉。”说着说着他就笑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些对于他来说很美好的东西对阿达来说是否也是如此。然后他又一次像往常那样到处找烟盒，“你想跟我去吗？”

阿达轻捏着雏菊的茎，生怕弄坏它。马泰奥想，要是那是颗小钻石，大概也只能这么小心翼翼了。

“如果你跟我去吃晚餐，我就再送你一朵。”马泰奥急切地想出去吸几口红色万宝路牌香烟。

“我不想要别的花了，我就要这一朵。”阿达抬起头看着楼上，摇了摇头。

“你的外婆，”马泰奥明白了，“我会把你带回来的。我答应你。”他又说：“现在我得走了。有个医生在等着我，要是我迟到一分钟我就见不到他了。你考虑一下，好吗？我只要你认真地考虑一下。”

他从咖啡桌上抽了张纸巾，又从口袋里拿了支笔出来。他写上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又准备写上姓名。还没写完，阿达就说她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还说她不会忘记的，于是马泰奥抓住了她的手。他抓的是手，不是手腕。他把她的手掌放到那张写有电话的纸巾上，然后握紧了阿达的拳头。他看着阿达，看到她红了脸。他很高兴这个年代还有会红着脸的人。阿达说她会给他发信息，或者打电话的，然后又说希望他和医生的会谈能够进展顺利，最后还感谢一下他送的花。马泰奥觉得阿达是那种会对一切事情表示感谢的人。他想，现在这样的女孩子不多见了。

黄色的大门在她的身后关上，发出跟往常一样“砰”的声响。阿达觉得这扇门就像一个断头台，而从一定程度上说，它确实如此。那六朵雏菊看起来已经皱巴巴的了。走到走廊中间时，阿达刻意让花一朵一朵地掉落。她试着去听花朵掉在地上的声音。但她什么都听不到。

一路走来没人注意到她的雏菊。阿达想，换作外婆她一定会注意到的。她现在仍然什么都能注意到。至少，阿达是这么希望的。

那天当她带着马泰奥送的雏菊回到病房里时，外婆一下子就看到了。

“那是什么？”外婆问，“是那个小伙子送给你的吗？”

阿达点点头：“他请我跟他一起吃晚饭。”

“你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吗？”阿达笑了，因为外婆已经问过几遍这个问题了，她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外婆对于如何评判一个人是否不错有自己的标准，但她肯定不会解释给你听的。你必须自己懂得判断那个人怎么样。因为如果你自己不懂，那以后你就不能抱怨他对你不忠。

“他的穿着打扮怎么样？”

外婆仔细听着阿达的回答，直到阿达讲完才提了几个问题，比如他的衣服是否熨烫过，哪些扣子有扣上，哪些没有。阿达很想知道这些问题跟这个人怎样有什么关系，但她什么都没说。到最后，是外婆自己觉得这些问题并不重要。

“他做什么工作？”

“他跟在医院工作的人见面。”

“他是医生吗？”

“不是的，外婆，他不是医生。”

“那他在医院做什么？”

“我说过了，他也跟医生一起工作。他总是要外出。可能他去的地方不止医院。”

“我的小不点，你都没有好好问。”

“是，我是没有好好问，但我有好好听他说。”

外婆点点头。

“他向人们推销东西，比如保险之类的。”

“是专门的职员吗？”

阿达知道在外婆的眼里，职员指的是那些既不在乡下也不在工厂里工作的人。就算阿达说他就像个职员那样，外婆也会说不是的。

“他更像是一个推销员。”

阿达从来没想过要用这个词，但她觉得这样讲外婆可能更能明白。外婆果然听懂了，不再问问题。她轻抚着阿达，“跟他讲过话之后，你变漂亮了”。阿达的脸有点发烫，试着转移话题，但她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愣在那里等着脸上的绯红褪去。

“你去吧。”外婆最后说。

这时朱莉亚走进了病房。“医生小姐，”外婆说，“阿达收到了邀请。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的她遇到了一个小伙子吗？他们在楼下遇到的。他送了阿达一朵花，请她今晚去吃晚餐。”外婆说得很急，边说边笑。“我让她去。”她最后说。

“外婆，我不是故意今晚要让你独自一人的。”阿达低声说。

“我不需要任何人呀！我哪儿也不去。而且，还有医生小姐在这里呢。”外婆说，“她知道要做什么。”

朱莉亚赶紧向阿达保证没有问题，那时她还一直在坚持说自己不是医生。她表示她会在这里陪着她的外婆的。她没说出口的是，她在为阿达和那个

镜子里的小伙子，以及他们的雏菊，感到高兴。

“梳好头。”外婆命令道，“然后把口红涂上。”

阿达把最后一朵，也是最美的一朵雏菊，放到了外婆的床头柜上。然后她把头探出门外，等着外婆的脚步声在走廊响起。她开始思索外婆会把目光停留在房间的哪个角落来隐藏她内心的感动。她希望外婆还能注意到所有她关注的事情，就算她发现马泰奥正在离开她也没关系。什么都行。阿达知道，只要外婆还能注意到身边的事情，那就说明，那个淋巴瘤还好。

当外婆终于出现在走廊里时，阿达却没有听到她的脚步声。外婆躺在担架上，旁边没有朱莉亚的身影。

阿达感到就像坐在加速太快的车上，一部分内脏还没动起来，另一部分已经到了喉咙。但当她真的坐在车里时，她还能想象自己是在某个游乐场里的过山车上。可在这走廊里，她没办法想象这只是一场游戏。“这是什么治疗？”她想问，“一开始人还好好的能走路，治完反而走不了了？”

每次外婆治疗回来，阿达都要努力掩饰自己的担心。她要花时间思考要讲什么话，比如那些外婆以前喜欢听的东西。

但现在，她看着医护人员推着担架，什么都不需要隐藏了。外婆嘴角的皱纹表明她痛苦不堪。阿达想知道她是正在睡觉，还是不省人事。她的目光试着寻找那些她掉落一地的雏菊。

当朱莉亚终于来到九号病房门外时，眼睛正盯着一大摞纸看。她的神情就像那些玩弹珠的小孩在游戏开始前认真地确认弹珠的数目时的样子。阿达从来没数过那些弹珠，她觉得自己数不清，就算数量有误也不会抗议，而且她是个相信游戏的人。但必然也有一些像朱莉亚那样的小孩，伸直了手指数着，表情严肃地要求得到应有的数量。

朱莉亚就那样在病房门外站了许久。然后她的头微微动了一下，似乎要把某个东西吹开，却忙得没有时间。最后，她快步走到特蕾莎的病床边，眼光依然停留在她手中的纸上。朱莉亚一定是那种数弹珠要数上两遍才能确定的人；而阿达则是那种站在一旁看着，大气都不敢出的小孩，害怕自己太小会打扰到别人。

她没有勇气向朱莉亚提问。外婆还在沉睡，阿达紧握着她的手。床头柜上的雏菊，看起来已经彻底地枯萎了。朱莉亚坐到椅子上，把护士帽收起来。阿达这时才注意到，帽子上印的是戴着拳击手套的兔子。一只正准备

进攻的兔子。

“特蕾莎的免疫系统已经不行了，就像一个军队，停止与敌人战斗，转而攻打自己人。”

阿达被撕扯成两部分，一部分的她感激朱莉亚此时依旧用比喻来进行解释。另一部分的她感到此刻就是她在学校里乱发脾气后回到家的感觉。她生气的理由有很多，比如老师大声喊让她不要大喊大叫，或是有同学擅自拿走了她的铅笔刀。

外婆一下子就会明白她正在生气，从她脚一迈出教室眼睛看向别处就明白了，还有从她快速走路的样子，从肩上甩下书包的样子，都再清楚不过。她力气很大，能把书包一下子扔出几米远，连外婆都能被她吓一跳。但外婆觉得这是个坏习惯，必须让她改正，于是每次总在她扔出前接过她的书包。

阿达没办法扔别的东西，只能把自己重重地扔在沙发上，然后躺在那里，一声不吭。外婆到厨房把午餐做最后的加工，这是她从早晨就开始准备的。之后她又来到小外孙女身边，蹲到沙发前，试着逗笑她，而此时的阿达会发现，不管她觉得自己的腿有多长，都没办法把脚放到地上。

当外婆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时，会尽量保持严肃。她知道对待阿达必须认真，因为阿达在讲学校的事情时讲到一半就会哭起来，而如果有严重的事情惹得她生气，除了哭，她还会把自己关到房间里。

午饭变凉了，外婆看了看空空的沙发，又去把午饭加热了一遍。她知道阿达总会来到厨房，并且为了不惹外婆不高兴，会马上把东西吃了。不过，她从来都吃得不多。

午饭后，阿达做作业，外婆一边整理屋子，一边给她指导。

阿达还记得外婆的手指沿着作业本指着：

意大利语：阅读并背诵34-35页，练习第36页。

数学：练习第29页第1题和第4题，在作业本上进行运算。

每次阿达听外婆念作业，总会怀疑到底是不是这些。也许是页码有误，也许是题目不对，也许第29页上并没有练习题。想着想着阿达就会开始感到害怕。不是外婆的反应让她害怕，而是这种不自信让她害怕。其他同学都能打开作业本，听着老师布置的作业记下来，一字不差。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出错过，而阿达基本每次都要写错。

“记住：做一个好孩子，不挑食。”外婆还在继续念着，尽管这句话并没有写在作业本上。她打开了课本第29页，想着可能阿达还没有注意到，她已经开始在第29页前后寻找那几道找不到的练习题。

“外婆，没有这句话，没有说要做一个好孩子。”

“反正你得记着它。”外婆要求道，然后她把作业本合上，亲了阿达一下，“你要记得，一定要做一个好孩子。”

每次阿达在作业本上记的题目不对时，外婆基本都能找到正确的地方。偶尔实在找不到时，她会打电话给阿达的同学，或是同学的妈妈，询问作业的正确页码和题目。

这时，阿达感到的不再是害怕，更多的可能是惭愧。她静静坐在椅子上，相信此时如果她一动不动，时间就会过得更快一些。

做完作业后，阿达总会跑出去玩。有时时间还早，商店还没有开门，街上空荡荡的。于是她跑到广场上，那里有处凉亭，有人在卖喂鸟的饲料。阿达绕着广场跑，外婆这时总要责怪自己不能给她买合适的衣服穿。因为她长得又高又瘦，没办法总是买合身的衣服。因此她穿的衣服不是太短小，就是太宽大，人跑起来，脚踝和袜子有时就会露出来。有时特蕾莎想给她的衣服加点儿装饰，钩个花边，贴点儿亮片，这样至少衣服看起来好看一些。

阿达开心地拿着一包鸟饲料。她把盒子摊开，一颗颗数着饲料的数量，然后看准了一只小麻雀，每次撒一把。鸟儿都向她飞过来，但阿达并不慌乱。午后最美好的事情在于阿达对这些一点儿都不害怕。她不喜欢看到鸟儿争食打架，总要引导它们慢慢吃。鸟儿们当然听不懂她的话，但阿达一直相信自己能教好它们。她时不时跺上一脚，在外婆的注视下等待鸟儿的回应。

“排好队一个个来，”阿达说，“一人还有一颗。”

阿达长大后，外婆总会提醒她小时候让鸟儿排队的事，为的是让她相信她拥有铁一般的耐心。“一人还有一颗。”外婆只要这么一说，阿达就明白了。

“一人还有一颗。”阿达决定，外婆醒后，要对她这么说。

这时，朱莉亚还在给她解释着。

“就像，我们为了阻止一次塌方，采取的措施总会引起另外的塌方。”

阿达脑中的思路被打断了。“还有多久外婆能醒过来？”她问。

“很可能她要睡很久，我们给她用了药，就像给她做了个小手术一样。”

“有什么用吗？”阿达问。朱莉亚还不太适应这样的问题。

“可以给我们争取多一点儿时间。”她回答。

“时间”，阿达想。毕竟对她来说，最希望外婆拥有的莫过于时间了。希望还有时间握着外婆的手，还有时间送她一些像彩色铅笔和小雏菊那样的小礼物。

“你什么时候去见他？”朱莉亚问。如果有人问她此时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她会说这是为了转移阿达的注意力。但真相是，听阿达谈论“鹅毛笔”和她对他的爱，是唯一一件让朱莉亚觉得病房之内还有生机的事情。

“我告诉过他今晚我会等他。但外婆这样，我觉得我不会等了。我不想等他了。”

“今晚我值班。我会照顾好特蕾莎的。”

阿达沉默着。

“我跟你保证，今晚她会睡得很好的。药物也有安眠的效果。她不会觉得痛的。”

“你今晚什么时候来？”阿达问。

“不晚于八点半。”

“开始值班前，我们在防火楼梯那里见面，可以吗？”

“没问题。”

14

如果说医院是个剧场的话，那么防火楼梯就是幕后了。

早在外婆还没开始住院时，阿达和朱莉亚就开始在那里见面了。朱莉亚问阿达是否愿意在病房外见面聊一聊。她推荐了几个可以喝东西的地方，但这些地方阿达竟然连一半都不知道，觉得有点内疚。她还不习惯拒绝别人，但她不想离她外婆太远，毕竟外婆一个人哪里都去不了。

于是朱莉亚提议在病房走廊尽头的防火楼梯那里见面。她说，这个医院的其他地方她也不喜欢，只有那里上方的视野还开阔一点儿，也不容易迷路。尽管这么说，但其实走下去后很快就一片漆黑了，就像蒙上了一层阴暗的雾气，视线很差。阿达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迷路了。毕竟她和朱莉亚不一样，朱莉亚是不相信自己会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迷路的，就算真的迷路，她也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而阿达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迷路，有时甚至不记得自己到底要去哪里。

朱莉亚从玻璃门后走出来，阿达辨认了好一阵子才确认是她。她从没见过朱莉亚穿着护士服以外的衣服，或者不戴护士帽的样子，那些印有长颈鹿、企鹅或是其他笑得变形的动物的帽子。防火楼梯让阿达感到有些不舒服，但她说不清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

防火门重重地关上，发出“砰”的一声。于是阿达觉得这象征着某个新的开始，因为她听到了开始的声音。

朱莉亚手里夹着一根烟。

“你抽烟吗？”她问阿达。阿达有些发愣。

“我只在值班结束后抽烟，而且也不是每次都抽。”朱莉亚解释。

防火门在朱莉亚身后关上的声音，事实上是习惯的声音。

习惯只有成为习惯了之后，你才能意识到。但阿达很快就听出来了，这是一种习惯正在形成的开始。这要归功于外婆的教导。

自从第一次后，她们每次都在朱莉亚值班后见面。阿达还是很难认出从门后走出来的朱莉亚，只有等到门关上，看到她手里拿着烟，才能确认是她。在阿达眼中朱莉亚每次都变得更加优雅，而她自己在这楼梯间却感到

越来越不舒服，似乎在朱莉亚身边，某些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部分正在逐渐暴露，她有些手足无措。

但这种感觉并没有阻止她们聊天。她们坐在楼梯上，什么都聊，比如阿达那些以后想做的工作。

朱莉亚问了好几次阿达平时做什么，除了忙医院和外婆的事以外。阿达没有勇气承认除了这些事情，她的生活乏善可陈。

在阿达的沉默中，朱莉亚表示每个人肯定都有些想做的事。阿达想，像朱莉亚这样的人，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然后便朝着那个方向飞奔，肯定都觉得这世上所有人都跟他们一样，阔步走在前进的路上。如果你告诉他们你没什么方向，他们会感到一阵茫然，你可以清楚地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但这种茫然会很快消失，他们又继续坚持每个人肯定都有想去的地方，这样几次之后，你便不得不随便编造一个。有时，他们会继续谈论自己正在做的事，而阿达也更喜欢这样。

在她们的某次聊天中，阿达告诉朱莉亚她心中的那张工作列表。她知道这些只是她的幻想，但也是她内心真正想做的事。

朱莉亚让阿达至少讲一个她想做的工作，于是阿达说起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关于喜马拉雅山卡车司机的纪录片。其实那个纪录片讲的是喜马拉雅山卡车司机的一场竞赛，但这并不重要。吸引她的是那里的公路，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之一。而就在这路上最危险的某一处，矗立着一座彩色小棚屋，屋里有一个男人。每次卡车司机经过那里时都会停下，因为这个男人会送给他们几块祈福糖果。阿达爱极了这种为了糖果不惜冒着掉落到几千米山谷底下的危险事情，于是她把这件事列入了工作列表里：给那些愿意冒险掉入深渊的人分发祈福糖果。

朱莉亚笑了。她笑的样子很有特点：声音很大，但嘴巴的线条却优美，牙齿只露出一点点，露出来的部分整齐洁白；脸的其他部位和身体都保持不动，但你能看出来她正在笑。

阿达总是觉得生活中需要那种失控的大笑。笑的时候你还没注意到，但当你回忆时，那种笑到肚子痛的感觉能够将你从生活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这种事情人一旦老了就容易想起，但阿达此时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因为有无数次当她需要的时候都觉得被治愈了。

也许像朱莉亚那种清楚自己何去何从的人，有别的方式来治愈自己，又或者他们的生活从来就不像阿达这样困境重重。他们看不到几千米的深渊，也从不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们不明白拿到祈福糖果的重要性，只会付之一

笑。阿达以为，曾经那么多被嘲笑的事情，如果她也一起一笑而过，现在应该就什么都不会记得了。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此时朱莉亚扶着防火门慢慢关上，好让它不发出响声。她还没穿上护士服，头发蓬乱，但手里已经夹着一根烟了。当她点烟的时候，阿达看着她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

“你应该多戴着它的，这是多好的事情。”

几个星期前，朱莉亚未婚夫送的订婚戒指出现在她的手上。朱莉亚走进九号病房，外婆准备好了迎接她宣判般的神情，而阿达已经在思考如何制止外婆那些关于口红和舞鞋的话题。

每次值班结束，朱莉亚都会过来和特蕾莎告别，但那次外婆却直接对朱莉亚说：“医生小姐，您看起来很累呀。您知道吗，如果家里有幸有人在等着您，您应该尽量不要以太疲劳的状态回家的。”她一边说，一边四处看，就像在寻找东西，好证明她看到了一件别人看不到的事情。“您的这份工作很好，但也不要太累了。”

朱莉亚想不起她曾讲过家里有人在等她，可能承认过有个男朋友，但肯定没说过他是那种会在家里等着她的人。他们俩回家都很晚，已经很久没有互相等待过了。

“不，特蕾莎女士，没有人在等着我。”朱莉亚说。

“他送了您这个，却不等您？”特蕾莎指着朱莉亚的手说。

朱莉亚笑了：“不是今晚，今晚没有人等我。”

这时阿达才看到了戒指。她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这是那种求婚用的女士戒指。她以为这只是广告里那种鼓励女人用来给自己增添光彩与优雅的装饰。她觉得，这种装饰用的戒指总戴在不需要戴着的女人手上。比如说朱莉亚，阿达也不知道到底是她为戒指增色，还是戒指为她增色。

阿达想，马泰奥是不会挑选这样一款戒指的。

“病人们可不是这么觉得的。”朱莉亚解释道。值班时间还没到，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开始抽烟。“你给他打电话了吗？”她又提到了“鹅毛笔”。

“他出发的时候给我发了条信息，他说可能会晚一点儿。他每次都说要晚一点儿。”

“但他从来没说过让你不要再等了的话吧。”

阿达羡慕朱莉亚这种能平静乐观地看待事情的人。

“那是因为他知道我会一直等他的，他总是有别的地方要先去，一开始他不是这样的。”

朱莉亚很想告诉阿达，她和马泰奥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呢，毕竟他们才认识了几个月。但朱莉亚作为这个故事的忠实听众，这回什么都没说。

不过虽然朱莉亚看起来平静乐观，她却是第一个暗示阿达要质疑马泰奥真心的人。某一天，她提醒阿达要注意，马泰奥还没领她回过家。他们一直在某条国道的桥下见面。

阿达说，那里有个车库。她刻意讲得听上去很浪漫的样子。她告诉朱莉亚，她看过报纸，那座桥每小时有五千辆车经过。她甚至想象过，那个记者就站在桥的一端，站在那里数着途经的车辆，而距离他几米的桥下，她和马泰奥两人就在那里互诉衷肠，缠绵悱恻。

过了不久，马泰奥带阿达回了家，但朱莉亚还是对他的这个举动表示怀疑。不过，就算有时他们还是只在桥下见面，她依然是他俩故事的忠实听众。

“我问你，”这时朱莉亚说，“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他呢？”

“问他什么？”

“问他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

“我不相信他会有别的女人。我不相信这种事情，我也不愿意去相信。”

“你不愿意相信什么事情？这个世界上存在背叛这种事吗？”

阿达沉默了一阵。她不是没想过人是会互相背叛的，而是她觉得应该去相信他们也是可以选择不去背叛的。努力去相信这个世界上人们会互相忠诚，她已经把这件事列入了她的工作列表中。因为内心坚信，列入表里的时候她告诉自己，与之不符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朱莉亚看着她，仿佛阿达是从某个遥远的地方空降而来。那个地方的人们

发色难以言明，如果有厄运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也会继续好好地活着，表现得像童话里一样。朱莉亚想告诉她，当人们处于一段感情中时，常常会做一些不该做的错事。涉及感情时，连圣人和使徒都不应该去相信。不是每个人都会去牺牲自己，如果有人真的想做一件事，就算是错的，他最后也一定会去完成。这次，她试着解释给阿达听：“阿达，人是会做错事的，比如说背叛。背叛自己，背叛身边的人。这是真的，很多感情最后都终结于此，然后又会重新开始。”

“就像板块构造理论一样。”阿达总结道，“有高山升起来，就有别的什么沉下去。”

“对，”朱莉亚笑了，“跟板块构造理论差不多。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很小很小。”

“可是，我不想有什么东西沉下去。”阿达没有笑，“如果有人沉下去，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我也不想这样。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但总有人会刻意让事情沉下去的。”

阿达看着她，似乎愿意听她讲下去，似乎做好准备迈出离开自己心中童话的第一步。

“不容易的，”朱莉亚继续说，“维持一段感情并不容易，总要有人为另一个人留出适当的空间。就像刺猬一样，太近了会伤到彼此，太远了又会迷失。”

“你的男朋友给你空间了吗？”

“当然。”朱莉亚回答，她总是觉得自己在开口之前不能犹豫，“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都很明智。我们都给彼此留出了空间。”

但她的回答总能让人觉得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讲出来的。

“那你是怎么做的？”

“我给他自由的时间，他可以自己决定去做什么，我不会想去了解这个时间内的任何事情。”

阿达不说话。

“我相信他。”朱莉亚解释道，“我相信他做的事，因为我知道他在做什么。

比方说周三的时候……”阿达这时仔细地听着，她喜欢朱莉亚举例说明。她自己从来没有举过这么多例子，她甚至觉得有时需要别人来帮她做这件事。“……周三他去打篮球赛。这个比赛对他和他朋友来说至关重要，他们甚至称之为‘每周之魂’。他们做了队服之类的东西，打完比赛他们会去喝啤酒。”

阿达点点头。她不确定，这是否就是适当的距离。对她来说，适当的距离并不存在。令她感到不舒服的是“距离”这个概念。但朱莉亚是如此肯定，她手上戴着漂亮的订婚戒指，两人很快就要结婚。她说的应该是对的。

而事实上，朱莉亚不知道周三篮球赛用的包已经在家里闲置多久了，久到似乎从来没人去打开过。可能他已经不再打篮球了，可能只是和朋友去喝啤酒了，朱莉亚从来不问。她不是那种会检查男朋友的手机、篮球包之类的女人。当篮球赛结束，或是啤酒喝完，或是随便什么事情做完，他总会回到家里，钻进被窝，以为朱莉亚已经睡了，而她会把手放到他的肩上。这是朱莉亚祝贺他的方式，祝贺比赛，祝贺他和朋友们。他们为依然能为彼此留出空间而互相庆贺。就像刺猬一样，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

“有人做不到这样。”她跟阿达说，“有人会站得太近，有人又会站得太远。”

“所以这就是人们背叛的原因吗？”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如果你不能与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很有可能他就离你而去了。假如‘鹅毛笔’真的有了别的女人，可能是因为你哪儿都不让他去，也可能是你让他走得太远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不适、冷漠、怀疑，这些感觉让阿达觉得无法再聊下去了。

“那你们选好日期了吗？”

她问的是朱莉亚的婚期，聊回这件事情上可以让她重回自己的童话世界。

“嗯……他想在一个小岛上举行婚礼，只有我和他，最多再加上证婚人。”朱莉亚整了整自己的头发，弄出了一个好看的发髻。

“你们小岛婚礼上的花准备好了吗？”

“还没，我们有招待会用的花。我妈妈为了不过于紧张，坚持至少要自己操办这件事。她准备婚礼前一晚办一个大派对，她说在婚礼前一天举行晚宴在美国很流行；她说这叫‘试宴’，这个晚宴会邀请所有人，后面还有舞会。第二天早上，我妈说，我们要去教堂那里举行真正的婚礼，她会准备

一个别出心裁的招待会。而我们两人的想法，最多就是去市政厅登记一下，然后就出发去小岛了。”

阿达知道朱莉亚的家庭不是普通的家庭，虽然她没有特地问过。她想到她家竟然要为一场婚礼举办两场宴会，还要麻烦教堂，就有些不自在。

“至少，那个‘试宴’除了芍药，我们还选了绣球花。”

“他喜欢绣球花吗？”

“是的。我想是的。总之他一直在点头，一直在笑。我想他可能都不知道到底那些绣球花、芍药还有别的装饰放在哪里。但他说，他对那种氛围很满意。他喜欢那个氛围。”

朱莉亚想，他们在一起十年了，并且满意婚礼的氛围，这已经不简单了。

“我得走了。”她说，朱莉亚抱了抱阿达，稍稍晃了晃她，“阿达，去好好谈这件事，问清楚他到底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

阿达没有点头，也没有表示什么。“我手机会开着，如果外婆醒了，问我在哪里，你打电话给我。”

“没问题。”朱莉亚知道特蕾莎不会醒的。放疗对她来说太难以承受了，他们为了减轻她的痛苦，给她打的更像是麻醉，而不是止痛药。这表明已经没有多少机会了，但朱莉亚没有说出来。

“不要想了，阿达。我会照顾好她的。”

15

阿达讨厌马泰奥不在家的时候待在他的家里，家里没有一丝声响。没有他，就没有什么好开始的。

家中的一切又都在提醒她马泰奥的存在：冰箱的门把手是歪的；浴室的镜子右上角裂了；摇椅已经被虫蛀得不能坐了，但还能用来堆放衣服。家里的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两人从各个商贩和二手市场那里精心挑选搬回来的，但像衣柜、厨房吊灯这类正经的家具，他们还没考虑过。

阿达还记得马泰奥的双手抚过这些家具的样子，也记得让她感到阵阵寒意的是这些家具，而不是马泰奥。她什么都不想做，只想盯着门看，直到门被打开，马泰奥重新出现在那里，这样她才能喘过气来正常呼吸。

有一段时间，马泰奥在回家的路上会打电话给阿达。马泰奥喜欢想象她盘腿坐在床上，穿着他旧的蓝色赛艇服的样子。

他们并没有在电话里讲什么，经常沉默着，很享受地听着对方呼吸的声音。正是在这个时候阿达发明了那个收音机游戏。

通常车里的电台声音会被马泰奥调得很低。阿达问马泰奥正在听的电台频率，马泰奥告诉她后，她把手机调成扬声，然后让马泰奥等一下。她不断给自己重复电台的频率以防忘记，但在她拿到门边行李箱上的旧收音机时通常还是忘记了，马泰奥帮她纠正过来。她喜欢想象自己踮起脚尖在家里步履轻快地走动的样子，因为这样就可以少碰到那些冰冷的家具了。她有些吃惊地发现，那个旧收音机竟然还能调到所有电台。那是个体积庞大的收音机，几乎把行李箱上的整面墙壁都占据了，但它的功能一切正常。多亏了阿达，家里精心挑选的这些东西都无可替代。

“这个收音机太神奇了，不是吗？”马泰奥总是这么说。阿达说，是的，这个收音机太神奇了，他们永远不会把它换掉。

离阿达和马泰奥上一次玩这个收音机游戏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她只是紧盯着门看，不再听那些点播给情人听的旧情歌；她也不再听情人们希望能在歌曲播放前朗读的那几句情诗，类似那种“我希望是道彩虹，赶走

你生活中的暴风雨”，诸如此类的。

马泰奥第一次带她回家的时候，阿达就发现里面几乎空无一物。但她并不在意，还试着去欣赏那张架在几把长椅上的床。长椅看起来很旧，尽管马泰奥一再保证那是全新的，然后她看到了那个地下浴缸。一开始她并没有看出来那是个浴缸，还以为是挖在地下的一个巨坑。她问马泰奥那是什么，才发现它大得跟个泳池一般。

马泰奥说，他喜欢把浴缸灌满水，把自己泡在里面，这样就能觉得家里大一点了。“不像大海那么大，”他说，“但至少大一些。”

阿达点点头：“你也去潜水吗？那种带着氧气瓶和其他装备的真正的潜水。”

他说是，但没有过多地解释。阿达看着他又在到处找他的烟盒。她已经了解清楚，其实马泰奥是知道烟盒在哪里的，但每次还是要习惯性地先找一下。

接着她注意到墙上挂着的一幅画。整个画面是蓝色的，左下角有一个半坐着的男人，似乎是浮在水面上。

“我喜欢像他那样待着。”马泰奥解释。他手里拿着一盒红色万宝路，但似乎没有要点烟的意思。他努力地笑了下，但阿达发现其实他很严肃。“漂浮着，听水发出的声音。”

阿达在想，不知道那个声音是什么，是不是也是一种开始的声音。

继上一次朱莉亚提醒阿达注意在桥下见面这件事情有多么不正常后，她又让阿达注意他的房子：“那根本不是住的地方。你想他的衣服和其他东西都放在哪里？”

“你得去看看他家的天花板。”阿达回答说，“天花板特别高，是十字交叉形状的，可以直接看到砖头，窗户上有巨大的玻璃。你真应该去看看那些天花板。”

“阿达，你听我说，那里至少得有放衣服的地方。天哪！然后还得有吃饭的地方。”

阿达于是稍微想了下，那里可能不是他真正生活的地方，然后她想到了那个放在大门口的行李箱。

“有一个很大的行李箱！也许他的衣服都放在里面了。浴室里要用到的东西都有，家里浴室里什么都有的人，难道还不是住在那里吗？”

总之，自从阿达开始经常往马泰奥家里跑后，各种该有的东西都有了，比如煤气灶、烤箱等等。还有个建在水泥板上的大洗碗池，是马泰奥请他认识的工人帮忙做的。一开始马泰奥想自己做，阿达也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但他们发现毕竟洗碗池急需用到，于是马泰奥叫来了一群工人，他们很快就把洗碗池造好了。

除了洗碗池，还有许多其他东西需要整理。马泰奥上班穿的蓝色西装阿达很喜欢，但家里还没有适合挂起来的地方。而他在家里穿的印有超级英雄的褪色T恤则堆放在摇椅上，或是放在行李箱里，但那套西装却不能装进去。每次回到家，马泰奥会脱下外套和裤子，把它们放在摇椅上。第二天他又把它们重新穿上，这样家里就没有这套西装的痕迹了。阿达还挺喜欢这样：每次他们在医院里见面，或者白天没有见面晚上回到家里，她总有一种从没见过这套衣服的感觉。西装外套总是散发出一种鲜榨橙子汁或柚子汁的味道，阿达觉得像这么清新干爽的衣服她从来没有见到过，将来也不会再见到。

也许是马泰奥把他的西装带到了某个干洗店，一定是这样的。有时，阿达甚至想去附近的干洗店转转，看看哪家会散发出马泰奥衣服上的橙子或柚子味。找到那家干洗店后，她要跟老板娘互留姓名。她要告诉老板娘她是马泰奥的女朋友，就是那个总是带蓝色西装和衬衫来干洗的人。她要说她爱那个男人，以及他衣服上的味道。这样，当她最后问老板娘那个味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她就不好拒绝了。毕竟这种味道应该属于店里的一个秘密。

等她和老板娘变成朋友后，她就可以常常过来咨询她了。很快，她就可以变成一个洗衣能手，马泰奥就再也不用去干洗店洗衣服了。接着他们就可以去市场里淘一张大衣柜，那些蓝色衣服从此就可以挂在家里了，阿达也就不用再问马泰奥是不是刚从另一个女人那里回来了。那个女人竟如此幸运地可以为马泰奥洗衣、熨烫，再把衣服挂到某个散发着醉人气味的衣柜里。阿达想，那个味道只有用全身心的爱才能制作出来。如果这附近没有一个开着干洗店的老妇人，那就是还有一个爱着马泰奥的女人了。

“我一定要找到那家干洗店。”阿达想。要不是这会儿已经很晚了，阿达一定出门去寻找了。此时已是深夜，所有的干洗店都关门了。阿达担心，这个关于洗衣店的想法，就像她其他的想法一样，独自一人坐在又冷又暗的深夜里会觉得完美得无懈可击，但第二天醒来，却发现实则愚蠢而不着边际。

但她的担心到了第二天早上却一直都在，担心马泰奥从某个地方带着他的西装回来，担心有一个能调出醉人气味的爱他的女人。这种笃定的刺痛感，令她无法再继续盯着大门看了。

她想要的话是可以打电话给马泰奥的，其实并不是真的有什么事情让她打不了。马泰奥基本都会接电话，语气也总是十分温柔耐心。

外婆总是说女人不应该主动打电话给男人，应该等着他们打过来。阿达跟外婆解释说她需要知道马泰奥在哪里，他开车的时候她会很担心，但其实她的担心并不在此。当然，她不喜欢那些高速公路，有时她也会觉得马泰奥开车的时候不够谨慎。但真正让她害怕的，尽管她总是努力让自己相信并非如此，是她觉得他还有另外一个家，另外一个女人，在等着他回去。

关于这个，阿达并没有跟外婆讲。对于外婆来说，一个男人有两个家，两个女人，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至少阿达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她只是跟外婆解释马路上开车很危险，她需要时时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但每次阿达这么讲，外婆总是说："我的小不点呀，马泰奥去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回哪里。如果他要回到你这里来，那他那个时候要去哪里真的不重要。"

外婆语气坚定，不容反驳，于是阿达从来都没有反驳她。

然而，此刻阿达紧盯着大门，马泰奥还没回来，而外婆在医院情况很差。阿达这时应该叫不醒外婆，就算叫醒了，她也回答不了她的问题，说不出平时那些关于去哪里和回哪里哪一个更重要的道理。

这些发生在阿达身上的事情，过程很慢，却接连不断，让她觉得心灰意冷，连呼吸都疲倦。

有时她能坚持住不打电话给马泰奥。她可以在家里做点简单的家务，但那个家里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她实在很难找到事情做。但在某些夜里阿达还是会做点事情，比如有时摆弄买来的花，有时做饭，有时把马泰奥的褪色T恤按上面印着的英雄人物分类叠放。

阿达看着门，心想她可以站起来，走到摇椅边上把上面的衣服叠一叠。这样她就可以打发时间，不用给马泰奥打电话了。这样也许不久马泰奥就会打电话过来了，外婆也一定会表扬她终于为马泰奥做了些贴心的事情了。叠衣服正是被外婆称为贴心的事。阿达看着那件印着美国队长的灰底红边

T恤，越发觉得冷了。

“你在哪里？”阿达在电话里问，她的声音很小。

“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总是知道的。”

马泰奥在黑暗中笑了。

“这次我真的不知道。”他开始找他的烟。阿达虽然看不到他，却可以想象到。

他在撒谎，他知道自己在哪里。他在回家的高速公路出口前的最后一个服务区停车场里，车后座上有个袋子，里面装着两个温热的三明治。

“你开着收音机吗？”

一阵沉默。阿达觉得自己说了句愚蠢的话。她想说点别的，但害怕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于是又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就一小会儿。有些工作要做，我走错了出口，现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他是从哪里学会这样随口说谎的？马泰奥问自己。他心想阿达也可能会这样问，但他知道她什么都不会问的，只要他等会儿再打电话给她就行了。他会打电话的，这件事他从来没说过谎，这次也没骗她。

“好。你会回来就好。只要你回来就行。”阿达回答。

她站起来，走到摇椅旁边，把美国队长的T恤叠好。她从来不觉得叠衣服是件多难的事，只是一件她能做好的家务。每次她这么想，就会忍不住笑起来，她别的事情都做不好，但叠衣服总是做得很好。于是她把“美国队长”摊平，重新叠好，非常完美。

她又看了看摇椅上的其他衣服，虽然叠着，但已经放了好几天了。于是她决定重新好好叠一下，先是那些“绿巨人”，然后是“蜘蛛侠”和其他的。

衣服都叠好了，阿达又想继续盯着大门看。她突然想起马泰奥给她的家门钥匙跟其他钥匙放在一起了。她当然不会混淆，每次进门前都能准确找

到，只是有点难过，这把钥匙看起来跟其他的钥匙没什么区别。

“回形针。”阿达心想。她需要一个回形针。如果她能弄到一枚回形针，她就可以把它掰成一个心形，扣在那把钥匙上。当然，要是有个钥匙扣就更好了，但有总好过没有。只是，家里连衣柜都没有，要找到一把回形针更是不可能了，阿达总是想得太多了。

于是她又想到了饼干。她不知道从哪里看到，说有些女人为了不胡思乱想，没日没夜地在家里做饼干。报道说，她们中有些人收集了许多铁皮盒，用来分类存放饼干。“谁知道这管不管用呢。”阿达一边想着，一边看向家里的厨房一角。

她打开把手歪歪扭扭的冰箱，想找些鸡蛋出来，她想用些新鲜的鸡蛋来做饼干。可是，这个家里没有衣柜，没有回形针，连颗新鲜鸡蛋也没有。“那么多饼干最后谁能吃掉呢？”阿达自言自语，“难道最后都烂在铁皮盒里？”

门锁响了。马泰奥跨过门槛，她听到门缓缓关上的声音。她正面朝着歪斜的冰箱把手。

“明天我去买些鸡蛋。”阿达说。她觉得不那么冷了，尽管还是有些呼吸困难，但感觉到有些美好的东西正在灌进胸腔里。“我去买新鲜的鸡蛋和铁皮盒，然后做些饼干。我会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绝不食言。”

马泰奥听着她讲话，心想她担心他晚上不回来的想法是多么傻。他看到她站在那里，被冰箱的灯光笼罩着，后悔刚才对她说谎。

“铁皮盒，我不觉得我们缺少铁皮盒。”

阿达把冰箱关上。他们身体的某个部分已经汇合了，其他部分还在互相看着，有些迟疑。

最后阿达跑向了马泰奥，瘦弱的腿在宽大的裤子里摆动。对马泰奥来说，这一切都是幸福的。

他抱住了她，在她的脖子间呼吸。然后，他扭过头，等着她的吻落在面颊上。阿达亲了他一下，闻到了香味。橙子味、柚子味，新鲜干净。不管那个干洗店的女人是谁，她都充满了感激。

马泰奥抱紧了她。也许只是一会儿，也许好几分钟。然后，他松开了怀抱。阿达向后退了一步，整了整刚刚跑起来弄乱的头发，似乎想让自己好看一些，尽管她一直都很好看。

“你的那些蓝色西装，”她稍微深呼吸了一口气，“所有的蓝色西装，都是从哪里拿回来的？”

16

当阿达第二天早上回到医院时，天还没有全亮，马泰奥已经出发去见客户了。

但她什么都没注意到。昏暗的光线，寂静的走廊，空空荡荡的医院，她都没注意到。阿达跟她外婆一样，在漫长的冬天与黑夜里，她总是分辨不出时间。

她来到病房的黄色大门前，看到门铃边上贴着一张手写的纸条，上面写着："仅在紧急情况时按铃。"之前，她从来没有按过铃。尽管她在心里告诉自己早晚她一定会去按一次，她不想再遵守规定了。不过她是那种不在心里犹豫三十次就不会行动的人。

她还想到了朱莉亚。她已经习惯了看着朱莉亚在外婆身边忙碌，一想到要打扰她来开门，让她不得不从外婆或是其他病人身边走开，她就忍住不去伸手了。

最后，尽管心中充满了愧疚感，她还是按下了门铃，然后才发现，其实那只是一个自动开门的按钮而已。没有铃声大作，没有慌张的奔跑，没有护士停下手中的工作。不过虽说如此，阿达还是觉得自己破坏了规矩。

她站在九号病房前一个隐蔽的角落，通过走廊的一面镜子看到外婆病床的一角，看到她还在睡觉。

可能朱莉亚也在睡觉，此时离她值班还有一小段时间。阿达决定到防火楼梯那里等她。

楼梯宽约两米，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很多东西。首先是医院周边的居民区。这个医院在十多年前建成，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宽敞，但居民区里一直人来人往。当时里面还只是一些一两层高的独栋小楼房，然后随着医院一并建起的，还有五六层高的大楼。

如果细看的话，那些矮一点儿的楼房现在还能找到。阿达充满了耐心，站在防火楼梯高处寻找着那些一两层高的房子，想弄清楚是什么人在照顾着窗外的花朵。

除了高楼和剩下的一些矮房子，你甚至还可以看到海。在海的前面，是与海岸线平行的火车铁轨。现在是十二月，雾气浓重，视野并不清晰。但大家都知道，那些房子、铁轨和雾气的尽头就是海了。人们已经习惯这片地区的细雨绵绵，水汽氤氲，看起来似乎不易让人淋湿，最后却可能大到演变成洪水。阿达有时甚至能感觉到雨水和寒气渗入了她的骨头里。视线里看不到海的时候，她也常常能闻到海的味道。她偶尔会生发出一股想去寻找大海的念头，靠着自己的双腿在这十二月里行走，尽管实际她走不了多远。

朱莉亚走进楼梯，防火门在她身后关上，她穿着护士服，披着外套。

“昨晚怎么样？”阿达一边问，一边挪了挪位置，好让两个人站得宽敞些。

“挺好的，特蕾莎休息了。现在还在休息中。”

“她没有知觉吗？”

“不是的，是打了镇静剂让她睡的。这样可以让治疗的过程舒服些。”

“是为了治疗舒服还是为了她的病不那么痛苦？”阿达问。朱莉亚发现，有时她不知道一个回答怎么会引发另一个问题。

“两者都是。”她说，然后她拿出了烟，“你跟他谈了吗？”

阿达沉默着。

“来嘛，说吧。”

“我问了他一件事。我问他那些蓝色西装是从哪里拿回来的。”

朱莉亚吐了口烟，笑了下。

“那他怎么说？”

“放在洗衣房洗的。他说对他来说这样方便一点，他还说他不喜欢看到西装一件件挂在一起。”

朱莉亚摇了摇头：“你信吗？”

“我不信有什么用吗？”

“不信的话，你还有时间从这段感情撤离。做第三者可不好，不值得你去做。”

阿达坐在防火楼梯上，又一次感到不舒服，也许是台阶上的防滑纹造成的。

“我昨晚想了下，”朱莉亚继续说，“总有一些人愿意生活一成不变。你从来没听过那些‘要么分手要么结婚’的故事吗？”

“外婆讲过。她讲的我并不明白。她从来都不解释，只是这么说，然后你相信就好。怎么会这样呢？如果你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你不会过着过着就想跟他要么分手要么结婚，对吧？如果不结婚就得分手了？我不相信。我想不明白。太奇怪了。”

“我要结婚了，我从来没想过离开他。”朱莉亚解释道，抽了一口烟，“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在一段感情里太长时间了，最后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就结婚了。只是，在这一成不变的生活里，为了制造一点儿波澜，两人中的一个可能会出轨，以获得新鲜感。”朱莉亚满口是烟，以至于让人怀疑，她是不是每天都在抽烟。

阿达开始觉得，朱莉亚是想说，对于马泰奥来说她只是个消遣的对象。她从小就习惯了与这种想法进行抗争，从母亲离开她的那天起，她就觉得自己是个负担，只适合活在生活的边缘。

台阶上的格纹硌得她有点儿疼，阿达想站起来，但她还是没有动。

“你看，你和‘鹅毛笔’的生活看起来有点超乎现实。”朱莉亚说。她的烟灭掉了，她是那种对东西可以只使用却不消耗的人。“也许他也是这样，也是这种生活在现实以外的人。不要误会我，我喜欢这种远离现实的感觉，只是有些人不喜欢。但很有可能这是导致最后出轨的原因：他在一段感情里待久了，感到迷茫后于是出去找点儿别的刺激，最后又在新的感情中找到重新回到原来感情的动力。”

阿达想，外婆病成这样，她的生活已经偏离正轨了。而在她的内心当中，她从来就没在正轨上生活过，将来也不愿意。现实对她来说并不美好，但像朱莉亚这样的人是不会懂的。

“我们也没那么脱离现实。他有他的工作，我也可以把外婆的事都向他抱怨。我多希望外婆的事不是真的，可它就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我想，我应该不是那种具有第三者特质的人。”

“你们谈到你外婆了？”

“当然了。我们还谈到你，谈到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朱莉亚此时对她之前说出的话感到有些愧疚。得知自己也在阿达和“鹅毛笔”的聊天范围内，她觉得做他俩的忠实观众似乎也是另外一种照顾阿达的方式；而照顾好阿达，也是照顾特蕾莎的一种方式。

“反正，”阿达说，“我已经决定好送他什么圣诞礼物了：一个潜水头盔，老式的那种，圆的。”阿达说着，伸长了腿，似乎用尽了全力。

“很棒。”朱莉亚说，“为什么呢？”

“因为他总是说他喜欢待在水下，说那里感觉不到重力，任何事情都感觉不到，也不需要说话。他喜欢听着水下的声音。”

“他真的潜水吗？在海里那种，他有潜水证吗？”

每次别人讲到这种实际的事情时，阿达就有些沮丧。每次她有个好的想法，别人就会把整个事情放到实际中去考虑。

“我不知道。反正这不重要。我不是为了让他去潜水而送他这个礼物的。”

“那又是为什么呢？”

“我想让他知道，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愿意让他去别的地方。我喜欢他做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包括他想静静地待在水下这件事。”

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就像小时候在学校别人问她一些她不知道的事情时的反应。一般人会假装听不懂问题，然后回答一些他们懂的事，而阿达不是。阿达会承认她不懂，然后说得特别快。

于是朱莉亚就像那些老师一样，以她那种独特的方式笑了。“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个地方，”阿达心想，“教那些老师和朱莉亚这样的人从小要笑得好看点儿。”

“像豪猪那样。”阿达继续说。

“是刺猬。”

“豪猪也好，刺猬也罢。我想让他知道，我们可以保持适当的距离。”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我还考虑了包装的事。我想，对一件礼物来说，包装是很重要的。我要给他做个大盒子，去买些漫画回来，然后把上面的超级英雄剪下来。我跟

你讲过他很喜欢那些超级英雄吗？然后我再找些别的他喜欢的图片，比如有一次他提过的某一款摩托车。我要把所有这些他喜欢的东西的图片找出来，贴到盒子上，送给他。”

朱莉亚想，阿达真是个超脱现实的人，充满魅力地超脱现实。

“你要送什么给你的未婚夫呢？”

“我还不知道。”

“这不可能。”阿达的声音比自己想的还要严肃，她控制不住自己。她有很多事情不懂，但这件事她百分之百肯定：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一定知道要送什么给他。你只要多听他讲话就可以了。

为了缓和她的严肃，她讲起了一件她长大后想做的事：“在我的工作列表里，有这么一件事，那就是帮别人挑选圣诞礼物。我可以迅速知道应该送什么礼物。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教你。”

朱莉亚从楼梯上站起来，她整了整大衣，“我会考虑一下的。”她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早上，六点。不过你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我会把手机开着的。”

“好的，谢谢。真的很感谢。”

“别客气，这是我的工作。”

防火门在身后关上后，阿达深吸了一口气，脑海中浮现出昨晚的情景。

在她问过马泰奥那些蓝色西装是从哪里拿回来的之后，又问了他另外一件事。尽管有些难以开口，但最终她还是问了，就像朱莉亚教她的那样，只是她没有勇气跟朱莉亚讲。

“你有别的女人吗？”她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稳冷静。马泰奥坐在沙发上。阿达以为他要开始找烟，但他什么都没做，只是安静地坐着。阿达也安静地坐着。

然后马泰奥开口了。

他说他的情况有些复杂。没错，确实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已经很久

了，久到太久了。那段感情正在结束中，他甚至觉得他们的开始就是个错误。他说问更多的问题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她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每次最后都会回到她这里来。

听着马泰奥的话，阿达仿佛回到了医生第一次跟她讲外婆病情的时候。她什么都听不懂，只是知道说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于是选择充耳不闻，只是看着外婆，只听她的话。因此她也选择继续看着马泰奥，只听他的话：他正在跟另一个女人结束一段感情，也许已经结束了；她应该相信他，不再问问题。

她从楼梯上站起来，心想这些防滑纹可真讨厌。要是医院真的着火了，谁还在意会不会滑倒呢？阿达觉得好笑。而且谁又能确定，当着火逃生的时候，这可笑的格纹就真的能防滑吗？如果你不会滑倒，那在哪里都不会；要是你到处摔跤，不管有没有这格纹都会摔跤。摔跤可能是一种天分，阿达觉得自己也有。这些防滑纹也许哪天可以救她一命，但她还是讨厌它们。

“他去哪里并不重要，”外婆总是这么说，“重要的是他要回哪里去。”马泰奥说了，他会回到她这里来的。现在外婆已经在渐渐离她而去，她只能想着那些会回来的人，而那些离开的人她只能尽力不去想起了。

17

九号病房内，外婆醒了。阿达一走进来，她就跟阿达说早上好。

“那些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阿达看到床头柜上，拆好的面包片一片片堆在盘子上。阿达亲了亲外婆的额头，便坐在床边开始吃起来。

“这会儿吃早餐已经有点晚了，不过吃总比不吃好。”

“外婆，现在还早呢。现在才七点半，时间刚刚好。”

外婆看了看窗外：“我还以为已经下午了，肯定是这光线让我产生错觉了，十二月的阳光总是让人错乱。”

阿达知道，真正让外婆产生错觉的原因，是她被注射了镇静剂，睡了超过十二个小时。

“我睡了多久了，小不点？”外婆这辈子从没连续睡觉超过七个小时。她相信，嗜睡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睡得太少也不好，但不像嗜睡那么严重。

“你睡得刚刚好，外婆。”

“你怎么知道多少就是刚刚好？”外婆说着，笑了，“你觉不觉得有点儿冷？”

“不会，外婆。我不冷。”

“我觉得有点儿冷。”

阿达摸了摸她的手，外婆的手是冰冷的。她心想这是否也是镇静剂的效果之一。

“我给你拿个被子。”当她打开柜子，才发现所有的被子都已经盖上了，“我再去要一床被子来，就在下面的护士站那里。”

“医生小姐不在吗？”

“朱莉亚不在。”

“那就算了。你回家一趟吧，我有一些厚睡衣，你帮我拿过来。然后，你顺便给那棵橄榄树照张照片，再把那串念珠给我带过来。”

外婆从来没有用过那串念珠。她肯定做过祷告，但阿达从没见她用过念珠。

“你知道念珠在哪里吗？”

阿达摇摇头。

“就在衣柜里，发夹旁边的盒子里。”

那里放的都是外婆珍贵的东西，在额外备有多支口红的盒子旁边，然后那里还有一些写了字的小纸条。外婆的知识不是从书架上的书本里得来的，而是来源于生活实践。尽管如此，尽管她对书本不怎么在意，但偶尔听到一些有意思的句子时她还是会记下来。比如几年前，她听到这么一句话：“你知道得越多，就越能知道自己的无知。”她一路小跑回家，把这句话写在一张从面条盒上撕下来的纸片上。她从来都不舍得拿一张正经的纸来写这些东西。像这样的纸片柜子里有很多，用衣服夹子夹在一起，只有外婆才能拆开来看。

在这些纸片中间，有几张阿达的照片：幼儿园时，她唯一一次不用扮演天使角色的朗诵会；她手腕打了石膏；她穿着一件很短的外袍参加人生第一场圣餐。这些照片阿达都不喜欢，因为有的虚焦，有的照得歪歪扭扭，而她的姿势也一点儿都不好看。

“好的，外婆。等到你去做治疗我就回去拿。”

“什么治疗？”

“跟昨天的一样，外婆。”

“做病人总得耐心点。”

这次来接外婆的是两个年轻的护士。也许他们不是护士，因为他们的制服颜色阿达从来没见过。当阿达问他们要持续多久时，问题还没问完，其中一个人就回答说：“小姐，我们不知道。”

阿达很不喜欢这样。她不能奢望每个人都像朱莉亚那么耐心，但至少得让她把问题讲完。

外婆离开了病房，她让阿达不要担心。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病房里，阿达试着整理了一下床铺。其实床也没有特别乱，但她希望外婆回来的时候能看到铺得整整齐齐的床。但她自己并不擅长铺床，因为在家的时候从来都是外婆帮她铺的。而且医院的被子又厚又硬，外婆又叠了好几床被子在一起，她根本没办法一并弄好。

电话响的时候，阿达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一个叫“马泰奥”的名字在屏幕上闪着。

“我们一起吃饭吧？”他问。

他总是这样开门见山。

18

他们第一次去那家小餐馆时，还不知道那里将成为他们经常光临的老地方。阿达想把这件事加到她的工作列表里：注意到恋人间一些无须言明的小习惯，然后当两人出现问题时，提醒他们可以再重新开始。

那家小餐馆离医院不远，也没有什么标识，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知道餐馆的老板名字叫保罗。“我们去保罗那里。”去吃饭的人都这么说。马泰奥和阿达也这么说，因为保罗是负责掌勺的人，尽管其实他们只见过他一次，也不是很确定那一定就是他。从医院到餐馆只需几分钟，但那里已经是属于城外了。格子桌布是布做的，而餐巾则是纸做的，不过阿达和马泰奥对这些都不是很在意。

他们第一次去吃饭的时候是夏末，有些桌子摆在户外的藤架下。马泰奥让阿达挑选要坐在哪里。阿达根据当时的时间挑选了光线和视线最好的位置，从那里可以看到乡村的景色，而那时的乡村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那个夏天的天气有些奇怪，不是很热，在夏天结束前树叶便开始掉落了。不过到了晚上，空气中还是弥漫着夏天的味道。

一个年轻的服务员拿来了菜单。过塑的菜单上有一些用笔修改的地方，字迹有些不清晰，阿达不禁想起了外婆写字的样子。外婆用大号的字写在纸片上，然后把纸片放在发夹、口红和照片旁边，而菜单上的字也写得很大。阿达立即对写字的人产生了兴趣。

马泰奥问服务员有没有菜单外的隐藏菜式。

阿达很庆幸这里没有什么需要从硬壳里挑出食物的贝壳类菜式或是需要用勺子丁零当啷舀出的汤水。她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家保罗餐馆，因为这里的菜看上去跟外婆做的差不多。外婆一直认为阿达在外面吃饭对她来说是一种冒犯，但阿达想，如果厨师做的东西和外婆相近，写的字也相似，那么就应该不成问题了。

吃完最后一道甜点，阿达有些迟疑地把勺子放在餐盘边上。马泰奥看了看手表，他其实不想这么做，因为他一向都是以光线来判断时间。

阿达坐在那里，双手不知道该怎么放，吃完后眼睛一直盯着马泰奥的脸颊到下巴之间。马泰奥可能注意到了，也可能没有。不管怎样，尽管时间已

经不早，阿达却让他产生了聊天的兴趣。他很想讲些有趣的话题，比如一些美国作家在故事结尾处写的战争或是捕鱼之类的活动，但开口讲的却是一些他平时不开心的事情，比如晚上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停下来吃饭，才发现天色已晚，餐厅已经准备打烊，或者有时他路过学校听不到孩子们的声音时才意识到已经过了放学的时间，又想起自己小时候最喜欢放学，现在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

阿达认真地听着，仿佛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显得兴趣十足的样子。等到他讲完了，她也依旧一副倾听的表情。

过了十二月，桌子不再摆到户外了。屋内的桌布同样也是格子花布，但光线看上去十分不协调。马泰奥点了一道菊苣藏红花煨饭，阿达也一样。她已经习惯了使用刀叉和餐巾纸，但点餐对她来说还是有些勉强。马泰奥还点了第二道菜，但不是给自己，而是为阿达点的。近来他吃得不多。阿达可以接受第二道菜，但无法接受最后的甜品；而马泰奥总是在最后点杯咖啡。当他们吃完往外走时，他又开始找烟。

“我们去转转吧？”阿达问。他表示同意。

饭后兜一圈也是他俩的一个小习惯。保罗餐馆停车场外有条马路，路到中间会变成水泥地，通向某个小树林。

他们第一次在那里吃完饭后，从停车场出来往外开，没有意识到走错了路，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过了一会儿，树木变得不再茂密，他们来到了一片空地。那里的海拔超乎他们的想象，因为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医院和周边匆忙建起的街区，还能眺望到大海。

就是在那里，他们第一次亲吻。他们一言不发地从车上下来，阿达坐在了发动机盖子上。马泰奥靠近她，突然亲了她一下。他的嘴唇停留在阿达的嘴唇上，嘴巴并没有张开。阿达回想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吻其实都不能算是吻，但又并非这么简单，因为接下来阿达回吻了他。她在他脸上留下了许多浅浅的吻，然后当他的脖子扭向一边时，她又吻向了脖子。阿达慢慢地知道，当马泰奥的头歪向一边时，就是在等待她的吻。

阿达最后才吻回了嘴巴，仿佛在享受等待的过程。总之最后两人接吻了，也可能是马泰奥主动吻上的，并持续了很久。

第二天，马泰奥又一次邀请阿达去保罗餐馆吃饭，但他们并没有开去饭馆，而是径直开向那片空地。他们在那里发生了关系。

在阿达眼里，肌肤之亲、心灵相通，甚至气息交融，都不足以表达她的感情。马泰奥动作很慢，慢得仿佛那是他的第一次，或者是他生命中的唯一一次。他不愿放过阿达的每一寸。

今天这片空地很冷，雾气重得周围一片模糊。他们没有从车上下来，就像每次他们没有时间走到这里，只能在高速公路桥下对视一样，阿达坐在马泰奥的腿上。他挺直了背，抚摸阿达的头，然后把脸颊凑过去，等着阿达的吻。阿达吻了他，又玩了另一个他们常做的游戏。

这个游戏也是在这片空地上开始的，在他们每次享受完鱼水之欢之后，她的食指慢慢滑过马泰奥脸上的轮廓，就像在丈量他对她的爱一样。阿达知道此时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但她还是问了。

“你有多爱我？”她问，食指停在马泰奥的下巴中间，“这么多吗？”

他摇摇头，她的食指慢慢移动到嘴巴那里：“到了就告诉我。”

“到了。”当她的手指来到鼻梁中央时，马泰奥让她停下来。

之后，每次手指停的地方都会比上一次更高一点儿。

此时阿达的手指已经画完了马泰奥的整个轮廓，而他还没有让她停下来。于是她又从头开始，先是脖子，然后下巴，再到鼻子，最后是额头。马泰奥还从来没有让她的手指到达额头这里。

“到了！”当阿达的食指来到额头中间时，马泰奥让她停下来。

“你还爱我吗？”她边问边笑。她就算严肃的时候看起来也让人难以信服，或者说她努力想表现得严肃却怎么也做不到。

马泰奥没有回答。他知道阿达会把他的沉默当作一种肯定，他没有阻止她，也没有说是否错了。

回医院的路上，她一直用双手握住马泰奥握方向盘的手，就算他需要打灯时她也不放手。马泰奥停在了远离入口的地方，阿达亲吻了他三下：一下在额头，一下在鼻尖，还有一下在下巴。这是她的三吻礼。而当他外出时，她会亲他六下，三下给去程，三下给回程；她说这是在保佑他，让他记得路上要小心。

她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分发祈福糖果，而马泰奥从来都任由她去做。

19

值完夜班后，朱莉亚回到家中。她准备睡觉，可脑海中却止不住地想起阿达说的话。“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一定知道要送什么给他，你只要多听他讲话就可以了。”她已经不再听他说话了吗？好像不是这样。

下午，她出门去买礼物。她和自己的母亲一样，不是那种通过逛街来寻找灵感的人。她们从不需要看商店的橱窗，都是直接走进精品店里，店员会为她们把礼物挑好打包。不过，这次她决定先自己逛一下，尽管她从来没有这么尝试过。她试着回想男朋友书架里的书。他也许也像阿达的男朋友那样，看那种大开本的，带图片或插画的书。可是，她一点儿都想不起来。她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书架了，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丈夫看的是什么书。

她走进了一家店员会热情相迎的商店。其中一个店员接待了她，请她坐到女士柜台前的沙发上。朱莉亚表明她不是来给自己买东西的，而是要为未婚夫挑选礼物，于是店员询问她想买什么，她无法回答。每一年都是如此。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陪您到柜台前看一看。”店员对她说。

店员带她走到了羊绒衫的衣架前面。朱莉亚也很想象她那样自信地展示自己家里衣柜里的衣服，但家里的衣柜总有些什么地方看上去不协调。在过去的几年里，她也送了他好多毛衣，几乎清一色都是深色调的，可以说那些衣服大部分都属于灰色的不同色度。然而她的男朋友从来都没有注意到，灰色、蓝色和棕色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因此朱莉亚总是尽量把衣柜收拾整齐，好让他发现每件衣服的色差。她看着商店里的羊绒衫，心里在想，她每天叠好的衣服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也许是他的几件旧毛衣导致的。衣柜里面有三四件毛衣是他的母亲十五年前或二十年前亲手织的，是用粗毛线织成，表面坑坑洼洼的，远远看去就像手工做的小米穗。

最开始他穿上其中一件毛衣后，需要不停地把手肘上属于另一件衣服的线团扯出来，也可能只是打的结而已，但他就是不停地扯。朱莉亚知道他是不想让她看到毛衣上的线团，但其实她已经发现了。几天后，朱莉亚送了他一件岩石灰的羊绒衫，然后一件烟灰色的，再然后一件珠灰色的。于是他不再穿那些粗毛衫，也不再需要到处扯线团，更不需要因此而羞愧了。但他并没有把原来那些衣服丢掉，而是和这些纤薄的羊绒衫摆放在一起。

就是那些粗毛衣让衣柜看起来很别扭，朱莉亚到现在才明白。

当她在心里想着这些事情时，不停地在衣架边上来回地走。店员没有跟着她，只是站在那里，等着她转身问问题，哪怕只是一个眼神。像朱莉亚这样的客户，就算他们站在衣服前面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也不开口询问，店员们也从来不会感到不耐烦。朱莉亚以前没发现，直到今天才注意到。然而，她现在却最想让店员走开，让她自己一个人安静地看看羊绒衫。

“您想看看衬衫吗？”店员此时却开口了。

收银台前，店员把她挑好的衬衫打包整齐。朱莉亚没花多少时间就选好了。店员询问尺寸，她却答不上来。店员告诉她普通大小一般就可以了，于是她也这么说。她其实想问店员普通大小是什么尺码，却因为从来不习惯提问而没有开口。除了尺码，朱莉亚觉得这件礼物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没什么创意，但还是不错。她之前送过几次衬衫，每次男朋友都很满意。无论她送的是衬衫，还是毛衣，他都很开心。尤其是圣诞节时，当他打开包装盒，朱莉亚跟他介绍那件衬衫或者毛衣后，他会盯着衣服看很久，再盯着朱莉亚看，赞叹说“太好看了”，让人觉得这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感叹。“我等到新年穿，”他说完亲了朱莉亚一下，“新年总要穿件新衣服。”

店员把衬衫装在蓝色的盒子里，再包上一层精致的羊皮纸。朱莉亚想起阿达说过，礼物要好好包装起来。没想到像她那样的女孩子，说起这些来头头是道。

她想象着阿达为“鹅毛笔”准备好的礼物，想象着把它放在母亲准备的圣诞树下。他们的圣诞树纤细而挺拔，白银相间，立在别墅的入口，有两层楼那么高。在那里放一个别的盒子肯定会显得格格不入，而店员准备的这个蓝色盒子，看起来就很合适了。她甚至想这个颜色跟她母亲在网上买来的装饰品很搭配，没有人会觉得不妥。等她的男朋友看到衬衫后，一定会很高兴，然后感谢她。也许当晚他就会把衣服穿上了。不用等到新年，他可能就把这件衬衫穿上，套在某件灰色且没有毛线团的羊绒衫里。

20

治疗回来后，外婆还没醒过来。阿达对自己没有在外婆回来的时候待在病房里感到懊恼。可能她回来时已经睡了，但阿达还是希望自己能在那里等着。

如果外婆醒来，她要告诉外婆她吃了什么，告诉她饭馆里的菜虽然没有她做的好吃，但也很不错了。她还要告诉外婆，马泰奥没有说他不爱她了，可问题是他并没有否认他还有别的女人这个事实。阿达想问外婆，她还要不要继续爱这个有别的女人的男人，可重点在于她已经无法停止爱他了。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的话，她可能不会选择开始。可现在，她已经无法停止了。

一个医生慢慢地敲着九号病房的房门。

“您有时间吗，小姐？”

阿达跟着医生来到他的办公室，就在走廊的尽头，从里面看风景甚至比在防火楼梯上看到的还要好看。医生把桌子上的资料收好，请她坐下。

“我们所做的治疗并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对特蕾莎女士产生好的影响。”他开始说，“她的病情发展太快，比一般她这个年纪的病人还要快。”

阿达感到头脑一片空白，就像坐在车里车突然启动飞驰起来，车辆行驶的时候她感觉不到，但突然间她会发现她的胃已经被挤到了嗓子眼，这才发现车速原来太快了。

“另外，她的病情太过严重，已经不合适再继续放疗了。”

阿达没有力气说话，也没有力气思考，尽管此时，医生在等着她问那个她不敢问的问题。

“我们已经尽力了。”医生说，“现在只剩几个星期的时间了。”

她没有问，医生自己却回答了那个问题。整个办公室，整个医院，仿佛拽着阿达在不断下沉。医生的话仿佛穿过海水而来，有些失真。她虽然看不到海水，但却能感觉到一切都在变得越发沉重，寒冷，令人窒息。

“我很抱歉，小姐。请相信我。”他握了握阿达的手。阿达觉得手上的力气都不是自己的了。

走在走廊里，阿达觉得整个走廊也在下沉。她屏住呼吸，仿佛空气里弥漫着有毒的气体。她只想回到外婆身边。她想关上九号病房的门，紧紧地抱住外婆，让她远离深渊。

外面一片阴暗，外婆已经醒了。“小不点，外面很冷吧。”她说，“那些东西你带来了吗？”

阿达过了一会儿才回想起来。她努力幻想着外婆一切还好，精神矍铄，医生刚刚给她宣布的是个好消息。她握住外婆的手，开始正常呼吸。她说她还没回家去取，但她很快会回去。她说得很小声，很慢，似乎担心时间走得太快，而这样可以让它慢下来。

“去吧，小不点。”

“我再待一会儿。”

“我很累了。”

阿达抚摸着外婆的手。外婆没说话，她也没有。她静静地看着外婆睡着。

当阿达还小的时候，她总是要外婆通知她，她该去睡觉了。她总希望自己可以是家里最后一个醒着的人，现在她也想当最后一个清醒的人。

“我想留住你。”她心里说。

特蕾莎在半睡半醒间，看上去好像有什么东西让她很难受。好在过了一会儿，痛苦过去了，她的呼吸渐渐平静下来。阿达就这样看着她。她已经学会根据外婆掌心传来的压力来辨别外婆是否睡着。因为就在外婆真正入睡前，她会突然握紧阿达的手。只是突然一下，就像平时外婆在一些庄重的场合与人告别时所做的动作，匆匆而过，仿佛这样告别的情绪或是这些场合要传达的意思就来不及到达她那里。

阿达感受到了这个突然的动作，纹丝不动。她坐在那里，确认外婆已经沉睡，睡梦中没有痛苦。她的感觉很敏锐，仿佛她的整个身体被用来一一投映每一种痛苦，仿佛她的每一寸能量都要用来承受痛苦，并自我消解。

当最终放开外婆的手后，她慢慢地移动，小心不碰到任何东西。她走到门口，停下来又看了看外婆。她看到床单下外婆的脚，腿也隐约可见。阿达不敢去想，那双腿已经没有了往日跳舞的痕迹。她听到氖光灯的嘶嘶声，她想到了开始的声音。她想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开始的声音。

她照顾外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最开始她想，照顾一个曾经一直照顾

你的人是不是长大的标志。她拒绝做出回答，希望这只是时间的错觉，照顾她的依旧是外婆，一切并没有颠倒过来。现在，走廊里一片寂静，只剩氖光灯的嘶嘶声，她知道这就是长大的一刻，从此不再有人在你即将摔倒时做好准备接住你。

对阿达来说，外婆一直是她可以依靠的人，是她最后的堡垒。不管有什么事情扭曲变样，不管有什么事情影响了生活，她都可以找到外婆，因为外婆会帮她把一切都整理好，把不对的地方调整过来。

她知道，很快这个堡垒就会消失，很快就不再有人帮她整理东西，很快就没有人在后面接住她，她只剩自己。尽管知道对于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来说这并不代表着孤单，但对她来说就是如此。只是这么一想，她便感到一阵眩晕。

只是一小阵，然后她便清晰地感觉到医生跟她谈话时心里升起的恐惧。她快速地走向医院出口。

21

朱莉亚家宽敞的大门在地灯的照射下显得十分明亮。自从她鼓起勇气跟女管家奥莉维亚提出要求后，地灯便一直长亮着了。

她走进客厅，想起没有地方可以把大衣挂起来。这个家里总是这样，你永远找不到挂东西的地方，因为你一旦把什么东西往上挂，就会破坏这个仿如家居杂志样品屋的房子氛围。朱莉亚只要把大衣随便乱放个三分钟，内心就会觉得有些愧疚。

她开始考虑晚餐吃什么这个问题，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冰镇好的酒。

曾经在吃晚餐前，朱莉亚和男朋友会坐在沙发上喝红酒，但他们常常没等到晚餐就吃饱喝足了。因为男朋友总爱笑着起身再去拿一瓶酒，说他就再多喝一杯，回来的时候手里还多了一些吃的东西。那些东西本不是给他们吃的，朱莉亚甚至不知道家里厨房竟然还做这些。她从来不吃，因此总是早早地就醉倒了，而他还继续就着薯条喝酒说笑。当她睡着时，他会给她盖上一条毛毯，但每次在他盖毛毯时总会把她弄醒，于是她就回屋上床睡觉了，留下他一个人不知道做什么好。

离他们最后一次在沙发上喝醉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了？每次醉倒时朱莉亚总觉得他们有些幼稚，但现在回想起，却好像很美好。也许不是美好，只是那是他们一起做的事，因此显得珍贵。

朱莉亚站在宽敞的厨房岛台前，心想冷冻室里应该还有一份奶油南瓜汤。下午她给男朋友打了电话，问他晚餐想吃什么，可现在她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回答。

下午她为了打电话，悄悄躲在了更衣室里。其实她不需要这么做，所有护士都会找机会打电话回家，但她不想被别人看到，不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是那种需要每天跟男朋友打两三通电话的人。而事实上，她根本不需要打电话给他，因为不管他在哪里，最后都会回到她这里来。这对她来说就够了，没必要去纠结。但自从她看到阿达从外婆的床边站起来，红着脸看看窗外，再看看手里手机的屏幕，一边打电话，一边漫无目的地走着，似乎这个世界对她来说只剩下“鹅毛笔”的声音，于是朱莉亚也开始在想，给男朋友打电话是种怎样的感受。

最后，朱莉亚终于想起，男朋友说了想吃肉，因为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吃了。

“你晚餐想吃什么？”她问。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汉堡包。”他回答。

“我想喝个奶油南瓜汤。”她说，心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脸红，也许自己跟他打电话从来就没有脸红过。“那我值完班去一趟肉铺。”她最后说。

站在厨房岛台前，朱莉亚想起来，她并没有去肉铺。

三年前，当他们即将定下这套公寓时，男朋友带朱莉亚去看一个破旧的车库，那也可能是一个废弃的旧工厂。朱莉亚现在已经基本想不起它的样子了，只记得那里有巨大的窗户，纤薄的玻璃用钢架支撑着。她喜欢那个窗户的样子，所以到现在还记得。她还记得她想把玻璃换了，否则屋里太冷了。男朋友同意她的想法，只换玻璃，不换钢架。

当他们跟朱莉亚的母亲说，除了那套公寓，他们还可以考虑这个车库或是旧工厂，母亲没有同意。

朱莉亚从母亲脖子上那道褶痕看出来，她对此十分反对。作为女儿，她觉得这世上唯有她母亲能够将这个代表责备的动作做得极为自然。

她是在许多年前一个周日的家庭聚餐中明白的。当时夏天刚过，一起用餐的有一位年长的老姨妈，她穿着一件类似长袍的开襟羊毛衫。这件衣服对于当时的天气来说实在太厚了，尽管这位老姨妈已经接近九十岁，但衣服依然过于厚重。

“亲爱的，你的医学课什么时候起跑呀？”老姨妈问她。她就是这么问的，“什么时候起跑”，就像在说一场比赛之类的。

“姨妈，没办法开始了。”朱莉亚回答。

“今年不开始，”她的母亲插话，“但明年会开始。”

“不是这样的，妈妈。我跟你讲过了。”

她的母亲把杯子重重地放到桌子上，水晶玻璃发出的声音引发了一阵沉默。

朱莉亚看到她肩膀一缩，整了整她穿着的丝绸衬衣的袖口，袖口上缝的是珍珠纽扣。她直直地看向朱莉亚的眼睛，然后再把目光扫到别的地方去。

朱莉亚觉得她的视线穿过了老姨妈，甚至穿过了家里的墙壁，然后她就看到了母亲脖子上那道奇怪的褶痕。

所有人突然都不说话了，因为没人能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解释朱莉亚其实并没有通过考试。这种突发事件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朱莉亚的高中以满分毕业，在没有实际意义的毕业典礼上获得了整个教委会的嘉奖，许多人给她亲吻以示祝贺，然后她和同学们在礼堂里把帽子高高抛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朱莉亚会考不上。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就像她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不”的回答。原因仅仅在于，那个夏天朱莉亚并没有以她应有的认真态度准备那场医学院入学考试。她有些分心，尽管这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她母亲安排的一场希腊毕业旅行中，她认识了一个男孩子。朱莉亚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夏天她无法抑制地追随着他的步伐。在希腊的那个星期里，朱莉亚觉得自己爱上了他，甚至开始模仿他的举动。她学他抽烟，学他穿衣服不修边幅，学他对一切事情抱着无关紧要的态度。

从希腊回来后，她又跟着他去了土耳其和纽约。母亲对此并无斥责，也许是因为这个男孩子的家庭比他们更加优渥。朱莉亚过得很开心，她在汉普顿注或是东岸的某个地方度过剩余的夏天对她母亲来说也似乎不错。

在他们一起游历这些地方时，朱莉亚完全没有为考试做过准备。她一直相信，自己一定会通过考试，在医学院就算不能提前毕业，也一定会按时毕业。她是如此笃信，以至于差点忘记了这场考试。她的母亲也忘记了，甚至在她考试那天出门前也没有跟她说“祝你成功”。在考试结果出来时母亲也什么都没对她说。她们是一起看的成绩单。朱莉亚仔细一想，那应当是她第一次看到母亲脖子上那道意味着责备的褶痕，以及紧接着她看向远处的目光。从那时起，朱莉亚就明白了“失败”一词的含义。

那天在家里，她的父母讨论了许多解决方案。没人接受这场落选，也不接受朱莉亚的失误。他们建议朱莉亚先去美国待一年，提高英语。父亲说他认识一个丹麦的教授，是化学界或某个类似领域的名人，他可以给他写邮件，并且几乎确信那个教授一定会接收朱莉亚为学生，并以此为荣。母亲也说，这一年她可以什么都不做，就算这样也没人能追赶得上她。但朱莉亚不想听他们说话，她对丹麦、美国也不感兴趣。她不想无所事事。她已经失误过一次了，不想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她不愿再浪费时间。她想当个护士，这样就可以忘记这种失败的感觉了，至少她是这么相信的。

但在跟老姨妈共进午餐的那个中午，她又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母亲把杯子用力放到桌子上，眼睛看着别处，最后缓缓地回答：“总之她将来会

在医学领域工作。”语气不容反驳。此后，当有人问起朱莉亚的情况，母亲总是这么回答。朱莉亚不知道母亲这么回答是在期待别人想什么。

希腊认识的那个男孩子很快就没有再联系了。对于朱莉亚来说，重新再考一次是不在考虑范围内的，因为她不愿意浪费一年时间一事无成，也不愿意人生因为这件事而停滞不前。更何况还有再一次没考上的风险。于是，改当护士就成为一个替代的选择。每次朱莉亚听到母亲说她在医学领域工作时，都会说明自己的工作是照顾病人。毕竟这是最重要的。

总之，母亲不想再听到关于那个旧车库的任何事。她开始着手办公证材料，又很快找了一批带着一摞色卡的建筑师和装潢师。朱莉亚觉得母亲对此很满意，她自己也慢慢高兴起来。

那些装潢师拿着样品布料时，她的男朋友在哪里？当他们约好在工作室见面，朱莉亚的母亲拿出画好重点的杂志进行讨论时，他在做什么？朱莉亚只记得，他一直在笑。但更多的时候，他也看着远处，视线穿过工作室的墙壁。他时不时把手放到朱莉亚的膝盖上，于是她转过头来看他，却没有问他在想什么。也许他是想逃离那里？

他想吃什么汉堡包呢？朱莉亚一边搅拌她的奶油南瓜汤，一边想一会儿打个电话给烤肉店。烤肉店的老板叫达尼埃莱，他的店向来开到很晚，而且无须朱莉亚自己思考要点什么，他总是能提供最好的给她。到了之后他打个电话让她下楼取，连付账都不用。他总是给她记在账上。然后她打开橱柜，仔细选了两个盘子。她已经不记得这些盘子是谁买的了，但看起来总是与菜品十分搭配。

电话里，达尼埃莱给她推荐希腊式火鸡汉堡。朱莉亚知道男朋友不太喜欢火鸡肉，但她还是接受了这个推荐。听着达尼埃莱说话的时候，她的眼光落在了手上的订婚戒指上。她想，她的求婚仪式并不传统。

事实上是她向男朋友求婚的。或者说，是她让他明白，两人到了这一步没有别的选择了。在他还没有正式向她求婚前，她已经开始考虑婚礼的准备事项了。有一天，他们路过一个别墅门口，朱莉亚说这里很适合举行他们的婚礼。他没有说话，她又讲起他们彼此都已经很熟悉的菜品，因为这是她父亲最爱的店，他总是用来举行公司的聚餐与鸡尾酒宴会。而他作为未来的女婿，又在朱莉亚父亲的公司里工作，因此也是这些聚餐和宴会的常客。听完她的提议，他只是说，这家店的蛋糕每次都固定不变，与他内心所设想的蛋糕很不一样，所以他不想用他家的蛋糕。他只想要一个巨大的草莓派，上面铺满了新鲜草莓，这样就够了。朱莉亚笑了，他也笑了，于

是这就意味着他答应了她的求婚。

朱莉亚打开了她的首饰盒。她有无数的首饰，但从来都没怎么佩戴过，她只要知道自己拥有就可以了。戒指盒放在一个角落里，与其他首饰分开放。盒子下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包装纸。朱莉亚心想，丝带呢？是哪种颜色的呢？这些问题朱莉亚从来没有注意过，是阿达告诉她这些很重要的。但如果现在有人问她，她还是觉得丝带的颜色并没有那么重要。不过她不想撒谎，她还是希望自己能告诉阿达丝带的颜色。

朱莉亚把戒指取下来，放在左手掌心上。这是一枚镶着黄色钻石的白金戒指。她可能没跟男朋友说过，她觉得这枚戒指太漂亮了，而且尺寸刚刚好。那家珠宝商一定是某个认识她的店，知道她的手指尺码介于十号与十一号之间。她想，戒指盒的丝带应该是蓝色的。对，如果下次阿达问起，她可以告诉她那是蓝色的。

朱莉亚听到门被关上的声音。

“你在吗？”男朋友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她边向客厅走，边想着那个丝带是不是蓝色的不重要了，现在重要的是她知道怎么回答阿达的问题了。

“我在！你遇到达尼埃莱了吗？”

“我遇到他了。”他回答，把烤肉店的袋子举了举。

“我去拿瓶酒。”

朱莉亚努力地喝了点儿酒，但她觉得今天的酒果味太浓，又太冰了。不过，他却没什么感觉，照样一直喝着。她跟他讲着工作的事情，说很快会有个医生告诉阿达她的外婆的最终情况。可能今天下午就已经说了。她有些担心，因为医生们讲话没有技巧，对这些事情讲得不是太简单，就是太复杂。她希望自己可以亲自跟阿达讲这些事，因为她知道自己才是最合适的人。但她没有勇气去说。

她的男朋友还不太习惯听她讲她病人的事情。谈到工作时，有时她以为自己已经讲过了某些事，而实际上并没有，不过他一般还是可以把事情弄明白。当谈到特蕾莎女士时，朱莉亚发现自己把一切都事无巨细地讲了。从一开始便全身心投入到对她的照顾时，她就说过这位奇怪的女士总是在医院穿着她的舞鞋，而她的外孙女似乎生活中只有她的外婆以及那棵橄榄树。

这天晚上，可能是酒精的缘故，也可能是那个坏消息的缘故，朱莉亚觉得男朋友并没有仔细在听。从头到尾他一直盯着她看，仿佛她的声音回声太

大，把话都吞掉了。

---

1. 汉普顿是美国纽约州长岛上的一片富人区，以豪宅著称。——译者注

22

站在外婆的抽屉前，阿达后悔自己没有听她的话。她以为自己知道外婆那些衬衣和睡袍放在哪里，她知道她虽然从来不穿，但时不时就会拿出来用香皂洗洗，放回袋子里。

阿达站在那里跟自己的眼泪做着最后的抗争，尽管从她关上外婆小小的房门后眼泪就已经不自主地流了下来。她想起外婆说过的，眼泪要用亲吻来吻掉。在阿达还是个小孩子时，每次她哭了，外婆会真的帮她把眼泪一颗颗吻掉。当她长大后，当她为了一些外婆觉得不值得的事情哭泣时，外婆会待在一边看着她，然后慢慢地说眼泪使她的眼睛变得更美了。

在抽屉前面站累后，阿达又走到衣柜那里。至少在那里她可以找到口红，以及口红带来的平静。尽管外婆没有要求她拿口红，但自从跟医生谈话后，她决定把所有的口红都放到外婆身边。

阿达在口红旁边看到了一些药，都是最开始外婆让她买的，那时外婆做完治疗还可以回家，这些药大部分都是朱莉亚推荐的。一想到外婆对这些营养品的信任，阿达的眼泪又不住地往下流。她哭得无声无息，十分克制，这正是外婆赞扬的方式。她等待心中的痛感渐渐穿过胃，穿过肋骨，慢慢缓和下来。突然，她又想把外婆夹在夹子里的那些小纸片拿出来，一张一张地读。她把纸片拿在手里，尽量不用力去捏，仿佛担心会弄坏它们，或是被外婆发现她看了这些。她想，外婆可能也需要这些纸片放在身边。

许多年前，她读过一篇文章，说一旦你学会了阅读，每次你一看到词都会忍不住读出来。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完全不符合预测的人。她不希望自己跟别人不同，但这种不同却可以让她理解许多别人无法理解的行为。

她看着那些小纸片，却没有读出来。她把它们放到嘴边，仿佛它们可以接住她的眼泪，然后一一吻掉。

她拿起外婆的一个旧袋子。袋子上的拉链还能用，虽然外婆担心合不紧，总用一根带子系着。阿达小心地解开带子，希望一会儿把口红和纸片放进去后，自己使它还能恢复原样。她把所有东西都系好了。

在把衣柜合上前，阿达注意到了门上的镜子。外婆在两个门上都安装了镜子，这样站在中间时，她就可以前后都照得到，可以轻松地把发卡夹到头发后面。她总是用发卡来把头发弄得蓬松无比。

外婆的发量偏少，她总是为此感到烦恼。多年以来，阿达总是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挪到两面镜子中间的某个位置，这样外婆就可以一面看着她，一面摆弄自己的头发。她听外婆说过，小时候当其他女孩子摆弄自己浓密的发辫时，外婆只能摸着自己比小拇指还要细的发尾。这个故事每次讲到这里，外婆会直接把小拇指举到阿达的鼻子前，只有这时阿达才会移开她看窗外夕阳的目光，眯起一只眼睛对焦这只手指，似乎这样就可以忘记这手指和发辫当年是多么单薄。

在外婆的眼中，头发是除了口红以外最重要的东西了。也许是上天的一种补偿，外婆所做的化疗没有对她产生那么严重的影响，头发只掉了一部分。外婆说，她也不再是个小姑娘了，终于可以安然接受自己没有那么多头发的现实。

阿达从小就坐在小板凳上，花很长时间等外婆给她梳头。她头发浓密，不管怎么梳都显得十分凌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外婆想了许多办法。她给阿达编辫子，扎很紧的马尾，甚至有几个月还给她打理刘海。但最后阿达的头发还是显得又蓬又乱，既不柔顺也不卷曲，不过好在算是油亮饱满了。每次看到这里，外婆都会觉得当年头发稀疏带来的伤害被抚平。后来，外婆发现让阿达坐在膝前可以用她的头发摩挲自己的下巴。此后，阿达的发型就固定下来了：额前的头发用橡皮筋扎紧，这样外婆可以用下巴慢慢磨蹭，其余头发就随它披散开来。

现在阿达的头发浓密有光泽，太阳照在头发上闪闪发亮，不过她从来没有在意这些。她把小板凳放到窗户下的暖气片旁边。外婆不知道为什么，在板凳上盖了一层塑料膜。其实阿达更想把塑料膜掀掉，把板凳挪到镜子中间，放在那个几乎可以看到四周的位置上。不过她最终什么都没动。她只是觉得，这把板凳实在太小了，自己当年竟然也有这么小的时候。她呆站在那里，想着小时候的自己觉得大小刚好的物品，现在看来居然这么矮小，对比之下的反差感不断冲击着她。

已是深夜，阿达还没有睡意。她甚至不愿去看时间。长久以来的失眠让她懂得，知道时间只会让入睡变得更困难。自从明白了这个道理，她把这件事列入了她的工作列表中：拿走失眠的人家里的全部钟表。外婆这里只有厨房里有一个时钟，但因为外婆从不失眠，而且那个钟的时间常常不准，所以也没有拿走的必要。外婆总是把时间调得快一点儿，她说这样可以避免迟到。但阿达不知道外婆到底调快了多少，可能是一刻钟，也可能是二十分钟。然而这个时钟的嘀嗒声却在整间屋子里都可以听到。阿达对此倒不讨厌，对她来说这个声音更像是一种陪伴。在厨房里的这个时钟下方有一个冰箱。每年这个时候，在冰箱与钟表之间，总是摆放着一棵圣诞树。

外婆的圣诞树每年都一样，高度不超过半米，收起来的时候甚至不需要拆卸。外婆把它收在卧室衣柜上的一个盒子里，盒子旁边是一个小铁皮桶，曾经是圣诞蛋糕的包装，现在外婆用它来存放彩灯等装饰品。

阿达拿出梯子，爬到最上面把圣诞树拿下来。她又把厨房桌子上的东西收到一边，然后她慢慢把圣诞树的枝条舒展开来。外婆做这些事的时候从来不用这么小心翼翼，但阿达很谨慎，她每调整一根树枝都要后退两三步看整体是否协调。整理好树枝，她打开铁皮桶，不知道要先挂彩灯还是先挂彩球。外婆对此也从来没有注意过，总是随手拿到哪个就先挂哪个。每次阿达都要问她到底要从哪个开始，外婆回答说可以随她慢慢弄。外婆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欣赏这棵不管是从彩灯开始还是彩球开始装饰的圣诞树。

这一次，阿达先从彩球开始。饰有羽毛尾巴的玻璃鸟放到靠近树顶的高处，还有用红线包裹的苹果，以及塑料做的圣诞老人。圣诞老人脸颊通红，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有些褪色。有一年阿达决定用彩笔给他重新上色，结果圣诞老人的整个脸都变成红色了。“这是一个苏族[注]圣诞老人。”外婆说。此外还有草编的缺了一个车轮的火车车厢。最后是外婆最喜欢的那些球面刻有多个同心圆的彩球。接着，阿达开始挂上彩灯。彩灯有的是长亮的，有的是一闪一闪的，但都是常规的那种，不会变奏也不会变色。外婆从来不喜欢那些花哨渐变的彩灯。一开始阿达对此感到有些不满，但后来她发现她们的灯才是最经典的，于是也就妥协了。最后挂上的是花带。这些花带看上去已经过时了，但阿达不想扔掉，因为这些对于外婆来说是一种成就。当初这种花带出现在市场上时，外婆还只是个小女孩，没钱买这种奢侈的装饰品。事实上，整个圣诞树对她来说是个很重的负担。但自从有了小阿达在家里，她觉得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于是一年又一年，她们先是买了一棵圣诞树，然后是彩灯，接着是彩球，最后才买了花带，像是为这件成品戴上桂冠。

完成后，阿达后退了几步，绕着饭桌和圣诞树转了几圈，她觉得看起来不错，于是像往常那样把树放到了冰箱上。接着她才把镶金红色尖头挂到了树的最顶端。在阿达用椅子或踮起脚尖还够不到圣诞树时，这个收尾的任务就已经开始由她来完成。外婆会抱着她，小小的她屏住呼吸慢慢放，担心把尖头弄坏，甚至弄倒整棵树。就算现在，她也还是有些担心。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到头来总是害怕做不好。

她坐回到椅子上，看着圣诞树和钟表。时钟指向早晨五点一刻。不管现在实际是几点，这个时间就是外婆身体好的时候平时起床的时间。“有些事情，”外婆总是这么说，“需要在清晨的阳光和安静中完成。”阿达总是很想问外婆为什么那些事情不能多睡一会儿之后才做，但她从来没有说出口。

她煮了咖啡，试着做外婆平时做的事，或者说她记忆中外婆会做的事。也许以前外婆就是在这个时间为她准备上学前要吃的点心吧？阿达后悔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待在厨房里陪过外婆。人们总是说，要是有一次，哪怕只是一次就好了。

阿达从来没有考虑过早上穿什么这件事情。一次也没有。她决定今天破例一下，她想找那件平时外婆很喜欢的粉色毛衣。外婆一向热爱鲜艳的颜色，比阿达更爱，每次看到鲜艳的衣服都会买下来。

阿达站在衣柜的镜子前，她感到有些不自在，扭过头不直视自己的脸。她从来没有在镜子前待过这么长时间，每次都是外婆强迫她。她看着自己的头发，她对色泽没有要求，但她现在的头发又亮又软，尽管小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她很少注意到慢慢变好的事情，或者说那些发生在她身上慢慢变好的事。现在她唯一关注的，是让头发显得蓬松自然。她按着外婆平时的要求，低下头，迅速地将头发在颈后扎个马尾，然后把头一抬，就完成了。这种发型她并不喜欢，但既然是外婆要求的，她就不再考虑自己的喜好了。她拿起一支口红，小心地涂在嘴唇上，尽量不要涂得太厚。化妆对她来说是种浪费时间的事，在她看来化妆并不能掩盖自己的缺点，而优点也没有因此变得更明显。不过现在这种想法对她来说不重要了，涂完一层口红后，她仔细地观察是否还需要再涂一遍。她拿起一张纸巾，打湿后慢慢把口红擦掉，然后再细细地重新涂一次。

走出浴室，她努力想着自己涂了口红，应该保持微笑，而此时还不到早晨六点。

她想起了橄榄树。她把厨房窗帘打开，迅速地拍了张照片。

圣诞树的彩灯还亮着。她把插头拔掉，决定这个圣诞节不再把树摆在这个位置。

---

1. 苏族是北美印第安人中的一个民族。——译者注

23

对阿达来说，圣诞节前一天意味着外婆把她准备多天的意式小馄饨包起来。阿达学会了如何又好又快地包馄饨，因为当面团和肉豆蔻的香气渗透到她的手上时，她就会禁不住感到饿了。

对阿达来说，圣诞节前一天意味着到市中心观察别人的行色匆匆。回到家中后，她透过窗户看着别人的房间里灯光闪亮，而外面的街道已空无一人。

平安夜，阿达和外婆会比其他日子提前吃晚餐，然后她们待在厨房里看着圣诞树，直到电视里开始播新闻。外婆一向对午夜的教堂弥撒不感兴趣，她的主要任务在于准备好第二天的午餐，尽管她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客人。

今年，唯一的传统只剩下圣诞树了。阿达想办法把圣诞树摆到了九号病房的床头柜上。三天前，当她抱着装饰一新的圣诞树，涂着口红，穿着粉色毛衣，带着外婆要求的东西来到医院时，走廊里的人都盯着她看。朱莉亚看到圣诞树，以为她是为医院专门买来的，阿达也没有反驳。外婆也没有说话，两人心照不宣地想守住她们之间圣诞树的秘密，不愿与任何人交换。

二十四号的早晨朱莉亚准时来到医院。她拉了头发，或者做了类似的打理。阿达不知道她对头发弄了什么，因为她发现，朱莉亚平时那印着穿鞋套的企鹅的护士帽下往常的马尾不见了。

“你看起来很好看。”她对朱莉亚说。

“是为了我妈弄的。她总是觉得，在圣诞节得好好打理头发。也许对她来说，头发永远都得好好打理。”

“你们圣诞节前一天做什么？”阿达问。在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的情况下，她总是想知道别人会做什么。

“跟我的父母一起吃晚餐，很寻常的一餐。”这对她来说确实没什么特别的：寻常的银制刀叉，戴白手套的管家，有一定年份的香槟。只有一件事是不寻常的，那就是这一年将是朱莉亚和未婚夫结婚前的最后一个平安夜。她的母亲有个坏习惯，喜欢在这一天邀请一些人，然后在接下来的一整年里却再无联系。她一定已经通知了他们婚礼的事情，迫不及待地想分

享一些细节。

“你要来吗？”朱莉亚问阿达，“吃完饭我可以带你回医院，你想什么时候回都行。”

这个时候才提出邀请有点不符合常理。不过朱莉亚的母亲一向欢迎素不相识的客人或是不速之客，因为这样她可以展示她对待陌生人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可以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异国风情、讲究、与众不同的女人，以符合她心里对自己的想象。

朱莉亚希望，有这么一个不认识的客人，家里的其他人就会忘记他们的婚礼了。

然而阿达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自从跟医生谈话之后，任何远离外婆的地方她都不愿意去。许多年以来，她都希望自己可以收到邀请，穿上特定的衣服，坐在一家人中间吃饭。不过她现在已经不在意这些了，她淡淡地拒绝了。

圣诞节前一天的上午，连医院里的人也多了些许笑容，大家的脚步似乎变得轻快起来。外婆看起来也有活力了许多，已经第三次要求坐起来了。她把圣诞树上的每一颗彩球都重新换了位置。她告诉阿达不要介意，原来的布置很好，只是想和阿达一起再重新弄一次。于是阿达和外婆又一次从头挂上彩球、饰有羽毛尾巴的玻璃鸟、红线包裹的苹果、红着脸的圣诞老人、缺了一个轮子的草编火车。在每一个装饰品挂上前，外婆都亲了它们一下。

这段时间，她看到什么都要亲吻一下，衣服、被子、阿达的手，甚至还有阿达拍了橄榄树照片的手机。没人能鼓起勇气问她原因。

而阿达和马泰奥的关系似乎也越发偏离正轨了。他们每天打八九通电话，每次时间却很短，只是交换彼此的行程和想法。马泰奥希望阿达可以回家跟他一起装饰圣诞树，但发现两人时间都不多。他们还打算一起去吃饭，但阿达不愿意离开外婆半步。不过他们至少还是要交换一下礼物和祝福的。他们约了几次，最终才定下在高速公路桥下匆匆见面的时间。

在阿达从九号病房的衣柜里拿出装着给马泰奥礼物的盒子时，外婆问了好多问题，比如盒子里装的是什么，盒子上的各种人物代表了什么意思。外婆对一切都很满意，只是觉得盒子的外观过于杂乱了。她看着阿达带着礼物走出房间，神情有点迟疑。就在她迈出门前，外婆喊住了她：“小不

点。”

阿达转过头，在她露出微笑前，外婆看到她迷茫的表情。

“代我跟那个‘漂亮的鹅毛笔’问好。”

车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是紧紧靠在一起。阿达上车前把大大的盒子放到了车后座上。马泰奥只是快速地掠过几眼，不过还是看出了盒子的一些细节，比如马丁·古德曼拿着一页《美国队长》的照片。他对自己随手准备的礼物感到有些愧疚，甚至想装作忘了礼物这回事，但他想起了阿达当初收到那朵小雏菊时的反应。他知道，她对这种临时凑数的东西也很喜欢，但他不确定，她是对所有这样的东西都喜欢，还是只是因为他。

反正礼物的包装还可以，礼物本身也还行。当他看到阿达的手抚过卡其色包装纸时，心里就确定了。那是一张最简单的包装纸，是那种人们从杂货店里要过来寄包裹用的，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这么寄了。

阿达慢慢拆开用绳子系起来的蝴蝶结，然后把绳子绕在自己的手腕上。她的手腕那么纤细，细到马泰奥不知道她要绕多少圈才能把绳子绕完。阿达让马泰奥给绳子打个又紧又好看的结，这样她就再也不把绳子解下来了。马泰奥笑了，按照她说的做。最后阿达小心地拆开盒子，注意不撕破包装纸。不过最后她又说撕掉包装纸会带来好运，在撕之前她还跟马泰奥说了抱歉。

接着她就看到了马泰奥那件旧蓝色赛艇服，她曾经在阁楼里冷的时候穿过这件衣服。马泰奥觉得蓝色特别适合她，红色也不错。或者说，很难找到什么不适合她的颜色。总之，他最喜欢看到阿达穿的，就是这件蓝色衣服了。

“现在，这件衣服是你的了。”马泰奥笑着说。阿达一直看着它，要是她马上穿上，肯定会说再也不脱下来了。

每次阿达说“再也不”的时候马泰奥都想笑。只是这一次，也许是圣诞节的缘故，或者因为阿达手上还系着绳子，他不仅不想笑，甚至有哭的冲动。他紧紧地抱住阿达。阿达被抱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同样的力气回应了这个拥抱。然后她说该轮到她送礼物了，他依然紧紧地抱着她。当她钻到后座拿礼物时，发现自己红着脸，于是把头埋得很低很低。

马泰奥一个个地指着盒子上的超级英雄：阿什·威廉姆斯、鹰眼、尼克·弗

瑞、黑豹、黄蜂女、卢克·凯奇、巨化人……然后他又看了看其他的照片，有凯特姆公司和伯利兹大蓝洞。

“这些都是我想送你的东西。”阿达解释道，声音里有一丝她竭力要隐藏的激动。

马泰奥又一次感到想哭。他紧紧地抱住阿达，很用力地抱着。阿达开始了她沿着鼻子的指尖游戏。有那么一刻他想永远都不让她停下来，但最终只是随意在中间某个点喊停。阿达告诉他那个地方比上次要低，马泰奥说不，他比上次更爱她。

圣诞节的前一天，正如每天下午三四点医院外的光景，一切都慢了下来，到处空空如也。这是阿达最讨厌的时刻，她感到孤单、无助。所有人都在为圣诞节做准备，只有她无所事事。

往年，她会走到市中心的马路上，悄悄观察商贩们的神情。很快她就看到了他们眼中的焦虑：他们正急着收工回家。而她却一点也不急，或者说，不想立即回家。她喜欢城市里冬天的夕阳，还喜欢等到天黑的时候坐公交车回家，一路看着房屋亮起的灯光。她看到每扇窗户都透出明亮的光线，意识到这就是平安夜了，每个屋子里都挤满了人。她时不时还能看到穿着皮草的女士匆匆走到堆满包裹的大门前面。她们扬起下巴，头微微转动。她们每个人的动作都是一样的。阿达心想，她这辈子也学不会这样扬起下巴。

当她回到外婆家里，亮着的除了圣诞树，就只有厨房的油烟罩了。外婆已经做好晚饭，等着阿达坐到桌前开始吃。但阿达会先把电视打开，电视屏幕里广场营造出来的灯光感是阿达想竭力忽视的，但又忍不住被深深吸引。当广场上的人群渐渐散去后，电视开始播起美食节目。这时外婆会加入她，和她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对节目里的菜谱进行评论。外婆从来都不喜欢里面介绍的菜式。

当阿达告别马泰奥回到九号病房时，她看到圣诞树下有个包裹。白色的包装纸，蓝色的丝带，半透明的纸袋里还藏着一张纸条。

纸条右上角是日期，中间写着字迹清晰的“阿达，圣诞快乐”，下方是朱莉亚的署名。她为自己没有为朱莉亚准备礼物感到内疚，毕竟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她打开了包裹，里面是一件蓝色小毛衣。她从来没有摸过比这更柔软的毛衣。她想，这一定是朱莉亚说过很多次的羊绒衫了。阿达把毛衣拿出来，她没想到自己会在同一天收到两件蓝色的衣服，一定是大家都觉得她缺少一件不那么鲜艳的衣服。

在医院度过的这个平安夜，护工也给阿达送来了晚餐。她和外婆一起在亮着灯光的圣诞树旁吃饭。吃完饭，跟以前一样，到了交换礼物的时候了。一直以来家里只有她和外婆，所以就是阿达送礼物给外婆，外婆送礼物给阿达。

在很久很久以前，家里还曾一度出现来自圣诞老人的第三份礼物。直到她六岁的时候，她收到一封来自圣诞老人的亲笔信，这封信对她来说比礼物还珍贵。信中说，他之所以选择了她，因为她是个特别的孩子。他跟她吐露秘密，说他没办法给每个人都送礼物了，需要她的帮助。还有很多小孩在等着他的礼物，等他送笔、送本子、送吃的东西。但她，阿达，能够帮他送出这些礼物。阿达仔细地看着信，上面的字迹她确定不是外婆的。邮戳的字样她不太确定，但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有任务要去完成。从那天起，每年她和外婆会把家里不再需要的东西包起来，带到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样圣诞老人就可以顺路把礼物拿走，带去给其他的小孩子了。

阿达后来发现，圣诞老人并不存在。但她什么都没跟外婆说，她希望外婆还是能够觉得自己有能力让阿达相信一些事情。而那些送给小孩子的礼物，不管是不是依然算在圣诞老人的头上，她们还是继续准备着。

今年，阿达只给外婆准备了礼物。当外婆身体尚好的时候，她曾说过，生活就像一盒糖果。这句话她也写在了纸片上，大概寓意是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自知地吃着拥有的一盒糖果，等到年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糖果已经所剩不多，他要把它们全部吃完，不能把时间浪费在不感兴趣的事情上。

这个圣诞节，阿达不想让外婆觉得她的糖果快吃完了，因此她买了一大盒作为礼物送给她。当外婆看到礼物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时，还没打开，就向阿达道歉说她没有准备礼物，但阿达一点也不介意。一直以来，不管外婆送的礼物多小，她都不介意。

以往每年交换完礼物后，阿达会和外婆一起在她的大床上睡觉。阿达总会在这圣诞节的夜晚突然感到一阵幸福，之前一个人在市中心闲逛时感觉到的忧伤与孤单统统都被抛之脑后。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她人在哪里。她开始期待下一个圣诞节，祈祷她此刻拥有的一切在明年都能继续拥有：一

个家、一棵小小的圣诞树，还有外婆。别的她都不想要了。

外婆重新把糖果盒上的红色蝴蝶结系好，然后把它放到床头柜上的圣诞树下。在放下去前，她照例亲了亲盒子。然后她让阿达把九号病房里的另一张床挪到她的床旁边，把两张床并到一起。她们要像以往的圣诞节一样，一起入睡。外婆抱了抱阿达。

“晚安，我的小不点。”外婆在睡着前对她说。

阿达一直听着外婆的呼吸声。又一次，她感受到了幸福。她唯一想要的礼物就是一切如常，下一个圣诞节也如此。

有那么一瞬间，她忘记了这是她唯一无法拥有的礼物。当她想到这是她和外婆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时，她闭上眼睛，竭力止住眼泪，让自己的呼吸与外婆的呼吸同步起来。她等着这种痛苦慢慢散去。

24

医院里和外面一样，夹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日子过得慢慢悠悠。值班医生没有几个，护士们的脸上都有掩盖不住的喜庆神色，唯一一个照常工作的人是朱莉亚。她曾跟阿达说过，她不能忍受病人们想象着医院外人们欢天喜地过节的样子。对于他们来说，生病以后节日就不存在了，没有周日，也没有暑假，而那些选择照顾病人的人也应该一刻也不停歇。

特蕾莎的情况越来越糟。有一天阿达从洗手间出来，看到外婆坐在床沿边，穿着她的舞鞋。

“你穿着鞋坐在这里做什么？”她问外婆。

“我等着出去。”

阿达突然有点担心，想跟她解释她哪里都不能去，然后她就明白了，没有说出来。

阿达想起不久前她在公交车站台看到一个怀孕的女人，那个女人挺着大肚子，正在跟她的朋友聊天。阿达曾听说，等待孩子降生就像等待圣诞老人一样，不知道他哪天会来。阿达看着她的眼睛，从里面看到了害怕、忧郁和激动。她从坐在床边的外婆眼里，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人们常说，等待死亡和等待降生是一样的。她有些恐惧，坐到了外婆身边，想看看外婆眼里的风景。她想知道，等待死亡到来时，看到的是什么。

圣诞假期里朱莉亚照常值夜班。阿达不想离开外婆，尽管大部分时间由于止痛药的作用她一直在睡觉。朱莉亚告诉阿达，她值班的时候可以放心把外婆交给她。

“这样，你就可以和‘鹅毛笔’在一起待一会儿，休息一下。如果晚上她醒了，我会告诉你的。”

“你保证？”

“我保证。”

阿达和马泰奥待在阁楼的时候基本都不怎么说话。她不想说话，但她愿意听马泰奥讲述他开车路过的地方，或者别的什么事情。

马泰奥讲故事的方式很吸引人，而她则很需要相信他说的话。

如果阿达睡不着，他会紧紧地抱着她，轻抚她的头。当她快要睡着的时候，会提醒他一定要在他入睡前告诉她。她不怕被弄醒，她一定要知道所有人都睡了才行。马泰奥向她保证，他就算把她吵醒也一定会告诉她，但他从来没有叫醒过她，他什么都没做，只是在那里看着她。她睡着的样子真好看。

在防火楼梯上的某次闲聊中，阿达送了礼物给朱莉亚。她对自己没能在圣诞节前送出表示很抱歉。她选了一张卡片，上面印有她听说过的适合婚礼用的各种花，但她找不到绣球花，于是她从报纸上剪了一张照片，把花贴到卡片上。

她送了朱莉亚一顶印有考拉的护士帽，上面的考拉穿着短纱裙和舞鞋。

朱莉亚对她说了谢谢，马上把帽子戴上。

“你为什么要戴这个呢？”阿达直到这一刻，才问出了这个问题。

朱莉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帽子摘下来，久久地看着它。然后，她开始讲述她的故事，视线始终没有离开那些考拉。“当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这里还没有单独的儿科科室。当时儿童病人不多，但是有那么一个，已经在医院接受治疗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就是最好的医生，于是他的父母给他买了这些印有小动物的帽子，一方面可以掩盖他已经掉光头发的事实，一方面可以让他更真切地觉得自己是个医生。他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不知道我是个护士，就叫我‘医生小姐’。”讲到这里，朱莉亚终于把视线从帽子上移开，看着阿达。“我告诉他我不是医生，于是他跟我说他有个秘密要跟我讲。他坐到我旁边，跟我说尽管他戴着帽子，但他也不是真正的医生。他想当医生，但还不是。然后他问我我想不想当医生，我跟他说想。这是真的，我从小就想做个医生。于是他提议说，我们之间互相保守秘密，这样就可以互相称呼对方为医生了。但是，为了演得更像，我也要像他一样戴着这种帽子，所以他就悄悄地把这些帽子借给我戴了。但很快他的病情恶化了，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阿达看着朱莉亚，心里有些自责提了这个问题。朱莉亚歇了一会儿，又接着讲：“他的葬礼过后，他的父母找到我。他们说有东西要给我，然后给了我一个装有他全部帽子的盒子。这是他的愿望，要把他的帽子送给他心中最好的医生，因为他觉得别的帽子都很丑，只有这些能引人发笑，而我也有那种引人发笑的本领。他还说，他尽管知道自己当不了医生了，但那不能说明我也当不了医生。”

朱莉亚从台阶上站起来，似乎这次她也感到了不舒服。

“我戴着这些帽子，但我并没有成为医生。现在轮到你来守住这个秘密了。”她笑着说，“答应我好吗？”

“我答应你。”

外婆醒后，说她想看那些小纸片。她一张张翻着，但阿达不确定她是不是真的在读。其实她看得更多的是阿达小时候的照片。她问阿达是否还记得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阿达回答说她记得。外婆也说她记得，全部都记得。然后，她亲吻了每一张照片。

25

每当报纸或电视预报日食这类新闻时，阿达总是会躁动不安。她听那些记者说，这样的日食要每十年才能出现一次。这种报道总是能让人回想十年前是什么样子，幻想十年后又会怎样。但这对于阿达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她已经把这件事列入了她的工作列表：让所有写有类似“下次日食将在十年后出现”的报纸和新闻统统消失。此时，电视里的播音员正在说，下次日食将出现在五年后。电视声音很小，她其实并不能听清楚，但从屏幕下的滚动新闻里她还是看到了。

“这些人一点儿良心都没有。”她心想，“他们也不想想，这种新闻会让那些知道自己活不了五年的人心里怎么想？”

阿达对上一次日食已经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她只记得，所有人都有一个用来看日食的镜片，而且就算她不想看，大家也会把镜片借给她用一下。她不敢去想下一次日食是什么时候。她只知道，并且很想忘记，下一次的时候，外婆将不再在她的身边。

外婆在一月份的一个早晨陷入了昏迷。那是假期结束后的一个早晨，到处还悬挂着的圣诞装饰令人看了感到难过，她也不知道是否还需要同遇到的人道声“新年快乐”。那天早晨阿达跟几乎所有在路上碰到的人都表达了新年的祝福。她还用手机拍下了一张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纸片，上面写着：“送给洛雷拉·达·安东内拉”。

夜里，外婆让阿达不要放开她的手。她时不时地把阿达的手拿起来亲吻，说：“别怕。”

阿达没有感到害怕，她什么都感觉不到。那天晚上外婆基本没有睡着。阿达等着她的手像往常一样突然握紧，然后再松开。可是，她只感受到从外婆手上传过来的久久的疼痛。

在外婆昏迷的前几天，朱莉亚总是一直待在九号病房里。她没怎么说话，但给了特蕾莎更大剂量的止痛药，比医生开的还多。她说她会负责的。她虽然讲得很大声，但其实只是在自言自语罢了，因为她知道阿达根本没有在听她讲话。

而外婆的话则越来越少了。她时而清醒，时而混乱，有时甚至以为自己在

跟她的母亲讲话。阿达握住她的手，告诉外婆她一直都在，让她不要害怕。

就在入睡前，外婆轻轻地抚摸了阿达。

“真美，”她说，“你真美，就像五月的早晨。”

她一直盯着阿达看，直到似乎什么都看不见了，继而把视线转向窗外。她微笑着，闭上了眼睛。她没有停止呼吸，只是眼睛再也没有睁开过了。

自从外婆昏迷后，阿达更加频繁地打电话给马泰奥。她想跟他见面，而他的回答显得有些勉强。他几乎没有时间和她去阁楼那里，只能和她在车里见面，在桥下，就像无家可归的人一样。马泰奥总是匆匆要去别的地方，阿达问他是不是要去另一个女人那里。他既不肯定，也不否认，只是说这些不是她的事，让她不要再问了。阿达不明白，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关她的事。

他们在车里不能做爱，但至少可以互相依靠着。感受马泰奥的皮肤靠在自己的身上，对阿达来说是唯一一件能让自己忘却痛苦的事情。于是她不再问他问题，只是坚持让他保证今后会和她继续见面。马泰奥从来不做语言上的承诺，只是点点头。离开。循环反复。

终于有一次，阿达失去了耐心，朝着马泰奥大声吼，问他是否还有别的女人，是的话他应该回到那个女人那里去，他们俩不应该再见面了。当她吼着的时候，马泰奥紧紧地抱住她，就像每次她说“再也不”时做的那样。可是这次阿达哭了，她挣脱了他的怀抱，跳下车，摔门而去。

马泰奥有些担心，因为从那里回医院的路上货车和客车川流不息。于是他开得很慢，一路跟着她。当他追上阿达的时候，摇下车窗。

“快，上车。”车声过于嘈杂，马泰奥不得不吼着说，尽管他觉得在路上大吼大叫是件很不好的事情。

“不。”

“走吧，阿达，求你了。”

“不！”阿达看都不看他一眼，回以更大声的吼叫。

“阿达，拜托，这是国道，不能这样走！”

“不。”阿达又说了一次。这一次，她停下来，看着车窗里的马泰奥：“我不

会上车的，去你的。”

“去你的！”

马泰奥踩下油门，但马上他又慢了下来，眼光一直跟随着阿达，直到她走回了医院。

后来阿达主动打了电话，她说她需要他，马泰奥没有说话。然后他们又一次在桥下车里见面，他把阿达抱在身上，直到她渐渐平复了呼吸。接着，什么话也没说，他们回到了阁楼那里。他们用力地做爱，就像第一次那样，或者说像最后一次。

“不要离开我。”阿达求他。他说他哪儿都不会去的。

日食的那天，阿达尽管没有兴趣，也还是注意到了。阳光发生了变化，与她平时看到的光线有所不同。她心想不知道马泰奥看到了没。上一次日食他在哪里，下一次日食他又会在哪里？要是他们将来不能在一起，不管对她还是对他来说，这样的日食都是一种浪费。

阿达这么想着，电视里的播音员收起了播报提纲，与观众道别。

26

阿达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这件事情。有一天夜里她梦见外婆穿着一身她从没见过的白色衣服。尽管如此，她还是拒绝思考这个问题。在梦里，外婆问她，她的身体最后会怎样，说她不想躺在棺材里，葬在坟墓中。还是在梦里，阿达在想要如何才能留住外婆的味道，或者留住外婆吃完饭等着咖啡煮好时手指敲击饭桌的声音。醒来时，阿达只感到一阵难受，想要忘掉这一切。

就在外婆昏迷的最后几个小时，阿达一直没有放开她的手。她看到外婆额头上深深的皱纹，觉得外婆的脸似乎缩小了。朱莉亚过来查房的时候，给她做了静脉注射。阿达问她外婆是否会感觉到疼痛。朱莉亚告诉她不会，让她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尽管没人能真的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朱莉亚觉得这是最好的回答了。在她不确定时，她继续给特蕾莎注射她觉得需要的止痛剂。

对特蕾莎来说，死亡伴随着声音的到来。监测她心跳的机器开始发出急促的警报声，朱莉亚急忙跑起来。阿达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感觉到外婆的手突然抓紧了一下，就像她平时入睡前那样。她从外婆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痛苦，平时的那些皱褶都舒展开了，看起来就像她在笑一样。当她握紧的手松开时，机器发出了长长的“哔”声。阿达看着外婆昏迷前看着的那个方向，那里有一束光照进来。阿达知道，透过九号病房的窗户，远处，有一片大海。

机器一直持续响着，直到朱莉亚过来把它关掉。什么声音都没了，只剩下长久的沉默。这是阿达失去外婆的开始。她把头放在外婆的胸口，那里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一丝时间留下的痕迹。阿达无法动弹。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朱莉亚在她旁边轻抚她的头，慢慢地，阿达有了抬头看她的力气。

当朱莉亚陪她走到房间外时，走廊里一片寂静。其他护士见到她们都点头致意，以示安慰。她们说了什么话阿达都听不到，只是努力挤出一点笑容，连说出来的“谢谢”听上去都不像自己的声音。朱莉亚用胳膊挽着她，带着她远离护士们和其他病人的家属。她把阿达带到了一间诊疗室里，从

那里可以看到大海。朱莉亚想让阿达躺下来，但阿达只想坐着。“我要打个电话”。

“外婆走了。”在拨通马泰奥的电话，听到他的声音后，阿达听到自己这么说。

她哭得撕心裂肺，连每一口呼吸和每一寸皮肤都在哭泣，然而却没有一滴眼泪。“求求你过来一下”，这是她唯一还能说得出口的话了。

他沉默了一下，又或是说了几句阿达并没有在听的话。她一直以来都喜欢通过电话想象马泰奥的样子，于是闭上眼睛，试图抛开脑海中的所有想法。她眼前一片黑暗，接着突然间又变成一片白色，就像晕倒前一刻感到的眩晕。她睁开眼睛，房间里的光线又十分刺眼。等到她习惯了，才发现马泰奥正在跟她讲话。他答应她一定尽快赶回来，帮她处理葬礼等后事。

眩晕的感觉还在持续着，就像人在睡着之前，突然发生的那种坠落感。但其实阿达的双脚稳稳地踩在地板上，身体端正地坐在椅子里，只是她毫无知觉而已。

27

殡葬咨询室里朴素而庄重，就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不过，应该没人会真的想象自己坐在殡葬咨询室里的样子吧。马泰奥跨过门槛，看到了阿达的背影。但他看不太清，视线被巨大的椅背挡住了。也许椅背并没有那么庞大，只是阿达太瘦小了，就像外婆去世前那么瘦小。

当他走到阿达身边时，看到阿达手里拿着一张表，却没有笔可以填。她正看着表，在她面前的工作人员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他很年轻，可能刚开始在这里工作。他一定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马泰奥想。如果这个人连让别人填表都没想到要提供一支笔，那他这辈子注定是换不了更好的工作了。

马泰奥坐到阿达身边。阿达慢慢地转过头，她的眼睛如同两团凹陷的深渊。马泰奥向她笑了一下，什么都没说，拿出了一支笔给她。然后他开始看那张表，里面是关于入葬的说明。首先要选择入葬的类别，成人、骨灰、小孩还是胎儿？只需在选项前面打勾就可以了。就像小学或中学时同学之间交换小纸条了解对方是否愿意跟你交往，或是成为朋友，只要选择“是”或“否”就可以了；或者是历史老师在讲台上讲解金字塔时，你在下面问同桌要不要放学跟你回家在院子里玩城墙游戏(注)那样，让他选择“是”或“否”。

“还有别的吗？”马泰奥问工作人员，但他没听到。

“不好意思，”马泰奥提高了声音，“还有别的吗？”

“噢，抱歉，”工作人员终于回答，“是的，是的，还有别的。”

阿达完全没有听他讲话。

“还有讣告上的文字。需要知道你们想要在上面写什么内容。”他一边说着，一边拿了一个笔记本，在上面大致画着讣告的样子，他在中间写上了特蕾莎的姓名。“年龄也写上吧？”

“我想问，”马泰奥打断了他，“有没有标准的模板？我们只要跟模板一样就可以了。”

阿达既没有在听工作人员的话，也没有在听马泰奥的话。

“有，我们有那种模板。”工作人员回答，从抽屉里拿着了几张过塑的纸，上面是一些类似的讣告内容。有一张上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圈细细的黑色边缘；有一张上面印着蓝色的字体，背景是耶稣的肖像；有一张背景是一簇鲜花；还有一张印着灰色调的文字，字体比较文雅。阿达指了指最后这张。

“你们要写上特蕾莎女士主怀安息吗？”

“嗯。”阿达回答，“把这句写上。还要写上发布人外孙女阿达。”

工作人员点点头，把它记下来：“这些讣告你们想贴在哪里？”

阿达说了三四个地点，这些地方马泰奥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最后，工作人员站了起来，“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请跟我来选最后的东西”。

“最后的东西。”马泰奥想。这个人已经让阿达在这里耽搁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居然还有最后的东西要选。

然而他们要选的，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工作人员把他们带到一个房间里，里面陈列了各式各样的棺木，一个叠着一个，就像家居店里的沙发一样。每一个棺木前都写明了制作材料和特性。这些阿达看都没看一眼，她想外婆应该不会想要花这么多钱买一个棺木。以前当她还健在时，曾经这么开过玩笑：她说她已经买好一小块墓地了，棺木就不要紧了；她还说就算把她包在一个黑袋子里也可以，说完她就笑了，开始转移话题。

阿达很想跟工作人员说：“不好意思，我的外婆不想让我花这么多钱在这个上面。”外婆总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阿达却不能，于是她只能继续听着他滔滔不绝。

除了棺木，外婆教会了阿达买东西的方法：那些最贵的不买，因为那些她们买不起，还有最便宜的也不行。外婆常说：“花得多的人最后花得最少。”阿达听外婆这句话讲了一辈子，却从来不明白她到底指的是什么。

当阿达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她问过外婆这句话什么意思。阿达小时候对所有不懂的事情都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但这句“花得多的人最后花得最少”外婆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于是阿达就不再问了，把它当作那种外婆让她就算不懂也要记住的道理。

“就那个。”阿达终于指了指其中一个桃木棺，或者是扁桃木，总之价格既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

“很合适。”工作人员点点头。

马泰奥心想，那个人有什么资格可以这样装作很懂的样子。

“现在还剩枕头要选了。”

此时，马泰奥很想带着阿达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些棺木、枕头、讣告和那个不停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的人。

枕头就和这些棺木放在同一个房间，在一个低一点儿的平台角落里。那个工作人员用手抚过那些缎面枕头，有蓝色的、红色的、丁香色的、绿色的，居然还有深紫色的。对，深紫色的。

“这些都太亮了，外婆不喜欢。”阿达看着马泰奥小声地说。她看着他，就像小孩子面对医生要给他们打针时看着父母的样子。马泰奥想，打一针是好不了的。他从小没有打过针，但曾经这么想过。他还想过他是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打针的。

“不好意思。”他走近那个工作人员，他说得很小声，不想让阿达听到，“这里还有不那么鲜亮的颜色吗？”

“只有奶油色的了。”那个人说，“奶油色，只是……”

“那就奶油色好了。”

马泰奥拉起阿达的手，走向房间出口。

“还有付款的事……”那个人还在说。马泰奥停了下来，用另外一只手拿出了一张名片。

“上面什么都有。”他说的时候心想这个人活该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也许这样对他来说是最好了，“你给我发邮件，好吗？全部都弄好后，请给我发邮件。”

马泰奥开始找他的烟盒。屋里的工作人员还在低声抱怨，但他们已经走到外面去了。

---

1. 这里的“城墙游戏”指的是意大利小孩之间的一种常见的游戏，将硬币投向墙面，看谁的硬币回弹后落点更接近设定的位置。——译者注

28

外面又冷又干，可能要下雪了，虽然这里几乎不怎么下雪。

阿达和马泰奥坐在车里，一路交通拥堵。这个时间小孩子差不多都放学了，正从学校里走出来。阿达心想，他们真幸福，可以有人来接送回家。她又可怜那些走到门口却没人接的小孩。做父母的都不应该迟到，否则小孩子得站在学校门口等着，陪着一起的老师一边牵着他们的手，一边看着时间叹气。以前阿达上学的时候，外婆从来没有迟到过。别的同学有时还得到处寻找那些来接他们的大人，因为他们把车停在不能停的地方，只能坐在车里等着；他们还很着急，一旦看到小孩子过来，立刻摆出一副奇怪的脸色，比着手势让孩子快点儿，于是那些孩子只能匆忙坐上车，连书包都没能先从肩膀上放下来。

阿达从来不用这样，因为每次外婆都会站在排队等着的家长最前面。外婆没有车，也没有驾照，所以她们俩从来都是步行回家。阿达一路上会跟外婆讲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比如谁能在活动时间里爬上花园那棵棕榈树的最高处，比如小卡佩罗交的作业实在太潦草了。阿达一边牵着外婆的手，一边讲这些事情，还总是蹦蹦跳跳的。外婆走得很稳，阿达想，可能是因为她要帮忙提着自己的书包。后来阿达自己背着书包回家，一路也没见过外婆跟她一起蹦跳，但总之两人都很开心。

有一天早上，跟阿达上同一节音乐课的三年级E班的女孩子格蕾塔问阿达外婆开的是什么车。阿达才知道，对一些人来说，她和外婆一起走路回家、买菜、逛街、游泳，甚至去城市另外一角的山坡爬山，是很少见的。

于是阿达撒了个谎。她知道汽车的牌子就印在后车灯的上面，她常常和外婆在外面有车经过的时候会一个个念出它们的牌子。她们还玩了个游戏，每天选一个牌子，走在路上一个个地数，谁数得多谁就赢，不过大部分时间外婆都没有赢。所以阿达随便找了个汽车的名字跟格蕾塔说，格蕾塔听完后点点头，回到三年级E班跟她的朋友们玩美少女战士了。那个班的女孩子都玩美少女战士，但阿达在的班级却没有人玩。

当她们走出学校，格蕾塔来到阿达和外婆的旁边，问她们车在哪里。外婆看着阿达，阿达紧紧地拽住外婆的手，走得很快。

“就在拐角那里。”阿达说，“拐个弯就到了。”然后她开始跑起来，没有转过头去看格蕾塔还有没有跟着她们。一路上，她和外婆两人都没有说话。

几个月后，外婆开始学习，学习的内容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她只上过小学，勉强可以读写，但她决定考个驾照。最后外婆真的考到了驾照，也买了一辆车。尽管那辆车不像格蕾塔爸爸的车那么好，但对于她俩来说已经足够了。

有了驾照和车，阿达和外婆偶尔还会继续玩那个数车名的游戏。外婆开着车，没办法好好数，于是阿达决定让她一下，每次给她多算十五辆车。尽管如此，外婆还是没有赢过一次游戏。

现在，深陷车流中的阿达，想起了那个早上。那天她们吃晚饭的时候，外婆的脸上露出了忧伤的神情。

“对不起，”阿达想说，“真的很对不起。有没有车一点儿都不重要，什么事情都不重要。只要你来接我，来学校接我，就好了。你再来接我一次吧，我们一起回家，走路回家。外婆，我们一起走路回家吧。再走一次。”

车辆一点儿都没有减少的趋势。外面的寒气使车窗都模糊了，阿达看不清窗外的小孩子。

“外婆，回来接我吧。”她心里只剩这句话。

29

当阿达和马泰奥回到阁楼时，外面开始下雨。这场雨又密又冷，但两人都没有朝大门口跑去。

马泰奥打开门，让阿达先进去。阁楼里幽暗而冰冷，就算马泰奥打开灯和暖气也没什么区别。

雨一直在下，不断敲打着大窗户上那层薄薄的玻璃，发出剧烈的声响，两人就算想说话也没法说出口。阿达没有脱鞋就坐在沙发上，平时她进门都会脱鞋，她说她喜欢光脚踩在木地板上发出的吱吱嘎嘎声。

马泰奥脱下大衣，把它放到床上。他觉得这个房间应该多一个壁炉。他和阿达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还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那种充满现代感的铸铁壁炉，四周嵌着玻璃。他们不喜欢那种过多装饰的东西，只希望它是立方体的或者是六面体的就好了。

这种壁炉造价昂贵，虽然对于马泰奥来说不成问题，可是阿达觉得不好。马泰奥曾十分委婉地跟她解释没有关系，但阿达拒绝了。对她来说，去商场里直接把东西买走是件很不习惯的事，她更喜欢不停地寻找，如果能买到二手的就更好了。她还需要对比价格，还要看看卖家是个什么样的人。对阿达来说卖家很重要，她每次都要细细地观察，越是处境艰难的卖家她越喜欢。

比如他们上次买的那台旧式收音机的卖家。他的店里只有那台旧式收音机。那台收音机很好看，就是价格太高了。对于马泰奥来说那个价格不成问题，但他觉得的确过于昂贵了。但那次阿达对这个价格却毫不介意，直接就把收音机买回家了。

原因在于那个卖家。他跟他俩说这个收音机的女主人是个小提琴家，或者是竖琴家。这件事马泰奥已经不记得了，但阿达坚持这么说。这个女主人有一天生病了，没办法再继续演奏她的乐器，但她无法离开音乐，于是买了这么一台收音机。

说实话，马泰奥不相信那个什么小提琴家或者竖琴家的故事。但阿达听完却十分着迷，坚持一定要买下它。当他们把收音机搬回阁楼时，她开心得转起圈来，还没打开收音机就抱住了马泰奥，拉着他在厨房里跳舞。

从那以后，不带音乐在厨房里跳舞成了他俩的习惯。如果他们有什么要庆

祝的，就直接这样跳起舞来，无须伴奏。如果他们感到高兴，也这么跳起来。无须说出口，只要其中一个人抱住另一个，就可以开始了。

有一次马泰奥和阿达跳舞时，他问阿达以后想做什么。

“你看过那些厨房里的玻璃柜吧？”她说，“以后我想把我孩子们的画贴到那些柜子上。”

他们没有停下来，彼此看着对方的身后，保持跳舞的姿势。

“那些画上面的男人和女人都是长方形的上半身、宽大的手掌和粉色的皮肤，画的最上方是一片蓝色的天空。然后我还想要家里有个秋千。我一直觉得小孩子有两个权利：一个是吓一吓在厨房里跳舞的父母，另一个是拥有一架秋千。你不觉得吗？”

她稍微用力地抱紧了马泰奥，于是马泰奥确认自己是爱着她的了。

有一次，在他们买过收音机后，又一次路过那家店，却发现它已经关门了。尽管没人说出来，但他们都知道那家店不会再开了。阿达对这件事感到十分难过，有一阵都不愿意打开收音机了。

这会儿马泰奥想不带音乐地跳起舞来。他想慢慢脱下阿达的鞋子，牵着她跳起来。他还想买下一个玻璃柜，放到厨房里。只是自从外婆情况恶化后，每次他抱住阿达的时候都会觉得她真的要散架了，他感觉到她的肋骨仿佛在一根根地倒下，再也无法呼吸。

“那个卖收音机的老头，”马泰奥说，“我有一天碰到他了。”

“真是个爱撒谎的人。”阿达想。

“我遇到他了，他说他现在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阿达听着，没有问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他开了一家新的二手店，东西都很好。”

如果说撒谎是种天赋，那马泰奥显然是天分很高的人。

此时马泰奥的手机响了起来，但他装作没有听见。电话大概是有关接下来在洛桑举行的一场会议，一共需要三天。他跟阿达说过，因为这场该死的

会议他没办法参加外婆的葬礼。他想说这个电话是跟会议有关的，但他知道并不是，其实是他的女朋友打来的，可能阿达也知道，所以他不想撒谎。

他继续喝酒，电话安静了下来，但只是停了几秒便又一次响起来，铃声把阁楼里的沉默都填满了。于是马泰奥走到大衣旁边，把电话从口袋里拿出来，看了一会儿屏幕就把手机按掉了。

是那个女人打来的。阿达知道，但她不说。她现在只想听他说那个卖东西的老头和他新开的店铺的事。这些事是不是真的无所谓，只要有人继续跟她讲话就行。

“我问他有没有留声机。”

自从马泰奥认识了阿达，就经常听到她说留声机。之前他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对留声机这么着迷。阿达把鞋子脱掉，把膝盖蜷到胸前。每次她这么做，整个沙发就会把小小的她包围起来。她抿了一口啤酒。

“他说他有一个很大的留声机，很好用。我问他能不能寄给我，他说可以。”他喝了一口，把啤酒喝完了，“很快就能收到了。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留声机。”

阿达开始哭起来，不是像之前她觉得肋骨刺痛了她的身体那般痛哭。她只是想哭，慢慢地哭着，人越缩越紧。

马泰奥跪在她坐的沙发前。“会好的。”他想说，但他没说出口。阿达用手抚着他的脸，他舒服得只想在这只手上睡着。

“以前外婆叫我小鱼王德尔，就像那只小美人鱼的名字一样。”阿达说，停止了哭泣，“一开始我以为美人鱼叫王德尔，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叫弗朗德尔。当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外婆说我们没法去看，一方面是觉得电影票太贵了，一方面是因为外婆不太喜欢电影院。后来有了录影带，外婆也没有去了解怎么录下来。”

阿达慢慢地喝着她的啤酒。她拿酒杯的方式很特别，马泰奥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种方式。

“我在学校里听到其他同学讲小美人鱼的故事，我说我看过。我有那些人物的相集，所以我可以编造一点儿东西出来。”

她的啤酒喝完了，马泰奥给她和自己的杯子里倒了一点儿。

“我从来没跟外婆说过小美人鱼叫弗朗德尔，我不想让她知道她记错了，只是现在……”阿达又开始哭了起来，马泰奥帮她擦了擦眼泪，“你说她现在是不是知道了那个小美人鱼不叫王德尔？她肯定知道自己记错了。我要怎样才能让她不觉得自己错了呢？”

马泰奥慢慢地把她脸上的泪水一滴滴擦掉。

“会好的，”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30

葬礼当天，马泰奥起得很早。他要收拾行李准备去洛桑，还想为阿达做一顿早餐，尽管厨房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根本做不出什么像样的早餐。他们只有茶，如果阿达能像正常人那样吃早餐的话。但阿达一向要吃双倍的量，有时甚至是三倍。这一点马泰奥很喜欢，因为他们出去吃饭时她从来不用问菜单上有没有小麦沙拉、奶昔之类的东西。对马泰奥来说，如果一起吃饭的女孩子点的是烤鸡胸肉，他会感到有点儿难过。

总之，马泰奥准备了茶，又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儿饼干。他们两个不是特别爱整洁的人，因此家里可能是有饼干的，只是需要找找看在哪里。

他尽量不发出声音，但阿达还是醒了。可能前一天晚上她根本就没有睡着过，但她现在醒了，只是装作睡着的样子。

以前外婆在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外婆醒得很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咖啡放到炉子上煮着。阿达总会在炉子生火的时候醒过来。接着外婆会到阿达的房间里看看，阿达从来都不知道她要看什么，但知道她每天都会去看。有时外婆可能会看看阿达的被子有没有盖好，有时可能是检查一下房间里是不是太热或太冷。每次外婆的动作都很慢，从不打破空气中的寂静。只是阿达已经醒了，于是她装作还在睡觉，她不想让外婆觉得是她把自己吵醒的。当外婆走出房间时，阿达会在屋子里弥漫的咖啡香中再睡一小会儿，直到真的起床。

马泰奥尽量不发出声音。阿达装作还没醒，但她知道没有人能像外婆那样轻手轻脚，也没人会像她那样细细地检查自己的房间。这就是举目无亲的感觉吗？

阿达也不用像外婆在的时候那样装睡了，因为没有人会像她那样在意自己了。

马泰奥亲了亲阿达的额头，手里端着一杯茶。他想学着唱外婆给阿达小时候唱的“早上好”歌，因为阿达常常唱给他听。有时两人不在一起的时候，她还会写成信息发给他，但这会儿他真的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

“也许这样比较好，”他想，“这样我就不会破坏她的记忆了。”

“你真的不能晚一点儿再出发吗？”阿达问他。

马泰奥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他一向觉得自己在葬礼上毫无用处，他真心觉得没有人能在葬礼上起到什么作用。也许葬礼本身就是徒劳无用的。仪式中所有人都要遵循安排或坐下或起立，从头到尾保持严肃端庄，而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上前去抚慰死者的亲属。到最后终于到了他比较了解的哀悼环节，却要排上长长的队伍，而通常大家都不按照顺序站在队伍里，所以结果就是你必须得盯着旁边的人看，以确定是否轮到你上前哀悼。你犹豫不定地站到前面，而死者的家人却可能都不认识你，他们只是一心想逃离这个教堂与这些人。

接着到了把棺木抬走的时候，那些抬棺的人常常试了半天却抬不起来。你站在那里看着疲累的他们，大部分情况下没有人伸手帮忙。在一片安静的气氛中，那些抬棺人需要彼此交流来协调。尽管他们很小声，但你就算站得很远也能听得到，因为全部人都默不作声。

马泰奥很同情那些家属，他们得站在那里，听着那些抬棺人说着“慢一点儿”“高一点儿”“低一点儿”之类的话。

另外一个他不能忍受的是交头接耳的说话声，当灵车开走，亲戚们离开后，其他人的声音越来越大。死者当然讲不了话，家属们也许想讲，但他们也从来不讲。他们连呼吸的声音都没有，没有什么能安慰到他们。

马泰奥想，葬礼都是无用的。每个人都无所适从。

“我没有黑色的礼服。”阿达说，“到处找了，一件都没有。可能有一件黑色的毛衣。”

她想，她不能穿上那件黑色毛衣。外婆会觉得不适合她的。外婆很熟悉葬礼，也很熟悉一切开始的事情，但她从来没给阿达买过一件黑色的礼服，她总是希望阿达穿红色的衣服，这样显得更好看。可能她觉得阿达没有参加葬礼的需要吧。阿达觉得，这也是外婆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她坚持认为不会有不好的事情降临在自己身上。

马泰奥觉得阿达的外婆做得很对，只给她买红色的衣服，因为阿达穿红色真的很好看。她的脸色十分苍白，不管穿上什么颜色的衣服，都会使她整张脸都显得十分突出，嘴唇和眼睛更是如此。有时她会脸红，眼珠子转来转去。每次阿达脸红，把眼睛转向别处时，马泰奥都会深深着迷。

“你穿上红色的衣服吧。”他想对阿达说，“你穿红色好看，你的外婆也会高

兴的。”但是他没有说出口，只是说她有一件黑色的大衣，教堂里很冷，套件大衣比较好。没有人会注意到她穿的是什么样的黑色衣服。

“你能陪我去取那辆车吗？”阿达问，“拜托了。”

每次无论事情多小，她都会说“拜托了”。她一定是从外婆那里学会的，仿佛对她俩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应当的，从来没有。

31

外婆的菲亚特600，阿达大概开过三次。自从买了这辆车，外婆就对它照顾有加，甚至生发出一种仪式感。不是说她不借车给阿达，但她喜欢让车随时可以为自己所用，并保持干净整洁。人上了年纪就是这样，总是希望自己的车又干净，又随时可以用。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将这辆一尘不染的车开到哪里去，但他们就是要有这么一辆车。

这辆菲亚特600如今依然十分干净，尽管可能已经有一年没有开过了。车里还弥漫着车用芳香剂的味道，因为一开始她们不知道怎么装上去，把整瓶芳香剂都洒到了车里，导致直到现在这个味道还没散完。

阿达试着把车启动，但从发动机的声音来判断，应该是汽油倒灌了。“这是开始的声音。”阿达心想。要是外婆在，她一定会说，连一辆开不了的车都发出了开始的声音。然后她会让阿达耐心倾听。于是阿达仔细听着，充满了耐心。她有的是耐心。

最后车终于启动了。阿达想对外婆说，她会让车子保持干净的，但外婆可能听不到了。就算她听得到，估计她也不会相信，因为阿达从来不是那种爱整洁的人。也许外婆的人生就是为了帮助阿达把生活过得井井有条。

教堂外有一群穿戴整齐为葬礼而来的老太太。她们是从哪里学会参加葬礼该如何穿戴的？阿达想问她们，但她知道她们是不会告诉她的。她们就是这样，跟外婆一样，知道很多事情，却从不传授出去。甚至她们也不关心这些事情的原理，对她们来说知道就足够了。是的，这样就足够了。

阿达想，这些人应该是外婆去买菜时认识的。这些老太太早晨八点碰面时，手里的菜篮子已经堆得满满当当，并且一路走得十分匆忙，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阿达喜欢她们这样，因为就算她们急着要走，也会在早晨八点的时候互相交流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她们知道哪些是最重要的，只是不知道怎么教你去辨别。

阿达没有时间跟外婆的这些朋友们一一打招呼。装灵柩的车已经到了，每个人必须在灵柩到位前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这是个连阿达都知道的规矩。

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听不进神父的祷词。她看到每个人在仪式中都有各自奇怪的动作，有的一直点头，有的挤进人群摘下眼镜，有的则在教堂里进进出出。阿达不喜欢最后这类人，因为外婆总是这么说：“如果你不想听，那就站到外面去，没有人会埋怨你。如果你要听，那就一直留在里面，并保持肃穆。”

她现在完全不想听。如果可以的话，她想对外婆这么说。外婆一定会摸摸她的头，让她先出去。可是现在没有人能够给她抚慰，虽然那里有许多人都是为她而来，但她不能跟任何人说她要先走。于是她只能坐在第一排的椅子上，尽量把自己缩在一角。

朱莉亚坐在阿达隔壁的另外一排，这样如果阿达转过头，就可以与她目光相接。虽然与外婆的抚摸不同，但这对阿达来说已经足以安慰了。她等着朱莉亚坐到她旁边，跟她解释血液和血小板的问题。但朱莉亚坐在那里，不需要等着看别人，就知道应该在何时屈膝跪下。阿达想，现在连她也没办法解释什么了。

阿达看着葬礼仪式的进行，有些心不在焉。她跟着起立，坐下，在额前、下巴、胸前画十字。然后她听到了神父对着灵柩祷告点香的声音。那是开始的声音吗？阿达害怕自己再也辨别不出来了。

她闻到了焚香的味道，接着按要求双手合十。她很想问他们：“现在我可以走了吗？”

还好，仪式很快就结束了。亲戚、朋友、熟人排成长队，等着向她表示哀悼。他们有的说“请节哀”之类这种通常在葬礼上说的话，有的人什么都没说。她都一一点头，以示感谢。

朱莉亚站在一旁，等着其他所有人离开。然后她拥抱了阿达，沉默了一会儿，接着用手搂住了她的肩膀，轻轻地摇了摇她。

“要像你外婆那样坚强。”

阿达没有说话，任由朱莉亚挽着她，走出了教堂。走到台阶上时，她们又一次拥抱。朱莉亚跟她说抱歉，不能陪着她走到墓地了。因为男朋友要来接她，他急着要走，而她还要回医院，但她依然说：“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没有需要也可以打。总之我都在的。”

阿达跟她说谢谢，说她会打电话的。她看着朱莉亚轻快地走下台阶。广场外一片安静，她可以清晰地听到她远去的脚步声。她羡慕朱莉亚还有自己的方向可以去。

阿达看着路边的车，心想不知道哪辆车是属于朱莉亚未来的丈夫的。因为经常跟外婆玩数车的游戏，她一向能把开车的人跟车凭直觉联系起来。当她用目光扫过一辆辆车时，似乎看到了马泰奥的车。她突然间有些眩晕，视线聚焦在了那里。她看到了朱莉亚上了那辆车。

就在一切崩塌之前，之前的事情都变得清晰起来，所有的阴影部分都明亮了。就像第一次在医院咖啡厅里见到马泰奥一样，阿达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他的脸。只是一闪而过，但她立即认出来了：他到处找寻红色万宝路的样子，超车时从不瞻前顾后的样子，还有歪着头等着朱莉亚亲他脸颊的样子。

这个完整的画面尽管一瞬间就消失了，却一动不动地停在了阿达眼前。

然后一切都倒塌了，每一块碎片变成一片锋利的刀刃。

32

阿达紧跟着灵车，开着那辆菲亚特600前往墓地。路像钢铁一般在她眼前熔化，一切都在熔化，连思维也一个接一个地剥落。

只有墓穴合上时石灰浆发出的声音清晰无比。阿达知道，这个声音她会记得一辈子。在整个过程中，有两个瞬间她差点吐出来，但最终还是努力地站着，保持肃穆，就像外婆要求她的那样。她跟每个人都紧紧握手。最后陪着她走出来的是一位邻居。

这位邻居在墓地门口停住，在阿达的额头亲吻了两下，什么都没说。阿达很想快点逃走，仿佛身后的土地正在崩塌。

她慢慢关上了车门，呼吸着芳香剂的味道，又一次感到想呕吐。她把头后仰，这是外婆教她的，这样恶心的感觉就会慢慢退去了。

她回想马泰奥说过几次他要出门。原来他并没有出门，他是去朱莉亚那里了；他和她上床，两个小时后又和朱莉亚去挑选芍药；原来他没有一段正在结束的关系，他有朱莉亚，他们要结婚。

谁知道他们俩睡觉的时候会不会互相拥抱；谁知道他在夜里会不会到处找寻朱莉亚的双手，就像找寻她的一样。阿达觉得那个马泰奥不会选择的戒指，正是他挑选的。他到底是谁？那个在家里穿着超级英雄T恤等她的男人到底是谁？他真的存在过吗？

就在忍不住要呕吐出来的前一刻她及时打开了车门，喉咙里还有马泰奥早上泡的茶的味道。外面的空气很清新，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空气中的寒冷使她清醒了一些。她坐回车上，随便开进某一条路。

外婆有时也会这样，漫无目的地开着车，随阿达指挥在哪里拐弯，度过一整个下午。阿达此刻只选那些没有红绿灯的路走，她无法停下来。

她不知道要往哪里走，她没有勇气回到外婆的家中。她无法思考，无法想象自己不能回到医院去，不能跑到防火楼梯那里等着朱莉亚，不能再直视她的眼睛。她也不能去阁楼那里了，那个她无比熟悉的地方原来只是属于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的窝藏点。镜子什么都是不存在的，马泰奥也不存在，等她回去的怀抱也不复存在。

外婆走了，躺在了墓地里。石灰抹在墓穴上的声音不断提醒着她这一点，

外婆已经离她很远了，再也不在了。

外面开始下起倾盆大雨。阿达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打开了雨刮。她试着平静下来，深吸了一口气。她感觉自己就像在用手臂扶着破旧的柱子试图让它支撑起来一样。她一边这么做，一边加速。车子变得有些不稳，但她毫不在意。突然，她觉得要是一切都塌陷下来，扬起巨大的灰尘，似乎是种安慰。有句话这么说，你可以永远留在尘雾里，不用管尘埃落定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甚至借此引发一场地震，这样就没有人能够逃脱了。她不停地加速。

有辆车正从停车场里开出来，开车的人没有看到这辆菲亚特600。阿达没有地方可以避开。她知道在大雨中这么快的速度不能急刹车。她很会开车，知道既然不能急刹车，那就先减速，慢慢踩刹车。

于是她减速，微微踩了刹车。

接着，她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事外，站在好几米外的地方，看着她的车和她的身体继续前进。

一切似乎慢了下来，但冲撞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她觉得现在自己正站在肩膀后面看着这一切，听到外婆在对她说，一切都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她想着，等着碰撞的到来。

33

警察用手拍着车窗，阿达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他是想让自己下车。他身后是一位医护人员和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应该是另外那辆车的驾驶人，就是她没看到自己正开过来的。她站在那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几个路人停下来，看着那辆菲亚特600。

碰撞的时候阿达是闭着眼睛的。当她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只能把膝盖抬到胸前，低头，然后保持不动。她最后停在了乘客座椅上，车子应该发生是180度掉转了。

阿达一动不动，什么也不想。仿佛这样，这一刻就可以化作尘土随风散去。她可以一直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外面雨停，这样围观的人也没兴趣等着她从车里出来了。也许一天之后，每个人只顾着忙自己的事情，就会把她和她的车忘记了。

警察正在喊着什么，手里指着发动机冒出来的烟。他担心车子会燃烧起来，但阿达还是不想动，医护人员和那个女孩也没动。“你们走开”，阿达想说，“就让车烧起来吧。”但他们站在那里，于是阿达下了车。

她看着那个女孩，但那个女孩就像没看到她似的。“她可能死了”，这是阿达唯一能想到的。她想，她可能撞死了那个女孩。

医护人员挽着阿达的手臂，扶她到救护车里。从车里阿达依然能看到外面的一切，警察、女孩、围观的路人。她甚至觉得自己可能在汽车打转时把他们全部都杀死了。至于她还活着，其他人也还活着，对阿达来说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如果外面的灯光能换个角度，也许这一切看起来就会变得真实了。不管怎样，阿达心中的愧疚感却是一直存在的。

医护人员正在安抚她：“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可能撞死某个人了。”阿达想，“外婆死了，而我爱的那个男人正要跟那个救我外婆的女人结婚。”

“一点儿事都没有。”医护人员重复着。

警察看着救护车远去，他的同事已经打电话叫工具车来了。这辆菲亚特600唯一完好的似乎只剩下芳香剂的味道了。他坐进这辆车，整理了一下案情需要的文件，等下工具车来了就要用到。车里的工具箱打不开，在乘

客座椅上警察发现了阿达的手机。他拿起来，查看拨出记录，里面只有一个号码，于是他拨通了这个号码。

34

马泰奥在葬礼结束后把朱莉亚送回去上班。开车时，他握着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比以往放得更久。当车开到距离医院门口不远的地方，朱莉亚问他什么时候走。她已经很久没有问过他这种问题了，他于是回答他马上得出发了，在那边睡一晚，第二天早上去开会，然后在第三天傍晚的时候回到家里。这一次，他不需要说谎。

朱莉亚亲了一下他的脸颊：“慢点儿开。”

“一定。”他回答。

他确实开得很慢。当他开上高速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

他想象阿达一个人待在墓地里的样子，也许他至少应该去那里见她一面。他本来可以帮她一起完成这些烦琐的后事的，只是之前已经跟她说过这次出差很重要了，他没必要跟她说谎。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不需要跟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说谎了。或者说，以前还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想，他得好好思考一下他还能这样下去多久。

刚才在教堂外面，他接到朱莉亚后就迅速地离开了。他想他应该安然逃脱了被发现的危险。每次他遇到有惊无险的事情时，总会忍不住笑起来。以前在学校时他也这样，物理老师正在讲着某个他听不懂的知识点，他突然就笑了。他知道他笑得莫名其妙，只是他控制不住自己。

不过，现在他却一点儿都笑不出来。自从他跟阿达在一起后，感觉就像在电影中的某些抢劫现场，只要人质按照抢劫犯的要求去做，就不会有危险。他说不清谁是抢劫犯，谁是人质，但总之只要大家都按照规矩来，就不会有事。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朱莉亚，跟她在一起感觉就像开在一条垫了棉花的铁路上，速度令人舒适；他们也从来不需要询问彼此旅途进行到哪个地方了。

而且他从没想过要伤害她。他就像电影里的那些抢劫犯一样，不会伤害任何人，但他尤其不愿意去伤害朱莉亚。

有时他不太相信，自己能不伤害到任何人。有一次他甚至跟阿达讲到了另外一个女人这个话题，但他并没有什么都承认，只是说他有一段正在结束的关系。当他跟阿达保证他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时，阿达说：“你正在伤害我。”她说得很小声，他无言以对。

他正在伤害阿达，这点毫无疑问，但他是不会去伤害朱莉亚的。朱莉亚对他来说，就像是身体的某一部分，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你怎么可能去伤害自己的胳膊或者大腿呢？但你也不会一直注意着自己的胳膊或者大腿，除非它们出问题了，折断了，然后你才会感觉到疼痛。这么说来，他身上的那部分朱莉亚可能出了什么问题。

这一定是阿达的错。阿达就像是一道绷带，让他推迟去看医生的时间，以至于错失了承认自己身上有些地方出了问题、甚至某个部分已经坏死的最佳时机。

突然他想咒骂阿达。

有一次他读到这么一篇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个小男孩从小喜欢往一个小女孩身上扔石子的故事，但那个小男孩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长大后当他想起这件事，他才明白他扔石子的原因是这个女孩子太漂亮了。阿达也是这样，太漂亮了。漂亮到让他想往她身上扔石子。每次他们在一起，然后阿达有事离开后，他都会难以平静下来。于是他只能盯着大门看，等着她回来。而一旦她回来，他都会马上上前抱住她。

家中的每个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爱的痕迹。他甚至想吃掉她，这样就可以永远和她在一起了，不用忍受思念的痛苦。因为就算阿达离他只有一米，就算握着她的手，他还是觉得她不在身边。他必须时时感受到她的呼吸和她的身体。他没试过毒品，但他相信吸毒就是这种感觉。认识她的这几个月里，当他在外面为工作忙碌时总想着回到她身边去，开车时总忍不住打电话给她，就算只是听她说句“嗨”也情愿。

他看了看时间。这会儿阿达应该已经结束墓地里的事情了，也许可以打个电话给她了。

高速公路上的车渐渐变少，大家都下去吃晚饭了。这是他最喜欢的时刻之一，他喜欢看着一家人下车，一起去路边的服务区吃饭。每次看到那些蹦着跳下车的小孩子他都会觉得很开心。有一些母亲总是神色紧张，担心行李的空间不足，或者不得不迅速地整理好行李，而她们的丈夫却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不过马泰奥很少注意到这个，他只是看着那些紧跟着小孩一起出来的母亲。他会待在那里看很久，停在服务区的停车场里等着这些母亲出来。

当他看到阿达的来电，心里开始责骂自己没有主动打电话给她。于是他开始寻找自己没有打电话的理由，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在一秒内立即编造一个。有一次他甚至假装车上有位外国的同事，跟阿达说他不好让这位同事不得不跟着听这通他听不懂的电话。他还假装过正在参加某位同事的婚礼，跟阿达细细地描述婚宴上糖果盒的样子。他总是能随口编出这样的话。

不过这次，他脑中却什么都编不出来。他接通了电话，说“喂”的时候努力让自己的语调显得不那么兴奋，但电话那头却没有传来阿达的声音，而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马泰奥听不清这个男人在说什么。他的话他听得有些迷糊，但他听到了“对准”这个词。当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恐吓电话时，大脑有些转不过来，不知道该停车还是加速。

“阿达在哪里？”他大声喊，“告诉我阿达在哪里！”

“她被送去医院了。”

“哪个医院？”

让他保持冷静的警察终于不再说话了。马泰奥挂断电话，心里开始计算距离下一个出口还有多远，大概还要开多久才到医院。

他打电话给秘书。这个时间他的秘书已经关机了，他很高兴听到电话转到语音留言。

“明天我不能去洛桑开会了，你重新约一个时间。祝你晚安。”他机械一般的说话，就像留言机里的声音。

在驶向高速出口的下坡路上，马泰奥想起了某个夜里阿达让他做出的保证。她要他发誓一定要让他的头保持完好无损。当他以可能足以违背誓言的速度冲下坡时，心里后悔从来没有让阿达要小心。

他想打电话到医院的急救中心，让阿达接电话。如果能够听到她的声音，他就能知道她还好不好，有没有惊吓到，是不是完好无损。

他开始担心阿达是不是需要开刀。他想起有一个早上，阿达坐在茶几上准备给他刮胡子。她弄的刮胡泡沫十分浓密，看上去很专业。可是当她拿着刮胡刀在手上的时候，变得局促不安，动作缓慢。他倒是无所谓，因为阿达只穿了件衬衣，光腿坐在他面前，环着他的腰。他乐意花上一辈子的时间都这么刮胡子。他细细看着阿达的眼睛，发现这双眼睛原来是那么湛蓝，当它们只盯着他看的时候真是太美了。

“不好意思，我太慢了。”阿达说，“我怕刮到你。我不想看到血和刀口，还有皮肤被刮破的样子。我很害怕。”

她把剃须刀还给马泰奥，让他自己刮完。马泰奥没有听她的，他把剃须刀放下，把胡子上的泡沫用毛巾擦掉，然后把阿达的脸捧在手心，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直到失焦为止。他亲了亲阿达，又继续盯着她看，手依然紧紧地捧着她的脸和头发。

当他即将进入她的身体的时候，却没有勇气看向她了。他把自己的头藏在阿达的颈窝里。他也不看镜子，什么都不看，就像好几次他潜到水下一样，紧闭双眼，屏住呼吸，等待着虚无感向他涌来。然后，他会突然产生一种跌落的错觉，尽管他从来没有在水下跌倒过。这种感觉反而会让他觉得仿佛在水里飞了起来。

马泰奥希望，在碰撞过程中那辆菲亚特600没有变成一把刀刃。一想到阿达会害怕，他就烦躁起来。每次阿达一害怕，就会失去平日的光彩，目光变得散漫黯淡。

他应该跟她说要小心的，每次一有机会他就应该提醒她的。她听他的话，一向都听。如果他之前跟她说过，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故了。

直到此刻马泰奥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把阿达置于现实之外，以为她不会受到各种伤害。他现在十分担心阿达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这一切都是真的，担心是真的，阿达是真的，两人在一起好几个月是真的，他很快要结婚也是真的。如果到最后他不能像电影里那样，保证每个人都不受到伤害，那所有的罪过都是他的。

35

医院里，医护人员坚持要用轮椅把阿达送到诊疗室。阿达拒绝了，她表示感谢后自己走了过去。在那里，医生指给她看她右腿上的整片血肿，她才注意到，仿佛那不属于她身体的一部分。她坚信没什么大问题。当医生要求给她做全身的检查时，她想说不需要了。但她知道，那只是他们的工作，于是她任由他们摆弄，尽量不添麻烦。

在休息室里，每个担架床之间用布帘隔开。有的布帘没有拉起来，因此阿达可以看到旁边的人。对面的床上躺着的是一个男孩子，年龄与她相仿，或者更年轻一些。他正在睡觉，坐在旁边椅子上的可能是他的母亲。她双手互相摩挲着，看上去无所事事。当她看向阿达时，阿达朝她微微一笑。那个女人也笑着点了头，但随即又把目光转回到自己的手上。

“去别的地方，”阿达想，“也改变不了什么。”曾经她是病人身边的人，现在她自己成了病人，连家也不能回了。碰撞时她希望扬起的灰尘能掩盖一切，结果却什么都没有掩盖住。现在她觉得一切更脏了。

她想她应该打个电话给朱莉亚，把一切告诉她。这是她的责任。有没有可能朱莉亚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呢？马泰奥说谎的水平有多高呢？现在阿达只知道，朱莉亚必须知道这一切。她不能跟一个她不了解的男人结婚。朱莉亚是一个必须掌握全部信息之后才能做出决定的人，每天阿达在病房里看着她一直如此。在她用自己的双眼了解全部细节之前，她从来不会给出什么结论。现在，轮到阿达把所有细节摆到她的眼前了。

阿达感到右脑太阳穴上一阵疼痛，痛到她闭上了眼睛。她把手放到疼痛的地方，摸到了一块肿块，像是皮肤擦伤后产生的。她之前并没有注意到。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在诊疗室里医生检查她的瞳孔检查了很久。他们问她许多无聊的问题，比如她叫什么名字，她在哪里，等等。他们还问她今天是几号。“今天是我埋葬我外婆的日子。”她想这么回答。也许是因为那个肿块，也许是因为她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医生准备让她做个CT。

当阿达知道他们要她做CT时，她感到有些内疚。其实是不需要的。她知道有多少人为了做肿瘤相关的各种检查要在医院外等待多久。她想说：“我把我的位置让给他们中的某个人吧。晚上也没关系。”她知道总有人在家里焦虑地等待着结果，等着知道身体里潜伏的怪兽已经生长到什么程度。

闭上眼睛让她感到一阵恶心。他们给她留了个纸袋，让她如果恶心程度加剧就告诉他们。其实从那天早上起她就一直有恶心的感觉了，跟头部的撞击没什么关系。

她又继续想：“如果我没有认识马泰奥会怎样呢？”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几乎天天做爱。她能够从他睡觉前的呼吸、闭眼睁眼的样子、高潮前的一刻，知道他累不累，心情好不好。但这就足够了吗？

朱莉亚和他睡了多久呢？十年？更多还是更少？这些事情她也知道吗？她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吗？这到底是谁的错？是阿达自己错了吗？还是朱莉亚错了？也许她们两个都没错。也许错的是马泰奥。

就算阿达拼命想把头甩掉，恶心的感觉还是没有过去。

一位护士跨过拉在一旁的布帘，问：“您感觉如何？”

阿达试着坐起来，想起之前外婆每次都会这样。每当她看到外婆半坐着，靠在九号病房里的床上时，都会以为她好一些了。其实并没有变好，她现在才知道，她只是在努力展示她并不拥有的力量。她不想让身边照顾她的人露出担心的眼神，不想被他们发现她的情况很糟糕。

“我很好。”阿达回答。

“您有感到恶心吗？”

“没有。”

“有需要的话就叫我。他们跟您介绍过那个按铃吗？”

阿达点点头。他们跟她说那个按铃的时候，她并没有看，但她知道在哪里。当护士走远时，阿达听到从某个地方正传来叫她名字的声音。她立即辨认出了这个声音，尽管被各种器械折射后显得有些失真。

就像有些动物在觉察到危险时所做的那样，阿达听到马泰奥的脚步声后，决定保持静止不动。她决定不显露出任何她发现了真相的迹象，她想看看他还能伪装到什么程度。

当他把阿达床边的帘子拉开时，阿达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笨拙的样子。他把手撑在床沿上，就像那些父母极力掩饰自己第一次看到孩子摔倒时的恐慌模样。他看到阿达意识清醒，目光警惕，还有，完好无损。

“你是怎么弄的？”

他的眼光久久地停留在她的右脑太阳穴上。

“不严重。”

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她感觉也有些失真。一定是因为僵坐太久了。

“你为什么要开那么快呢？”

“我没有开很快。”

“你就是太快了。没有人开车速度不快就可以把柱子撞倒。”

阿达忍不住一直盯着马泰奥的蓝色西服，在脑海中想象着这件衣服挂在朱莉亚那些高档大衣旁边的样子。不能动弹的感觉压得她开始喘不过气来。

“没什么事情，你可以回去了。”

马泰奥从床尾走到床边。

“我取消了我的会议，我没什么地方要去。”

“真的。”阿达说，她第一次觉察到自己声音里的裂缝正在渐渐变大，“你可以回家了。”

马泰奥看着阿达，仿佛隔着一层水幕。

“我不是从家里来的，我是从高速路上过来的。”

他并没有说谎，但他的出现使得之前说的话似乎是个谎言。他把手放在阿达右脑太阳穴的肿块上。

阿达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人的皮肤细胞会不断更新，一寸一寸地，每十年完全更新一次。她当时在想，假如十年后你拥抱某个人，那么这个人的皮肤跟十年前相比没有一片是相同的。马泰奥可能一夜之间就完全经历了这个变化。现在阿达的皮肤对他的触摸没有一丝反应，几个小时前他的身体还是她唯一的安身之处，此刻她对它却变得极为排斥。

“你听着，我现在很好，真的。你不需要留在这里了。”

“我早上本来很想陪着你的，至少陪你到墓地那里。我不应该那么快出发的，你也应该小心一点儿的。”他把大拇指放到阿达的太阳穴上，“真是好

大一块肿块。我应该让你答应我，要让你的头完好无损的。”他一边说着，一边嘴角微微扬了起来，然后他看着阿达，等着她的脸上露出明了的神情，“来，答应我。”

阿达摇了摇头，企图用静止不动来对抗这种威胁感。马泰奥就像被彻底揉碎后用劣质产品重新塑造了似的，看起来像他，却又不是他。她无法再用以前的方法来辨认他，对他却也不是完全陌生的感觉。

马泰奥拉起她的一只手，放到鼻尖上。

“来，”他呢喃着，“向前，直到我说停为止。”

阿达把手拿开，眼睛转向别处。她就像动物一样，意识到了在危险面前光靠静止不动是不够的。她心中的恐惧变成了恼怒与反抗。

“你来这里做什么？”她的声音里带着即将爆发的哭腔。

“是他们叫我来的。他们说你把车撞坏了，车头掉转了一百八十度，还撞倒了柱子。你说我怎么办？”

“你得回到她那里。”

“我没在她那里，阿达，我在半路上。你知道我几乎不在她那里过夜的。我只在你这里过夜，我想你的时候就来找你。”

“你他妈的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小声点儿。我就想在这里，好吗？我就想待在这里。”

“回她那里去。”

“小声点儿。”

“我不管。你快走，去朱莉亚那里。”

威胁的意味彻底暴露在马泰奥的眼中。护士果断地将布帘拉上，把阿达和马泰奥与病房的其他人隔离开来。

“还好吗？”护士问。

“很好。”马泰奥回答。

阿达心想，这世上所有人都是这样，不管情况多糟，只会跟别人说“很

好”。其实他们应该先把手头的事情做好，在明摆着不好的时候就不要说“很好”了。

她以前从来没想过这种事，她曾经在别人说“很好”的时候以为真的很好。但现在，她再也不相信了。

36

过了一阵子，阿达才慢慢平静下来。马泰奥一说完“很好”，她便开始哭起来，喊着一切都很不好。她甚至把双手都压到马泰奥身上。他没有闪躲，只是尽量让她不要过于激动。护士想给阿达打一针镇静剂，但阿达说她不需要，她会自己冷静下来的。

慢慢地，阿达自己冷静了下来。然后她又想起马泰奥马上就要结婚了，而她自己背叛了朱莉亚。她握紧马泰奥的手腕，用力地掐住他，力气大得让马泰奥吃惊。

“你怎么会一直待在教堂外面？”

马泰奥一直重复着让她冷静，阿达脑中想到的却是以前当她讲着朱莉亚的时候，他竟然装作毫不知情。她想，也许朱莉亚也讲过自己，他也一样佯装不知。她得尽快把事实跟朱莉亚讲清楚，当晚就讲。当阿达想着这些事的时候，又开始哭了起来。

哭喊的冲动渐渐消失了，是马泰奥最终让她安静下来的。他答应先处理完医院的事情，然后他会把一切安排好的。阿达说不需要安排什么，只要把真相全部告诉朱莉亚就好了。于是马泰奥说他会按照阿达说的去做的，但现在她得先去把CT做完。

CT的结果出来，一切都没问题，于是阿达可以出院了。医生想让她再留院观察一夜，但阿达拒绝了。

对马泰奥来说，说服阿达跟他上车比让她冷静下来更难。阿达不太记得车祸的细节了，马泰奥把他知道的一切都讲给她听，比如她的车是怎样撞上另一辆车，然后车头尾调转一百八十度，最后又是怎样被挤压变形的，等等。

“你知道那辆菲亚特600现在在哪里吗？”阿达问。

“知道。”

“带我过去。”

阿达把鼻子顶在修车场的护栏上，一辆辆寻找着外婆的车。

天快亮了，马泰奥像往常一样找到了烟，抽了两口。他想，阿达是想通过车弄清楚发生的事情。

“我不可能在完全没注意到的情况下把一辆车撞成这样……”

“要么她刚从停车场出来，要么她换了车道。”马泰奥跟她解释，他跟阿达一样，把脸压在护栏上，“如果是你撞了她，那你的车头会有痕迹的，但现在痕迹却在车身和车尾。”

阿达把鼻子从护栏上挪开。马泰奥清晰的思路和果断的态度让她无法招架，而他在家里时，却总是显得那么迷糊。

不过现在这一切都没用了。她看着马泰奥把领带松开，心想他竟然从昨天起就一直系着领带到现在。她重新上了车，疲倦和痛苦都纷纷消失了，连恶心的感觉也没有了。她现在只想把一切处理好，不管结果如何。

当马泰奥把车窗打开时，从他喉咙里吐出来一丝烟气。阿达以前从来没注意过这个细节。

“我们回家。”她说。

阁楼的地板上光斑累累，早晨从窗外透进来的阳光让人几乎无法睁眼。马泰奥很快把窗帘拉上，把外套脱掉丢到床上，然后他又把领带和衬衣脱掉，接着套上一件T恤，T恤上面没有印那些超级英雄，什么都没有。阿达冷眼看着他，就像在看一场魔术表演，对他毫不信任。她等着他卸下伪装。

在这个几小时前阿达还认为是他们共同的家里，马泰奥显得有些不自然，似乎无形的压力正在缓缓到来。发生变化的不是他们的行为，而是节奏。阿达此刻才意识到这个事实，而且在这顿悟之间，她似乎又重新看到了马泰奥之前的样子，在被她目睹他和朱莉亚一起离开之前的那个样子。右脑太阳穴上的肿块似乎正更用力地挤压着她。

“你现在得休息。”马泰奥对她说。

“我们现在得谈一谈。”

“我们会有时间谈的，我哪儿都不去。”

他的声音也发生了变化，听上去就像在背诵一段话，或是刚刚结束一段朗诵。阿达不知道是她迫使马泰奥拉开了幕布开场，还是好戏已经结束，一切都是在幕后发生的。

“你想这样继续多久？”

马泰奥想，他并没有期待能持续多久，但他没回答。他盯着窗帘，想着怎样把道歉说出口。他真的感到很抱歉。但他知道，就算回到认识的那天晚上，他也不会让阿达一个人从咖啡厅里走掉。不管是那晚，还是别的晚上，他都不愿意让她离开。当他看着阿达，脑海中只浮现，他不想让能带来幸福的她就这样离开。

他没有想起朱莉亚。他错了吗？他知道自己错了，但他不知道说什么，他只是知道自己错了，仅此而已。他只能说，对不起。

阿达连珠炮弹似的问问题。她问他是如何在和她做爱后又若无其事地回到朱莉亚旁边，问他是否知道朱莉亚曾经多么幸福地展示他送的戒指。

“你现在得好好说一下。你要是不好好说，我自己会处理的，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

马泰奥没有理会阿达的威胁。他坐在沙发上，看着她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出来，丢到地板上。阿达收拾东西的时候毫无章法：她先是从浴室开始，把所有东西都丢到床上；然后她又停下来看着那个放在小板凳上的潜水员头盔。

她不知道朱莉亚有没有跟马泰奥转述她们在防火楼梯里的对话。她想象马泰奥听着她讲述那个可怜的女孩子的样子，一个正在失去自己的外婆、给刚认识不久的男人准备可笑的礼物的女孩子。她知道朱莉亚不会用这样的字眼，但她看待阿达的眼神就是如此，仿佛阿达是一个即将消亡的稀有动物。阿达了解那样的眼神，那个眼神仿佛在说你可以不同，但正确的标准在她那里，你永远不懂。自从外婆带着她穿上自己缝的小围裙，她就懂得那个眼神的意味。她曾经以为，在学校里小女孩都应该穿红色的衣服。但其实，那时候的女孩子穿的都是粉色的衣服。同学的妈妈们看到阿达穿着那样的小围裙，都会笑着抚摸她。她们抚摸的时候，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在阿达讲马泰奥的事情时，朱莉亚心里想的又是什么？阿达甚至没有勇气问马泰奥，他是怎么想她的？她走到头盔边上，把它拿起来重重地摔到桌子上。她想把它弄坏。

小时候，她一度也这样对待外婆做的小围裙。她喜欢外婆为她做的一切东西，觉得它们与众不同。但很快她为自己的这种喜欢感到羞愧，想要把这

些东西都毁掉。只是当她开始把小围裙弄坏时马上就后悔了，然后对这些东西的喜爱之情就更深了。

马泰奥夺回了她手里的头盔，头盔正面的玻璃已经碎了。阿达还在喘着气，马泰奥试图抱住她，他一直在说对不起。阿达不听。她听不见他说的话，也感受不到他的拥抱。她脑海中还在回响着头盔撞在桌子上的声音，那个声音与她以前听过的所有声音都不一样。她想起了母亲离开她时的感觉。她以为母亲的抛弃在她心中留下了唯一的裂缝，她以为不会再有别的裂缝。可是如今，先是外婆，后是马泰奥，都让她的心碎成了碎片。每次小小的别离，都让这些碎片变得更加粉碎。

她把所有东西都装到一个塑料袋里，有牙刷、他喜欢的味道的面霜和几件亮色毛衣，然后把塑料袋打了个结。马泰奥送她的蓝色赛艇服她留在了床上。

“你应该告诉我的。”她想喊，但像在噩梦里，声音卡在喉咙里发不出来。她拿起袋子，往门外走。

马泰奥追上她：“告诉你什么？”

“说你正要跟她结婚。是她。”

“说了又能怎样呢？”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无奈的冷静。

“至少我们可以结束。”阿达摔门而出。

“你以为我们真的可以结束吗？”马泰奥问。

当门被重重地关上时，马泰奥心中一片茫然。他只知道，他们之间不可能结束。

37

外婆家里弥漫着一股饭香，仿佛有人刚做完饭，屋子里热气腾腾的。阿达把门关上，她很想把这股味道永远留住。天还没黑，但她早早就把百叶窗拉了起来。外婆以前就是这样，天黑之前就把百叶窗拉好，然后把屋子里的小灯都打开，比如厨房和走廊里的罩灯。整个家里从来不会彻底暗下来，但也不会完全敞亮。阿达很喜欢这种半明半昧的感觉，房间里看上去就像童话般朦胧。她从来不会感到害怕，因为她知道外婆就在旁边。

信箱里堆了一些广告页和账单。阿达把广告页都扔了。她看了看账单，上面的数额都不多，因为这几个月家里几乎没有住人。外婆给阿达存了些钱，这样至少一段时间内她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但阿达还是为此担心起来，仿佛这是对外婆的一种纪念，是家里的一项传统，因为一直以来外婆都会对账单十分操心。

阿达读着账单，心想得找个时间去把所有账单的收件人名字做个更改。马泰奥之前觉得他必须好好跟阿达介绍账单之类这些烦琐的事情，尽管现在阿达觉得这也是没必要操心的事。马泰奥时常觉得阿达自己搞不定这些事情，但又让她不用担心，因为有他在。这种语气让阿达觉得自己像只被遗弃的猫，一只他永远不会带回家的猫。

于是阿达决定先从处理账单开始，她需要找到那个服务电话的号码。她知道就印在某个地方，带有一个电话的标记，但她就是找不到。她想，要是真的找不到，那就得一行一行地仔细去阅读账单上的文字了，而这是她最不愿意做的。后来她终于找到了。电话里那个机械而客套的声音让她输入用户密码。阿达没听清她的指令，但她知道密码。于是她输入了第一个数字，这时电话里重复了一次这个数字，以示正确。阿达把电话从耳朵边上拿开，输入第二个数字。她不想听到那个声音一直重复她输入的内容。然后这个训练有素的声音提醒她出错了。于是阿达重新输入密码，一个一个按得很慢。她的食指指着账单上的数字，另一只手按着电话。但在电话里传出“您输入的密码错误”前，她就知道自己又输错了。

“错误”，这个词在阿达的头脑里不断重复。这个词她听过很多遍，尤其每次跟一连串的数字、字母或信息有关时都会出现。她一向做不好这些事。有人跟她解释说，她这是缺乏瞬时记忆的能力。不管距离她看那串数字或字母才过去千分之几秒，她就是没办法记住并复述出来。他们说，这是一种“读写障碍”。

当电话里的声音再次提醒她输错时，阿达决定不再听她的了。她也不再试

着记住那串数字了。她开始不管电话提示，用自己的规则胡乱按一些数字。她总是这样，每次达不到别人要求的时候，就不管不顾地给自己定下新的规则。

她从上学时就开始这样。一开始，她什么都做不了，学校里的各种要求对她来说都太难了。写字母、给字母排序、大声朗读字母和音节，她都做不到。于是，她开始在作业本上自己写写画画。她给自己定了规则，从不出错。她称这种练习叫“逃避游戏”。老师发现后，告诉了她的外婆。没有人跟阿达说过，但她知道，在他们心中对她的各种揣测里，最善意的莫过于说她是个聋子。从没有人当面说她“笨”，但她从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眼光里读出了这个意思。

外婆带着她去看了许多耳鼻喉科的医生。当然，要见其中某些医生，得排很久的队，走很长的路。有一些就还好。但这些医生都会让阿达坐在一个屋子里，让她戴上重重的耳机。阿达对此倒是不反感，因为她觉得她就像外婆看的电视节目里那些答题选手一样，但她不喜欢的是医生们总要问她们为何而来。外婆每次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有时说阿达上课不能认真听讲，有时说只是做个简单的检查。到最后，她们也数不清到底看了多少医生。

还有一点让阿达不喜欢的，是医生们到最后都会说阿达的听力没有问题。外婆对这个结果感到宽慰，但依然高兴不起来，因为如果阿达不聋的话，那就是笨了，尽管并没有人直接这么说。阿达希望有个医生可以诊断出她听力有问题，于是她故意在检查中犯错误。就算如此，他们依然没有得出耳聋的结论。

学校里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到了二年级，情况甚至更糟糕了，因为学生需要大声朗读短语或是到黑板上书写。阿达最讨厌黑板，因为每次她上去全班都会异常地安静，至少她是这么觉得的，然后她就知道她肯定写错了，犯了一个令全班都安静下来的明显错误。一开始没人告诉她，他们都希望阿达能自己发现错误。阿达很想说她知道错了，但她不知道错在哪里，于是她只能沉默着，直到老师让她再仔细看看。她努力地看了看，却什么都发现不了，只能站在那里装作一直看着，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这时老师通常会站起来，把明显的错误指给她看。老师以为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她把错误指出来，阿达就能轻松地把字母正确排列。但其实这对阿达来说一点儿都不轻松，甚至更难，因为她知道错在哪里了，却没办法辨认出来。其他同学开始嘀咕起来，听不到老师正用手指敲着黑板上错误的地方。对阿达来说，手指敲黑板的声音很大，尽管没人听得到。这么大的声音，却一点儿都不像那些美妙的开始的声音。

阿达听到这个声音后就僵住了，然后她开始了自己的“逃避游戏”，这样她

的答案就都是正确的了，因为规则是她自己定的。之后每当外婆问她在学校里怎么样时，阿达都有砸东西的冲动。

终于有一天，老师把外婆叫到学校，告诉她阿达的情况不太好。她给了一个医生的名字，于是外婆立即带着阿达去找这个医生了。阿达马上就明白这个不是耳鼻喉科的医生，因为他那里没有小屋子也没有耳机。他问了外婆很多问题，也问了阿达很多问题。他看了看自己的笔记本后，说他几乎可以断定，阿达患的是“读写障碍”。医生解释说这个不是病，因此是不能治愈的，但外婆听了之后放心了许多。阿达想这对她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她只是读写有障碍，而不是笨。但她很快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不管是笨、读写障碍还是耳聋，她永远是那个无法辨认错误、站在黑板前无能为力的小女孩。

老师跟阿达说，尽管如此，她还是应该学着阅读。老师给了她一本《小妇人》的漫画，说这样读起来会容易一些，然后还给了她一个拥抱，但阿达决定自己阅读完整的版本。她从学校图书馆借来原版书，却发现无法在图书到期前把它读完。在还书的那天早上，外婆一边给她准备上学的东西，一边读给她听。

外婆接受了阿达无法像其他小孩一样正常读写这个事实。她也许会一直犯错误，但她知道，总有一天在学校里、在生活中，阿达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她相信阿达会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外婆对阿达能做好的事情充满了耐心，她总是让阿达慢慢去完成，尽管有时这些事情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还会占用阿达写作业的时间。

慢慢地，这些错误对阿达来说已经不太严重了，尽管有时考试得到的分数依然让她很有砸东西的冲动。她努力让自己相信，在字母和数字这件事情上，她必须接受自己的头脑与别人不同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会对她一辈子造成影响，但并不是那么严重。

那个“逃避游戏”常常很有用，可以让阿达快速地度过一些她不想理会的时间，比如当她是唯一一个犯错误的学生时。

但现在，这个游戏不管用了。她愣在那里看着自己的错误。朱莉亚就像老师一样，多次用手指着她的错误，她却从来没有发现。不过现在她很想把这件事看个仔细，她想知道马泰奥能用编出来的话欺骗她多久。

就像小时候站在黑板前一样，阿达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什么都看不清。不管有没有那个“逃避游戏”，所有人都会失去耐心，不再等着你自己去发现

错误。电话里那个机械的声音，也不再说话了。

以往此时，外婆就会拿出她的积木或玩偶。积木和玩偶阿达一向都玩得很好。她能编上完整的故事，搭好整个虽徒劳无益却色彩缤纷的建筑。当她做着这些她擅长的事情时，她就会忘记自己在读写方面是多么差劲了。

那个机械的声音停止了。阿达听着电话里的沉默，然后结束了通话，把话筒放回原位。

外婆的衣柜里全是叠得很乱的衣服。外婆一向觉得衣服叠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干净；而阿达却很擅长叠衣服。于是她把衣服都拿出来，每一件睡袍、每一条长裙，都仔仔细细地重新叠好。她等着，就像站在黑板前一样，她相信很快别人就会忘记她犯的错误了。

38

之后的几天，马泰奥变得警惕不安。每次手机一响，他都要先喘上一口气，似乎即将鼓起勇气完成人生的一次跳跃。当他发现打来电话的既不是阿达，也不是可能已经从阿达那里知道真相的朱莉亚，就会觉得又重新找回了理智，不禁笑了起来，就像那天在教堂外等着特蕾莎的葬礼结束去接朱莉亚那样，以为自己安然脱险了。

他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每次的哑然失笑与警觉躁动，都会使他变得更有效率。他的销售业绩比其他任何人都好，比以往每个星期都高，每个客户都要约见他，他也乐此不疲地接受每个邀约。他的岳父，也是他的上司，每次都抓住机会拍拍他的肩膀，在同事面前夸奖他，仿佛他是一只珍稀动物，而他作为他未来新娘的父亲，有幸发现了他的潜能。

在阿达未跟朱莉亚如实相告的日子里，马泰奥觉得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平静，他知道日后这场暴风雨是不可避免的，却不为之感到害怕。他等着一切被和盘托出的一刻，但他拒绝成为推动这件事情的主导人物，尽管这样看起来像个十足的懦夫。也许会有转机的想法使他远离了愤怒与焦虑。

先打来电话的是阿达。电话里的她一开始很平静，但当她说完她需要他，需要沟通后，就哭了起来。

他们必须见面。不管是在阁楼还是在高速桥下，对她来说都一样，但是他们必须见面。他说好，丝毫没有想要讨价还价的欲望。这种迁就感让他卸下了所有的不安。

阿达还留着阁楼的钥匙，所以她坐在里面等着他。马泰奥匆忙地冲到家里，打开门，又迅速地把门关上。

阿达向他奔去，而他没有给她留下说话的时间。和她重逢带来的紧迫感，使他和衣就想占有她的身体。他脱去她的衣服，一寸寸抚过她。每一次撞击都像是一场无尽的追逐，只要追上了又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在追逐中从来都不认输。

不管结不结婚，阿达对马泰奥来说都是那个想回去的地方。他永远都要追

赶她，但也永远都追不上。

这一次角逐很快就结束了，他们俩都没意识到。阿达只觉得马泰奥的动作带着怒气或是恐惧，不管是哪种，她都以更差的表现迎接他。她每次总是状态更差的那个，并且觉得这种态度对她来说是一种优势。

两人都没有说话。然后阿达打破了沉默，她说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你要么选我，要么选朱莉亚。”

他没有回答。他很惊讶阿达总是把事情区分得泾渭分明，仿佛这个世界非黑即白；而他却总喜欢站在中间地带，然后选择说谎。

阿达对这一点无法理解：“如果你不说的话，那我就去跟她说了。”

她穿好衣服，摔门而去。

回到朱莉亚家里，马泰奥想用温顺来补偿她，但却发现他做不到。那天晚上和他未来的妻子在一起，他极少点头，基本都在和她对答。

几天后的晚上当朱莉亚拿着特蕾莎写给阿达的信回到家里时，他也是如此。那封信是一位护工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的。

“他们已经发现了很多天了，居然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你觉得这不是很奇怪吗？”朱莉亚跟他讲完整件事的经过后问他。马泰奥说这确实太奇怪了。“我打电话给阿达，但她没有接。明天我再打一次。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做得对。”他终于向朱莉亚展示了他亏欠她许久的温顺。

第二天早上，朱莉亚真的又打电话给阿达了。当时马泰奥正和阿达在一起，在高速桥下见面。他们呼吸着彼此的气息，久久没有说话。阿达的手机响了，朱莉亚的名字伴随着铃声在手机屏幕上闪现。阿达把手机摔到马泰奥面前，等着他解释，但他没有什么可说的。

阿达把电话按掉。后面又响了几次，她都通通不接。

朱莉亚回到家跟马泰奥说她电话打不通。每次她提到阿达的名字，他都会觉得仿佛有一把刀正一片片切掉他的胃，但他装作什么事都没有，他伪装的技巧日益精进。

于是朱莉亚把信放到门口的家具上，放在两个象牙烛台中间。那件家具是母亲送她的礼物，专门用来摆放进门后放下的东西。但他们从来都不把东西放在那里，因为在朱莉亚看来，如果有东西摆放在那里，门口就变得杂乱不堪了。而单单一封特蕾莎的信，显然不会导致杂乱，至少对朱莉亚来说是这样的；而对马泰奥来说，那封信就像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他把它当作另一个需要偿还的代价。

后来，阿达明白为什么马泰奥总是能找到时间和她待在一起了。他每次都利用出差的机会，下午出发就说是早上出发，然后早上就能跟她在一起了；而回来时他说要深夜才能回家，这样他又能和她待一个晚上了。不过现在阿达既然已经知道了真相，对他来说反而更容易了，无须多解释离开的原因。

至少，有时候变得比较容易。有时候当他说他哪儿都不去的时候，阿达会变得怒气冲冲，向他抛出相同的问题和结论。她吼他说，如果每个人都不开心，那就是他的错，他必须做出选择，否则她将帮他选择。

这时他就会说随便她，她想怎么做就去做。有时这个办法能奏效，阿达会冷静下来；有时阿达会变得更加生气，于是他就像个疲于面对自己淘气的小孩的家长，用更残酷的话加以威胁。

“如果你去找她，”他对她说，“那你就失去我了。我们之间的一切都会消失，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他在说谎，但他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阿达对此并不知情。

说完这句话，马泰奥站着不动，就像刚对着一个不知道在哪里却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敌人盲射似的，等着看对方是否被击中。当他看到阿达低下头，坐到沙发上时，他就知道他正中靶心了。她和他最终都会冷静下来。

39

近几日，朱莉亚变了，以一种几乎无法察觉的方式变了。她的姿势与以往不同，肩膀挺得更直，似乎在暗示着什么。马泰奥不知道是她真的变了，还是因为他的警觉使他得以注意到以往注意不到的细节。总之可以肯定的是，朱莉亚现在更频繁地把头发披散开来，而晚上回到家在各自躺下、背过身睡着之前，她会醒着待得更久一些。最后总是马泰奥先睡着，他感觉朱莉亚一直在盯着他看，比往常更久。

自从阿达进入马泰奥的生活中后，他与朱莉亚相处得更好了。并不是说以前不好，至少马泰奥从来没把它真正当成问题。只是有了阿达之后，与朱莉亚一起的生活变得更舒畅了。

比如和岳父母共进晚餐。马泰奥跟朱莉亚的父亲相处得不错；但她的母亲却时时在提醒他，他在那个家里永远是个客人，他要对他们的款待保持感激之情。她从不恶言相向，只是喜欢冷嘲热讽。与阿达在一起后马泰奥变得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她母亲的这种态度。他未来的岳父察觉到了这种变化，至少自从他发现马泰奥回答朱莉亚母亲的语气变得友善之后，对马泰奥更是赞许有加了。此外，自从有了阿达，他跟朱莉亚之间相处的细节也蒙上了一层新的活力。

是阿达的存在使得他和朱莉亚的关系重新焕发了生机。这个事实听上去连马泰奥都觉得残酷，于是他尽力不去想它。

一天早晨，马泰奥装作刚刚回到家里，尽管他其实已经回来好几个小时了。他看着特蕾莎的信，发现它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在两个象牙烛台中间，但已经被打开过了。他盯着那封信看了一会儿，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天，朱莉亚让他一起过去吃晚餐。虽然那天她要值班，但她中间可以休息一会儿。马泰奥都想不起来，他们有多久没有共进晚餐了。他表示同意，然后去医院接朱莉亚，问她想去哪里吃。朱莉亚列了几个餐馆的名字，但最后她只说去保罗饭馆吃饭。

马泰奥觉得奇怪，因为她从来都不想去那里。她说过她不喜欢，因为那里都是单身的男人，他们看上去就像刚喝完一轮烈酒，又马上准备开始下一轮。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去了，因为朱莉亚说她想吃完饭在附近散散步。

于是他们吃完又去散了步，但两人都没有说话，听着彼此的脚步声交错在一起也是件很美妙的事。

几天后又发生了另一件古怪的事。马泰奥都不愿意去深究到底是真的古怪，还是只是他的警觉心作祟。朱莉亚在值班的时候又打电话给他："我下午晚些时候就下班了。"她对他说："我们一起出去转一转吧，怎么样？"

她说，想一起去找些能让家里变得温暖的东西。她就是这么说的："让家里变温暖。"马泰奥回想着这几个月家里装修的情形，不管他想添加什么东西，都要经过朱莉亚的母亲、建筑师和装潢师三道审查才可以，到最后家里的一切都摆放得井井有条，虽然不能说"温暖"，但朱莉亚看上去似乎已经十分满意了。她甚至不愿意去动任何一件东西，除了稍微调整了一下餐厅里挂画的角度。不过，她很快又把画恢复原位了。

总之，这天马泰奥终于又可以向朱莉亚展示他的温顺了。

"当然，没问题。我们一起去。"他回答。

马泰奥很惊讶地看到朱莉亚在二手市场的各个商贩间左顾右盼。她似乎不知道该看什么，自带的优雅气质在那些小摆设间显得有些不协调。那天刚好是所有人都可以带着自己的东西去交换的日子，看到那些人排着队等着换取一些在他们看来也许毫无价值的东西，他觉得有些难过。

突然马泰奥发现，朱莉亚正在盯着自己看。近来朱莉亚总是这么看着他。在保罗饭馆的时候是这样，在一起入睡前的夜里或者说彼此让对方以为已经睡了的夜里，也是这样。

她看他的样子似乎是在等着他从一个自己觉察不到的高处掉落，而在她看来那个高度是致命的。

马泰奥对此保持沉默，就像那天他看到特蕾莎的信被打开了一样。他把一切都掌握在手里，等着所有证据汇集起来，不可避免地暴露真相。

而在此之前，他又一次选择装作视而不见。

阿达开始怀疑马泰奥也在跟她玩那个提前出发和延后回来的把戏，这样他就可以不为人知地找到时间和朱莉亚在一起了，于是她更频繁地发短信、打电话给他。虽然过后她表示了歉意，但仍然不停地找他。

她的怀疑是正确的。马泰奥也开始向她假装出差，而实际上他哪儿都没有

去，他也没有去找朱莉亚。

可笑的是他已经很久没有真的出差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里，只是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开着车。有时他把车停在服务区的停车场里，久久地坐着；有时他待在跟公司有合约的酒店里，他选择那些带有浴缸的房间，把浴缸灌满水，然后潜到水里去。他闭上眼睛，想象是在自己家里的浴缸里或是大海里。他听着水声，直到脑海里的所有想法都消失不见。

当他回去以后，不管是去朱莉亚那里，还是悄悄跑去阿达那里，他都忍不住想笑，为这一切感到侥幸。他觉得自己就像那些犯罪片里的人一样，不停地祷告，希望最后所有人都相安无事。

阿达一直以末日般的态度与他上床，马泰奥也不去想那对她来说会有多疼。她说有时她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真的想把一切都告诉朱莉亚。这样至少朱莉亚可以知晓所有的事情，然后可以做出选择，否则一无所知的她只能默默忍受。当然她自己也在忍受，但在那些她觉得什么都无所谓的时间里，她连失去他都觉得没关系。她只想情况有些变化，至于变好还是变坏，都无所谓。她真的什么都可以，只要朱莉亚能了解这一切。

她还告诉马泰奥，有时她夜里会走到朱莉亚家楼下。她站在那里看着门铃上他俩的姓氏写在一起，她有一次甚至把手指放到了门铃上，差点按下去。但她又想，如果她真的按下了门铃，那她那一刻所承受的痛苦将同样落到朱莉亚的身上。她想这样的话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她不知道马泰奥到最后是不是会做出选择，然后她将失去他。想到这里，她觉得自己的肋骨正在一根一根地断裂，于是她把手放下，转身离去，在走之前又看了一眼那靠在一起的两个姓氏。

自从阿达讲了这件事后，马泰奥做梦开始梦到她。在梦里，阿达沉在深色的水里，睁着双眼正在喊着什么，但他什么都听不见，任由水不断地上涨。

在这样过了一段重复的日子后，马泰奥又接到了出差的任务。这一次他对两边都讲了真话，告诉她们出发的日子与时间。阿达和朱莉亚对此都没有提出疑问。

“大家都会相安无事。”他一边想着，一边开车。

40

马泰奥从来都不适应出差开会的节奏。每次来到举行会议的大型酒店的前台，他都会觉得眼前这一切他从来没见到过。主要是这些来来往往的人让他觉得古怪，男男女女都穿着西装衬衫，推着拉杆箱，公文包里装满了广告，拿着平板电脑，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要去哪里，并且脚步匆匆。这里到处都挂满了海报，上面有连成一片的太阳能光伏板、目光得意地望向远处的男人和恳切得让人觉得这家公司是专为那些心怀天下的人服务的广告词。没人知道他们心怀的到底是什么，但他们都想把所知道的一切全部告诉你。

这天早上，酒店里还有另外一个关于禅之类的会议。有一张海报上画着一群人聚集在田野上，清晨或是夕阳的光线照在他们身上；还有一些照片看上去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有一张上面阳光灿烂，一群人伸出手围成一个圆圈，拍照的角度离得很远，那些人的脸庞都模糊不清，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些人一定正在笑着或看着远方。马泰奥参加这种会议已经长达十二年之久，对这种志得意满的微笑神情从来不会认错。

总之这天早上，马泰奥很想跟随一个西装下套着一件格子衬衫的男人走，这个人衬衫上的格子过于粗大，与他的职员身份有些不搭。马泰奥要参加的会议是有关心内膜活组织检查的生物切割方法。他对心内膜活组织检查已经十分熟悉，也知道如何进行下心室间回声引导穿刺。他知道找到右颈内静脉的重要性，也知道使用一根装有热敏电阻的导管通过热稀释法来测量心输出量的必要性。当然，如果没有参加以往的会议，他现在肯定什么也不懂。因此不难想象这天早上的会议肯定也可以让他收获一些重要的新知识。但是，跟着这个穿着粗大格子衬衫的男人的想法实在过于强烈，让他忘记了一切。

如果会议的主题跟禅无关，而是关于一些创新产品，那他不去也没什么关系。马泰奥知道他将要花一点儿时间来批准项目，然后再参与到那些水晶玻璃板或薄膜的常规讨论中。水晶玻璃板，彩色水晶玻璃板，非结晶板。含硅的，含碲化镉的，含硫化镉的，含砷化镉的。也许现在又有了新的材料。他永远只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作为一个不熟悉这些会议内容的人，他大可以撒手不管，而事实上他就是这样的。他未来的岳父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他懂得撒谎，懂得如何假装自己是太阳能光伏板、心内膜活组织检查的专家，甚至需要的话，他还可以装作对星象十分了解。

有一次，岳父这么对他说：“你什么都懂，你甚至能把暖气片卖到沙漠去。”马泰奥和朱莉亚在一起几个月后，朱莉亚邀请他到家里那栋海边山上的大别墅和父母一起吃晚餐。他们在露台上用餐，空气里弥漫的香桃木味道正暗示着夏日的到来。那时的温度已经热得足以到户外把身体晒成小麦色，但又凉爽得需要加一件披肩。那天朱莉亚的皮肤是微微的古铜色，肩上的披肩似乎总有滑下来的趋势。她手中拿着倒得半满的白葡萄酒杯，头发披散在肩上，美得让人窒息。

“你甚至能把暖气片卖到沙漠去，你也许连你的母亲也能卖出去。”他的岳父这么说。朱莉亚一直看着马泰奥，目光里充满了骄傲或类似的神情，而微风一直不停地吹着她的头发。仔细一想，那句话其实说得有些无礼，但那天他的语气却十分友好。“就像一个父亲在说话”，马泰奥这么想，尽管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那天早上的会议将在九点十五分开始。现在是八点五十六分，马泰奥已经找到了举行心内膜活组织检查会议的会议室。就算是不感兴趣的内容，他也依然能够有所发现。比如他已经发现十点整时有个咖啡时间。“如果从会议开始到休息时有足够长的时间，”马泰奥想，“也许他们就称之为中场休息。但如果只有四十五分钟，就只能叫作咖啡时间了。”

咖啡时间用的小餐桌已经摆好了，小点心也已上桌，连服务员都已经到位。马泰奥懂得如何区分那些已经干了一段时间有经验的服务员和那些总是弄错也许很快就会离职的新人。重点是，有一些服务员对这项工作十分认真，极为上心；有时给你上一份生姜奶油挞时，他们的态度会让你觉得他们手里拿着一份政府提案。此外还有一些愿意到处走动的服务员。马泰奥想，也许这是他们展示自己的机会。然后他开始想象，阿达穿着服务员的衣服，给客人上生姜奶油挞会是什么样子。很有可能她自己就把东西吃了，然后跑到那个跟禅有关的会议室里，跟里面的人一起转圈，或者推着行李车在走廊里以疯狂的速度到处乱转。

就在这时，马泰奥的手机开始振动起来，虽然这个声音在此时并不合适。打电话的是朱莉亚，现在她连一大早也会打电话给他。马泰奥觉得离她上次这么做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他倒也不介意。对他来说，接电话从来不是一件为难的事。

“早上好。一切好吗？”

另一边的走廊里，可能有些人已经开完前四十五分钟的会了，因为从那里传来了喧闹的声音，那正是咖啡时间里才会发出的声音。

“很好。我们正要开始开会，一切都很棒。真的，特别棒。”

“你见到卡波格兰蒂了吗？”

“卡波格兰蒂，当然。他跟以前一样，身材很好。”

卡波格兰蒂是一名医生，马泰奥见过他做过几十场心内膜活组织检查。如果哪天他需要做心内膜活组织检查，他一定会亲自去请他去做。至少，以前他是这么想的。但有一次，做完不知道第几场的心内膜活组织检查后，马泰奥陪着卡波格兰蒂去医院外面喝东西。卡波格兰蒂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直在吸鼻子。马泰奥当时只想尽快离开，心里开始怀疑自己这份无聊工作的意义。

总之，朱莉亚还停留在卡波格兰蒂是马泰奥的偶像这一阶段，每一次都要提到他。不管怎样，她能记得他还是很好的。她基本上对于这类礼节性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

“我向他传达了你的问候。他也问候你、你爸爸还有你的妈妈。他都问候了一遍。他说这个夏天也许可以跟你们见面。”

“太好了。”朱莉亚说，“太好了。”

另一边走廊传来的喧闹声似乎更嘈杂了，但马泰奥无须把话再跟朱莉亚重复一遍，他也不需要让她提高声音或降低声音。因为他知道她讲话的风格，可以不用听到电话另一端传来“啥？什么？”这样的话真是一件舒服的事，而他也不用说“你说大声点儿”或是“声音高点儿”。任谁一想，都会觉得这真是太好了。

“好吧。你现在有时间吗？”

朱莉亚总是这么问。问完之后她就直接继续说了，从来不等对方的回答。

“我在想这个周末做什么。我周六有空，然后因为我的婚礼，病房里的其他人都可以顶替。你认识他们的，他们都可以帮忙……”

“当然，我知道。”

“然后我就在想，要是你有时间的话，我们要不一起去利诺萨岛[注]吧。前提是你有时间才行。”

然后她停了一会儿，马泰奥也没说话。

“怎么样？你想去吗？”

利诺萨岛。朱莉亚和马泰奥在一起十二年了，在前七年的时间里，马泰奥总是邀请她一起去利诺萨岛度假。他自己一个人去过一次，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地方，总是很想和朱莉亚一起去那里。事实上是因为他想看着她准备适合去海边的行李。朱莉亚挑选衣服的眼光很好，有好几次，他看着她的衣服，突然很想看她躺在海边的样子。而海边，不知道为什么，马泰奥想到的总是利诺萨岛。他总是做梦梦到衣服、海边和微风，还有朱莉亚。她的身体让其他一切都成过眼云烟了。可是在他们在一起的前七年里，他们从来就没去过海边，没去过利诺萨岛。如果去了那里，他们将会待在某个房间里，而朱莉亚那些精心挑选的衣服都用不上。但他们会知道，就在离得不远的卡拉波措拉拿，小海龟们第一次独自前往海边，游人都不允许打扰它们，否则它们会迷路。靠近海边，身边有个装满漂亮衣服的行李箱，马泰奥想想就觉得很美。

“当然，我当然想去。”马泰奥回答，觉得自己的声音似乎卡在喉咙里。

“有一艘渡轮，”朱莉亚接着说，“十一点从恩佩多克莱港口出发。”

“第二天早上六点到。”

“对，早上六点到。”

有一段时间，马泰奥都记住了每天从恩佩多克莱港口出发前往利诺萨岛的渡轮时间，他还知道那些从兰佩杜萨岛出发的渡轮时间，可是朱莉亚一直不想和他去利诺萨岛。她说在那里没什么事情可做，没有可以欣赏夕阳的酒吧，没有高档的餐厅；而且夏天的时候，朱莉亚身边没有朋友去这个地方。马泰奥总是努力地跟她解释这些都不重要，就算没有人也没关系，只要他们两人去就好了。他们两人，加上她行李箱里的衣服，就够了；还有那些小小的海龟，它们会从地里慢慢钻出来，爬向海里。但她觉得这还不够，她从来都不满足。马泰奥每每想到都觉得难过。

“那我试着安排一下，好吗？我看看有没飞机可以直飞特拉帕尼，然后我再找辆车，好吗？”

“好的。”马泰奥知道朱莉亚从来都不需要“试着”做什么，她一向很能干。

此时才二月。这个时间的利诺萨岛真的没有什么人，海龟也没有，但也不错了。到达之后，他们可以去找乔万尼，他就在埃莱拉酒吧那里，然后他会帮他们安排好一切。他们还可以一起去卡拉波措拉拿，有没有海龟都没关系。

“好极了，”朱莉亚说，“那就我来安排了。”然后她又沉默了一会儿，“再帮我问候一下卡波格兰蒂，如果你看到他的话，多帮我问候一下。就这样，祝你一切顺利，么么。”

“么么。”

挂掉电话，马泰奥才发现他走到了卫生间里。自从跟阿达在一起后，他常常跑到卫生间打电话。以前他以为这种事情只会在电影里发生，后来才发现真的会出现需要躲在卫生间内小声说话的情况。尽管有时你知道隔壁厕所并没有人，你也会从头到尾都保持低声细语。

总之，挂断电话，他照了照镜子，把手机放回衣兜里。他洗了洗手，发现出差的好处在于可以住一些高档酒店，那里的肥皂从来不会湿漉漉的。他洗了很久，一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想起了那个穿着粗大格子衬衫的男人。如果这会儿在卫生间外遇到的话，他一定要请他喝杯咖啡。他要请他喝咖啡，夸赞他，甚至赞美他的公文包。

---

1. 利诺萨岛是地中海佩拉杰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属于意大利。——编者注
2. 卡拉波措拉拿是利诺萨岛上的一片海龟保护地。——译者注
3. 兰佩杜萨岛也是地中海佩拉杰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是意大利最南端的一片土地。——编者注
4. 特拉帕尼是位于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特拉帕尼省的一个城市。——编者注

41

会议接下来进展得十分顺利，马泰奥表现出对当今心内膜活组织检查在世界各地广泛应用的极大震撼。他微笑着与参会各方握手。

他上了车，开到一半时才发现忘了抽两口红色万宝路香烟了。他想，该跟阿达谈一谈了。“必须有所改变。”她总是这么说。去利诺萨岛旅行正是马泰奥改变的方式。

朱莉亚当晚要值班，因此马泰奥没必要跟她撒谎说还没出发。她什么都没问，但他坚持在无须撒谎的时候就不撒谎。

他打电话给阿达。

“你来阁楼吗？”

近几个星期发生的事并没有让马泰奥改变他讲话总是直奔主题的习惯。

“好的。”

“好的。”

马泰奥知道他欠阿达一个答复。但在给她答复之前，他需要先回答自己，但问题在于他不知道从何说起。跟朱莉亚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也不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质问的。在他还觉得等有一天长大了就可以拥有所有答案、就再也不会犯错的年纪时，他就已经跟她在一起了。他就像上了一列火车，认定朱莉亚是自己终身的旅途伴侣。在这过程中，他将完成学业，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他以为他知道自己的路要怎么走；他以为他不需要顾盼窗外的风景，查看下车的站点；他以为自己长大成熟后，就可以洞察一切了。尽管听上去很荒谬，但他一直在等着一个告示、一个声音、一个标志来告诉他：“你现在到达终点了，你已经长大了。”

现在，没有告示也没有声音提醒他，但他知道他已经成熟了。然而他已经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站台，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不知道这趟列车还要继续开多久；他也不知道朱莉亚在哪里，是还在原地和他在一起，暂时去了另外一节车厢，还是已经下车了。

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等着他长大，像一块布料那样忍受各种撕扯与跌落。尤其是阿达，她也在看着他，因为他挡住了她的去处。她就站在那里等着他的回答，让他在“我或她”之间做出选择，否则“我们就再也不见面了”。

“我跟你一样迷茫，”他想对她说，“我跟你一样是布做的，不知道会被撕扯成什么样子。”

马泰奥用尽全力关上了阁楼的门。

阿达把头伸在烤箱的玻璃门前，看着正在烘焙的饼干。她听从了那篇文章对女人的建议，通过制作甜点的方法来缓解焦虑。桌上摆着六个完全不同的铁皮罐，每一个都敞着口。

“味道很香。”马泰奥评论道。

阿达用抹布擦了擦手，她没有看饼干，也没有看马泰奥。

“有什么事？”她问。

“我要跟你说件事。”

但他没透露太多，只说下个周末要和朱莉亚出去，也没有提到利诺萨岛对他的意义。他只是简单说这是一趟旅行罢了。

阿达想这几个月里，当他们没有一起睡觉的时候，马泰奥从来没有说过他在哪里过夜。她想象过无数次他和朱莉亚躺在一起的样子，每一次她都要努力让自己不那么想，也许他只是一个人睡。

自从她知道他们就要结婚后，她总是问他到底想在哪里过夜。就算他说他不会和朱莉亚在一起，阿达也会忍不住哭喊起来，她再也无法相信马泰奥说的话。

至少现在她知道，他将和朱莉亚在一起过夜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确定感让她反而比之前满腹疑虑时冷静多了。

“我很抱歉，但我必须知道现在事情进展到什么地步了。”他本想找到更好的说辞，但至少他现在说的是实话，他不再像前几天那样感到那么激动不安了，“我感觉就像在一列火车上……”他开始讲，但突然他觉得说出来的话很蠢，于是又停下来。

他只看了一眼阿达。他自从坚信礼[注]后，就再也没有忏悔过了。他几乎

忘记了倾听你忏悔的人眼睛直直地看向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就像你有一台电脑死机了，你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坏了，在扔掉之前你总要多试几次。”

阿达看上去不像那些能够倾听他忏悔然后赦免他的罪过的人。但至少她在倾听，这就足够了。

“在电脑死机之前，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好用了，而别人能告诉你的就是多关掉重启几次。”

阿达听着，心想原来她不是马泰奥谈论的主题，不是话题的中心，她只是马泰奥和朱莉亚故事中的边缘人物。不过边缘也算是一个位置吧，对吗？

“我很想多跟你说一些。我希望能告诉你这件事情要怎么收尾，要怎样才能对大家更好，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把一切扔掉之前，我必须做最后一次尝试，就这一次。你能理解吗？”

阿达坐在一扇大窗户的窗台上。马泰奥觉得自己真是残酷极了，竟然想让阿达理解他。

她想起有一次和朱莉亚坐在防火楼梯上，说到微型的板块构造。她感到一切都在沦陷，却看不到一座隆起的山脉。

“你想让我做什么？”她问马泰奥。他没有勇气回答她。

“你还记得那天吗？那天你说你等着有人来挡住你的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挡住了你的路，”他想这么回答，“但我知道我自己迷了路。”

“等我。”他最终这么说，“等我三天。我们都等一下。我从那里回来后会给你答案。所有的答案。”

有一天在高速公路上，马泰奥看到一条流浪狗，正在逆行奔跑。有一瞬间，他觉得从它的眼里看到了阿达也有过的同样的恐惧。

她害怕的是等待的感觉。

现在马泰奥也累了。“我一直在做一个梦，”他说，“梦见我在学校。所有人都知道下课铃要响了，都在收拾自己的东西，只有我不知道。”

阿达听着，继续坐在窗台上。

“然后下课铃就响了，所有人都走了，只有我还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把东西收拾好。我希望有人能等我，但事实上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你一定是觉得做什么事晚了，”阿达评论道，“或者觉得自己无所适从。我不知道。”说完这句话，她从窗台上跳下来，她把手背靠在窗玻璃上，“这件事纸包不住火，你必须做出改变。”

这是马泰奥第一次听到阿达说出这么实际的话。他很高兴她能这么说，他觉得好像事情也没那么令人害怕了。

---

1. 坚信礼是基督教的一项仪式，标志着受洗之人正式成为教会成员。——译者注

42

朱莉亚和马泰奥在晚餐前出发。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计划过出发的时间，但总是能准时到达该到的地方；行李装车的时候，他们知道何时给对方递去行李，以避免一个人正埋头于行李箱另一个人手提着行李等待的情况；在机场的咖啡厅里，他们默契地一个去排队买咖啡，一个去买三明治，无须多言；他们知道对方想吃什么想喝什么，连示意的动作都可以省略；他们翻看同一张报纸，看得慢的人不用开口就知道对方会等他看完再翻页。

在飞机上，马泰奥觉得自己像回到了上学时，旧的笔记本快写完了，母亲让他把新的笔记本装到书包里。上课时，他用完了旧笔记本，拿了新的出来。他打开新笔记本，觉得自己像变魔术一般，能把那些糟糕的分数和满页的错误统统变没，然后他答应自己，从此之后一定好好学习。

晚上在渡轮上，马泰奥想起朱莉亚好几年前曾发誓将不再踏上渡轮一步。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准时来到甲板上看日出。

到达岛上时，阳光正是二月里最美的时候，而利诺萨岛则比马泰奥印象中要小而粗糙许多。

朱莉亚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她租好了车，是那种专门用于在高尔夫球场和小岛上驾驶的敞篷小车；她还预订好了此时岛上唯一开放的旅馆。马泰奥很高兴地发现这家旅馆有着经典的红黄外墙和绿色窗框。朱莉亚还说她预约了几场潜水活动，将会有个本地人开着充气船来接他们，他什么都不用考虑。

以往马泰奥潜水时，朱莉亚从来不跟着上船。但这一次，她不仅跟着上来，还显得兴致勃勃，一路上她紧挨着马泰奥坐着。她跟他讲述她曾经读过的关于这个火山岛原貌的文章，他仔细听着。

到了潜水点，他们停了下来。她把设备递给他，尽她所能地在充气船边上给他帮助。

就在他要下水前的一刻，她让他等一下。她靠近他，然后抱住了他。在充气船上她的动作显得有些迟疑，就像舞蹈演员动作还不够熟练一样。

“我爱你。”她对他说。

马泰奥没有立即沉到海底，他在水下看着天空。他看到坐在充气船边上的朱莉亚，波浪和光的反射使他只能看到她一小会儿。然后他开始下沉，深水底下没有他印象中那么好看，于是他闭上了眼睛。

他从来没有真正仔细地想过结婚这件事，也没有想过那场婚礼或者招待会。不知道为什么，他唯一想过的是交换戒指那个环节。他喜欢那个时刻，还有宣誓的时刻，那是两个人在生命中相信彼此会互相陪伴度过余生的一刻。

他总是觉得誓言写得过于夸大了。不是那句“我接纳你”，也不是那句“不管健康还是疾病”，而是那句“在我生命的每一天，爱你，敬重你”。每天都敬重对方是什么意思？认同他吗？还是支持他并保护他？

其他的词他觉得还好，稍微想想他觉得应该可以说得出口。但那句“敬重你”，他想跳过它。

他不知道自己沉到了多深的水下，但依然继续往下沉。他觉得这是大海和浴缸唯一不同的地方，在大海里他可以不断向下。

他还希望自己和朱莉亚的婚礼可以不用公开。因此，当婚礼的细节出炉时，他提议把地点定在阿鲁巴(注)。人头攒动的教堂、麦克风、摄像机和化妆师等等，这些都让他感到烦躁，仿佛这场婚礼的目的在于拍摄影片，让结婚的新人和宾客欣赏自己穿着礼服的样子。

朱莉亚明白他的感受，同意他想在加勒比海的岛上举行婚礼的想法，尽管她知道她的母亲一定会反对，一定会坚持让他们回来重新再办一次。因此她试着做双方的调解人。她很适合承担这种中间斡旋的角色，她能够尽量让双方都彼此谅解。她从来不会失去耐心，也从来不会站到其中一方的立场上。

马泰奥试着在头脑里将婚礼整个事件分解成一个个小环节，这让他觉得最终会发生什么还不一定。他在水下闭眼的时间超出了理智提醒自己的时间，然而水下好不好看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被大量的水包围着，远离世间的所有杂事。

在出发前来岛上的路上，他一直保持警惕。他仔细倾听着，试图找到蛛丝马迹来帮助他了解他和朱莉亚目前是处于什么境地，他们的旅途到了哪个地方。他想到的不是利诺萨岛的旅途，而是很多年前他和朱莉亚一直乘坐的那趟人生列车。

而他注意到的那些沉默与动作，并没有让他得出什么结论来。有那么几个瞬间，比如飞机落地前她朝他笑的样子，当他们一起进入到未来几天将一起入住的旅馆时她把门敞开的样子，他差点儿觉得她跟最开始他们在一起时一模一样，坐在他旁边充满了活力，随时与他交换赞美眼前风景的目光。

但很快，就像他试着寻找坐在充气船边缘的朱莉亚时的情形一样，她消失不见了，他不禁又一次怀疑她是否还在他的列车上。

海底的光线并不好，当连远离一切的惬意也弥补不了时，马泰奥决定浮上来。他想他时间不多了，他想他一个人无法得出什么结论，他想阿达有件事是对的，那就是他应该把全部信息都告诉朱莉亚，让她可以做出选择，这样才能解决眼下这个麻烦事。他应该马上跟她谈一下。他要浮上去，回到充气船上，然后立即跟她说。他不想再潜一次了，也不想在岛上逛一逛了。他现在不想再漫无目的地到处走了，只想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走去，尽管这将使他的脚步慢下来。

“我要跟你谈一谈。”他爬上充气船时想这么对她说，但她却手里拿着他打算下一次潜水用的毛巾迎接他。她抱了抱他，丝毫不怕自己身上沾上水。她已经跟开船的人说前往下一个潜水点了。

他们的船开得很快，快到他们都无法好好交谈。马泰奥把这当作是一个信号，于是他没有说话，只听朱莉亚讲。在水下他懂得了在沉默中自己是最忠实的，而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忠实。

在第二次潜水开始时，他像上次一样从水下看向朱莉亚。但这一次，他却看不见她了。她一定是在船上坐累了。马泰奥想，她一定是去晒太阳了。朱莉亚是那种能够利用所有机会晒太阳的女人，她可以长时间地保持一个姿势，一动不动。

这里的水下比前一个潜水点漂亮。马泰奥睁着双眼，做一次真正的潜水，就像朱莉亚带他来所设想的那样。而在他看来，这也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即按照朱莉亚所想的去做。这一次当他结束潜水回到船上时，朱莉亚没有拿着毛巾等他。她果然正在躺着晒太阳，墨镜戴在头上。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他回来了，他俩都没说话，开船的人这时打破了沉默：“如果你们要前往第三个潜水点的话，我们该出发了。”

“出发吧。”她一边说着，一边把墨镜戴回眼睛上，然后坐到马泰奥身边。

在小岛的另外一端，水流似乎有些异常。开船的人多次尝试寻找合适的点，但一直无法停靠。

“对不起，”他道歉说，“我算的时间不对。这个时间这里的水流总是很急，我们再试一次吧……”

“没事，”马泰奥回答，“我们可以回去。”

就在港口和旅馆之间的短短路程里起风了。他们逆着风开，风灌进了小小的驾驶室里。当马泰奥把车停下时，朱莉亚迅速地跳下车，迫不及待的样子仿佛有几十年没有双脚着地了。

她洗了个澡，他也洗了。他们之间无须商量谁先洗谁后洗这个问题。在热水的冲淋下，马泰奥开始感受到这趟旅行、潜水及其他一切带来的疲倦感。毛巾还没来得及换下，马泰奥就躺倒在床上了。

醒来时，他看到朱莉亚正倚靠在门框上。她光着脚，穿着一件优雅的蓝色长裙，手里拿着一杯白葡萄酒，正盯着马泰奥看。他不知道她已经看了他多久，但此时她看他的眼神与以往截然不同。他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但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是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眼神出现在他们一起去保罗饭馆吃饭时，也出现在他们一起去二手商贩那里买东西时。她看着他，仿佛在等待他从高处跌落。

“我请一位本地的女士帮我们准备晚餐，”她对他说，“她已经去把饭菜端来了。”

“已经到了晚餐时间了？”

“我在露台布置好了。”她抿了一口酒，“去露台吃饭好吗？”

在露台的餐桌上，白色的桌布被风吹得微微翻动，桌布和餐巾都是亚麻做的。马泰奥想，只有朱莉亚才能在这种地方找到这种材质的东西。叉子和餐巾摆在餐盘的左侧，刀摆在右侧，刀刃朝内。盛白葡萄酒的高脚杯与刀尖呈一条直线，没有红酒杯，最左边是水杯。

马泰奥坐了下来，眼睛看着大海。远处，太阳正缓缓下沉，云团似乎在午后微风的吹拂下正向小岛的方向移动。不过也可能是云团早就在那里了，只是他之前没注意到。

马泰奥倒了点儿酒，喝了起来。

朱莉亚端着个烤盘来到露台，烤盘里面装的是某种面条。马泰奥为她的酒杯里倒满酒，这是一会儿用来佐那道面条的。

他站了起来。“我来。”他说，接过了盘子。

当他重新坐下后，朱莉亚举起酒杯。他们一起举起高脚杯，互相靠近却不触碰。“岛屿最大的好处，”马泰奥想，“在于你永远不知道这里处于什么季节。”

“我有话跟你说。”当他把酒杯放下时，对朱莉亚说。

她微笑着，目光低垂，盯着桌布上的某个点。

“我们至少先尝尝这道龙虾面。”

马泰奥用叉子卷起一些面条，然后放到盘子边上。

“自从婚礼的事情提上日程后，我就毫无头绪。”他犹豫了一会儿，开始说起来，“我们开始一切的准备工作，订鲜花、订酒店，但我对我们之间感到很迷茫。”他试着寻找朱莉亚的目光，“你有这种感觉吗？我是说，你知道我们之间到底走到哪一步了吗？”

朱莉亚的目光没有离开盘子。她把面条里的龙虾分成几块，现在正把里面的肉从外壳里剔出来。

“我当然知道，我们马上要结婚了。我不觉得还有别的可能性。”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总觉得婚礼这件事掩盖住了其他一切。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我的意思，我很难讲清楚。就是说除了婚礼，我们之间到底怎么样了？”

朱莉亚把叉子放下，餐具发出了不合时宜的响声。

“你知道我有什么地方与别人不一样吗？你知道我和你身边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吗？”她开始直直地盯着马泰奥的眼睛，“我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在于，我知道你是不完美的。我不会站在终点，等着你向我跑来，我会和你跑在一起。我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摔倒。”

马泰奥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他从来没有把他俩之间的感情当作一场比赛。他设想过这是一段旅途，但从来没有当作比赛。他不知道这场比赛里

对手是谁，但有一件事他知道，如果像朱莉亚这么说，那很可能他已经摔倒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场赛跑。”他说，“但如果是这样，那我应该已经摔倒了。”

“你没有摔倒，没有人摔倒，你只是迷路了。”

马泰奥看着朱莉亚的手在餐具和桌布之间不安地移动。她不是这样的，她从来不做无用的动作。他想她可能也有话要对他说，只是还没能鼓起勇气，于是他鼓起了勇气。

“可能吧，我并没有摔倒，但我一定是跑错路了。”

这种讲话的方式让他觉得很累。他感觉就像在一场图书介绍会上，一位观众对作者和这本书的内容都毫无了解，却极力想发言，于是他只能借助一些别人都听不懂的比喻，而书的作者只能坐在那里听着他讲话，内心希望其他观众能够忍住离场的冲动。

“我错了，朱莉亚。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还有现在我们在做什么。我造成了伤害，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我猜是这样，”朱莉亚试着接过他的话茬，“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还有觉得很迷茫，这种想法很正常。”

“不是，我觉得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你不用觉得你错了。”她打断他，“你得觉得你做得对。你可以提出疑问，进行尝试……总会有一些人让你觉得有疑惑是件错误的事。他们往你脑子里装进一些奇怪的期望，让你以为两个人在一起十年还能有恋爱的感觉……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高中生了，不会像以前那样情感充沛心跳加快了。我们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了，得用正确的视角来看事情。”朱莉亚把一只手放在额头上，似乎要整理头发。

“这不是我想要跟你说的。”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用说出来，好吗？不要让我落到这个地步，拜托。”她感觉快要哭了出来。

马泰奥对自己要说的话并不肯定，但现在看起来朱莉亚自己也不是很肯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她知道的比她说出来的要多得多。

“朱莉亚，你在说什么？你知道了什么？”

“全部。”她回答，然后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全部什么？”他想问，“我们在一起这么久，我却不懂你了。这个你知道吗？”然而他终究只是沉默，然后朱莉亚继续讲。

“关于阿达。”她说，“我知道她，我知道你和她做了什么。我知道她为你做了什么。全部这些。”

她用餐巾擦了擦嘴，然后把它轻轻放在盘子旁边。她站了起来，双手撑在栏杆上，看着海面。

“你是怎么知道的？”马泰奥问。他完全没有想要否认。

“大家都会相安无事的。”他告诉自己，而事实上已是遍地伤痕。“你知道多久了？”他继续问，朱莉亚摇了摇头。

“我们不说她。我们不要把她说得像一个病一样。她是一个症状，好吗？她只是一个你以为你生病了的症状。”

她没有解释她是怎么发现的，她没有说他们的商业顾问秘书是如何殷勤地提醒她查看一下他们的不动产明细的。先是她父母的，然后是她的和马泰奥的，在这些不动产的地址中，有一个朱莉亚没见过的地址，于是她打电话跟秘书确认。挂了电话，她在心里默念着这最后一个地址。然后，她突然想起这是马泰奥之前很喜欢的那个车库的地点，当时他很想把那里改造成他们的家。所以他真的买下来了，没有告知她。

“我们错了。”朱莉亚接着说，“我们都错了。我不该不等着你，我不该总是一身疲倦地很晚才回家，而你不应该以为能拥有一段新的感情。我懂的，你知道吗？我懂的。这很难。对我来说也是，我很难在每个醒来的早晨看着你在身边，寻找最初跟你在一起的激情。这是一种任务，来找回我们的激情……”她喘了口气，“而这项任务我们并没有完成。很正常，大家都会这样。我们的情况并没有比别人的严重。”

她当时又给秘书打了电话。“我忘了一件事，”她说，“一件小事。”她重复了一遍那个地址，问她这个地址属于哪一类不动产。秘书迟疑了一下，说：“居民住宅。”

于是朱莉亚决定过去亲眼看看那个地方，那个他假装忘记了的地方。她花了好一阵子才找到那栋楼，然后她看到了窗户，她记得上面还有钢材做成的铁艺，很快她就找到了。她往里面张望，于是她看到了阿达讲过的那幅

蓝色的画，还有大行李箱，角落里还有那顶好笑的潜水员头盔。她甚至还看到了阿达的一件颜色鲜艳的毛衣，毛衣被翻过来扔在床上。

过了一会儿，她才把眼前这一切拼凑起来。她想在那里等着他俩其中一个人回来，于是她坐了下来。她尽量以漠不关心的态度看着这些东西。她想起很多年前，当她看到她的医学院入学成绩时的感觉。那是很艰难的一段时期。没办法弥补那个错误的感觉，让她十分痛苦。不只是她，她身边的人也因此觉得痛苦。后来她才知道，人在痛苦中是无法长远地看待事情的。

后来，她才渐渐明白，就算再失败一次，她也能够弥补那个错误。她耐心地等待着，待痛苦过去，她就能够获得正确看待那一切的视角。然后她鼓起勇气反抗她的父母，给自己选择了新的道路，不再允许任何人来为她决定该做什么。她不再需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了。她找到了自己的路，并且走得很好。没有任何事情和任何人可以让她改变方向，就算现在也不可以。

坐在阁楼外，她对自己说，如果她把理智让位于痛苦，那她将无法正确地看待这件事情，然后眼前的一切就会显得比实际上更严重。

于是她决定把痛苦置于一边。她已经有过好几次这样的经历了，这对她来说就像是一种练习。在她的工作中，若要走得更远，就要学会忽视痛苦。她重新找回理智之后，看清了这件事情的本质：阿达只是一个症状，一个无关紧要的症状，而这场病同样无关紧要，她自己就有能力把它治好。

她决定沿着他俩恋爱故事的轨迹重新走一遍，这样马泰奥也能够有机会以正确的视角来看待发生的事情。他们去了保罗餐馆，去了附近的林间空地，去了二手市场。最后她把他带到他喜欢的这个岛上，这样他可以和她一起重新梳理一下整件事情。

“习惯是一个愚蠢的疾病。”当马泰奥也走到栏杆边上时，她对马泰奥说，“这个病我们是可以治好的。”

他看着她，脑袋里一片空白。他知道他给她带来了痛苦，尽管他找不到这个痛苦的痕迹。在朱莉亚的身体上他什么都看不到，他以为他把一切都毁了，可现在看来又好像完美无瑕。一切就像他们公寓里的物品一样，完美得只待照相机记录下这一切，没什么需要移动改变的。

“我说真的，马泰奥，我真的在说实话。在我看来，她根本不是你想要的。如果你真的想要她，你早就跟她在一起了。我想我不需要提醒你，你总是想要什么就去行动。如果你真的爱她，如果她真的是你喜欢的类型，我们根本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早就离开我了。你从第一天她在楼下喝

下你的朗姆酒时你就会跟我摊牌了。马泰奥，你不至于这么不诚实的，你只是想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罢了。这个我懂，真的，我懂。她做事的风格很独特，有些天马行空。我也喜欢她这样。真的，我也喜欢。有些人就是这样。这种事有时会发生在结婚前，有时在结婚之后。有的人会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有的人像你这样，会说出来。这没什么。”

此刻的她面朝大海，眼睛没有聚焦在具体某处地方，脖子歪向一边的样子像极了她的母亲不赞同某事时的样子。

“还有别的，你知道吗？”她继续说，“你不是那种希望自己是别人唯一依靠的男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别人唯一的依靠。但对于阿达来说，你却是她唯一的依靠。”

马泰奥从来没想过这个方面，他没想过谁是谁唯一的依靠，不过他觉得朱莉亚说得有道理。他想到每次阿达都要问他那么多问题，完全不给他留下一点儿空间。他现在是她唯一的屏障，但事实上却不可能。他不想这样。

“还有，你知道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还在这里，而不是跟她在一起喝朗姆酒采小野菊吗？我知道你现在不喜欢这么想，但事实就是这样，因为我是懂你的。你知道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吗？你知道是什么留住了你吗？其实这也是我一直还跟你在一起的原因，那就是我们都很肯定，到最后我们都会回到我们该在的地方。在沙发上，在电视机前，不记得对方说过晚饭要吃什么。这值得放弃吗？你问问你自己，真的。放弃我们走到现在所获得的一切，去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而她看着你穿美国队长的T恤，浴缸里潜几次水，就自以为了解你了，这真的值得吗？一开始可能很美好，这我承认，但十年之后呢？十年之后，你又会回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样子。你知道这一切是需要努力的，而你还是愿意跟我一起努力。你不想这样，我知道。我也知道你知道。”

马泰奥仔细听她说，从没有这么清醒理智过。他想知道朱莉亚是从哪里获得勇气面对他没有勇气面对的这一切。他也不知道朱莉亚在他不动声色的情况下是如何自己找到所有这些答案的。

“你说得很对。”他只是说，“也许她只是一个症状罢了。”

不过他想到的还是这场疾病。朱莉亚现在可以把阿达置于视线之外，但对马泰奥来说，疾病依然是客观上存在的。他只能把自己关于火车的想法解释给朱莉亚听。他说他害怕自己坐错了车，又数不清停靠的站台，不知道还要走多久。

“马泰奥，”朱莉亚回答，“我们不要做无谓的殉难者。我们不需要惩罚自

己，然后再为自己开脱。所有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事。大家都会害怕，也会犯错。有人继续他的错误；也有人想既然已经有所损坏了，那就干脆破罐子破摔最后放弃了。但我们是聪明人，我们是懂得衡量得失的人。我们意识到了伤害，然后去修补它。我们把每件事都纠正过来，然后不再犯错就可以了。我们正在讨论这件事。这是我们的秘密，我们自己承担的后果。我们把这个秘密留在这个连上帝都会遗忘的地方，好吗？

马泰奥点点头，他感到自己正在从局外人的视角看这件事。朱莉亚抱住了他的头。“我和你在一起，”她小声说着，嘴唇靠在马泰奥嘴唇下方一厘米处，“这是一趟正确的列车，正确的站台，正确的时间。我们拥有全世界的燃料，我们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

朱莉亚一直拉着马泰奥的手，直到回到房间。她慢慢地脱下他的衣服，就像在脱去某些又脏又脆弱不堪的衣服似的。她吻向他，他久久地回应着她的吻。他们倒在一起，马泰奥任由朱莉亚的引导去做，仿佛依然在以局外人的身份旁观着。他动作很慢，在这具他已经解锁了许多次的身体上寻找着他没有发现过的地方。

当一切都结束时，他们一点儿喘息都没有。

就像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一切都不紧不慢，平静安宁。

周日早上他们醒来的时候，前一晚他们在海平面上方看到的云朵正渐行渐远，但温度很低，光线也回到了二月里昏明不定的样子。

按照朱莉亚的计划，他们本来应该晚上才出发的，但现在他们决定马上回去了。他们不再乘坐来的时候那种慢船，改乘快艇。

坐在船上，他们看着快艇在水面上划出的波纹，而小岛随着他们离开显得越来越小，小到就像他们足以自行弥补的过错。他们对小岛充满了感激，他们答应彼此，在那里交换的秘密将被原谅和遗忘。

坐在船上，朱莉亚想起有一次提到周日时阿达所说的：“要了解一对情侣之间的关系，只要看看他们周日是怎么过的就够了。”

这个周日，他们一起回到家里，彼此之间不再有秘密。

马泰奥在脑海中定格自己在天黑时看到的朱莉亚的样子。她靠在门框边，手里拿着酒杯，穿着蓝色长裙。他试着寻找这么多年里关于她的其他记忆，寻找那些足以支撑他们继续往下走的支点。这些小小的细节，就像一

路丢下的面包碎，这样当他走远时就能找到方向回去。

回去的路上他们一路沉默，没有一丝尴尬的感觉。飞机落地后，马泰奥去机场的停车场取车，放好行李。朱莉亚在上车前，看了他很久。

“你欠我一件事，”她对他说，“你跟她在一起的那个地方，你买下的那个车库，我想去看看。”

---

1. 阿鲁巴是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屿。——译者注

43

马泰奥打开阁楼的门，就像一个不知道最后的旋律却不得不硬着头皮演奏的音乐家。因为不知道后面要怎么继续，他连前面熟悉的部分都演奏得一塌糊涂。开完门他往里迈进了一步后就站住了。阿达肯定是不在里面的，只要他不在或是不在来的路上，她都不会进去。他看着朱莉亚走进阁楼，就像在参观他的巢穴一般四处审视。看到朱莉亚在里面，马泰奥觉得这个空间似乎连比例都不一样了。

朱莉亚不记得原来这里的天花板有这么高，她也不记得这里的交叉拱顶做得这么好看。她看到厨房里的铁皮罐，接着她看到了马泰奥那些印有超级英雄的T恤，她想象它们放在他俩公寓里的样子。

朱莉亚就像一个参观博物馆的游客，而马泰奥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朱莉亚停下来注视着那个地下浴缸。在他俩的家里，马泰奥曾经坚持想要建造一个类似的浴缸，他的一位工程师朋友还出示了一份鉴定，证明该做法是可行的。但朱莉亚不同意他这么做，因为觉得这样的浴缸与房子不相称，她的母亲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最后他们选择了一个普通的浴缸，只是尺寸稍稍比正常的要大一些。后来当看到马泰奥整个人只能勉强泡在那个浴缸里时，她觉得有些滑稽。有时她会把手臂伸入浴缸摸他的脸，这时马泰奥才会睁开眼睛浮上水面。于是朱莉亚让他不要这么做了，因为看到他这样她有些害怕。

此时朱莉亚想象着马泰奥躺在这个巨大的浴缸里的样子。她不禁想，如果当初他们在家里建造这么一个浴缸，也许当他潜在水里时看起来就不会太奇怪了。然后她走向马泰奥，轻轻抚摸了他一下。他看起来有些僵硬，似乎无法适应这种爱抚。于是她又继续摸着，一下、两下，直到他脖子上和脸上紧绷的痕迹消失为止。她慢慢地抱住了他。

“做你该做的事，”她说，“把真相告诉她。告诉她我们要结婚了，然后我们再也不提起她。”

朱莉亚从包里拿出了特蕾莎给阿达的信。

“把这个给她。”

“你看过了吗？”他问。

朱莉亚走出了大门。

马泰奥一动不动地看着大门。他忘记了朱莉亚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他常常把这种态度误以为是冷漠。他有时会觉得生活在一个不允许失败的环境中想不这样都难。他不是瞧不起什么，只是觉得朱莉亚连生活的苦难是什么都不知道。对她来说，不管生活变得有多糟，总会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来拉她一把。

总之，马泰奥现在也感受到了这种坚强的好处。他原以为他喜欢的是阿达那份爱他的坚定，现在才知道他需要的是朱莉亚的这份笃定。他喜欢朱莉亚步伐坚定地走在干净整齐的石板路上的样子，而不是阿达那种不顾一切光脚跑在废墟堆里的感觉。

他从来没有想过成为谁唯一的依靠。他没想过自己是阿达唯一的依靠，反而以为她是他唯一且最后的港湾。

但朱莉亚甚至回答了他自己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她说得对，全部都对。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足以认清在一段关系中应该和不应该期待什么。

就算和阿达在一起，到最后也许也没有好结果，他现在对此也很肯定。他们之间也会出现那种尴尬的沉默，一整夜相对无言；他们也会去错误的地方度假，也会感到疲倦、焦躁。

就像他背叛了朱莉亚那样，也许跟阿达在一起后他也会陷入寻找另一个人怀抱的泥潭里，然后还会继续。他将永远后悔最初放弃和朱莉亚在一起的这段如此稳定坚固的感情，坚固到只有朱莉亚才能将他从这泥潭里拉出来。

他决定在这个巨大的浴缸里完成最后一次潜水。他打开水龙头，脱去衣服，拿起潜水员头盔。他伸出一根手指抚过阿达摔打它留下的一道裂痕。他把头盔放在浴缸边上，水还没装满就躺了进去，感受水慢慢漫上来，然后闭上了眼睛。

他脑海中想起有一个下午，他问了阿达一个问过无数遍的问题，问她以后想做什么。她说起了那些玻璃陈列柜、小孩子的画和秋千。

那个时候他才真正知道自己是爱她的。

马泰奥睁开眼睛，拿起旁边的潜水员头盔。他决定把头盔戴上，尽管水位并不能达到真正潜水的深度。他透过玻璃上的那道裂痕看着周围的一切，

仿佛已经沉到了水里。他听到的声音跟真正潜水时听到的是一样的，那个让他觉得远离全世界的声音。于是他又一次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别人跟他讲过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一个习惯，说每次花瓶打碎时，他们会用金子把碎片重新拼接起来，以此来纪念裂痕。他想阿达也许对他来说作用就是如此，像金子一般帮助他们把碎片拼凑起来，所有的伤痕都能牢固地修补完好。从此之后，她将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埋葬着他的欲望与恐惧。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阿达不管有没有涂口红，嘴唇都是鲜红的，眼睛是独一无二的湛蓝色。她的皮肤将永不憔悴，她的身体将是他一直想要回去的地方。在他记忆中他们在一起的夜晚里将永远用双手寻找彼此，也许时不时他还会梦回那些夜晚。在这些梦里他们相顾无言，只是紧紧地抱住彼此。醒来后当他意识到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会依然感觉到身上拥抱过的痕迹，为这不真实感到遗憾，然后在白天里想起这个梦时忍不住会嘴角上扬。

他会计算着见不到她的日子。也许到了某一天，他可以不再数数，也不再想她了；也许有一天当他和朱莉亚在外面闲逛时会遇到她，看到她时他也许还会心跳骤停，会再一次觉得原以为自己和朱莉亚在一起的身体是个坚不可摧的城堡，原来也只是一个冰冷潮湿的小房间，突然间他会意识到那些远离了她数着手指度过的每一天都是虚度。

水渐渐漫到头盔里，他喜欢的那个声音越来越大。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永远记住阿达的声音、她的味道，以及抱着她的感觉。他依赖这种肌肤相触的感觉。他不知道很久以后这些记忆会不会支离破碎，十年以后当她的声音在脑海里回响时是不是依然是她的声音，还是只是并且一直是他想要的饱含爱意的声音。他将永远失去她的爱，他将为此伤痛一生。

水浸满了头盔。马泰奥没有呼吸，也没有睁开眼睛。他喜欢这样享受眩晕的感觉。当他没有空气可以呼吸时，水流便像电流一般带给了他强烈的刺激感。

当他迈出浴缸时天色已晚，他得去阿达家里送那封信。他脱下头盔，穿好衣服。他差点想穿上那件美国队长的T恤，但最终他只是套了上朱莉亚送的某件灰色毛衣。

44

马泰奥从来没有来过特蕾莎的家里。在这里阿达度过了她在医院与阁楼间辗转之前的时光。他有一次送阿达回来，陪她走到家门口，但没有进去。当他按门铃看到门打开时，感觉自己像是个不速之客，闯入了这个他担心把一切破坏掉的小世界里。阿达穿着他的赛艇服，下身是一条宽大的牛仔裤，光着脚。有一瞬间，他觉得阿达涂了点儿口红。

“进来吧。”她说着，带他走进了厨房。

餐桌上阿达摆着外婆给她从小拍的照片，这些照片之前是和外婆的小纸片放在一起的。马泰奥尽力不去看它们。阿达依然觉得这些照片不好看，但她把照片拿去放大，还请人用图片工具修饰了一下。它们变得像用旧式拍立得拍出来似的，方方正正，模糊不清。她要把这些照片用相框裱起来，挂在房间的某面墙上。

阿达坐在以往外婆坐着的地方，就在冰箱和时钟下方。马泰奥站着，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处。

“她什么都知道了。”他仿佛正从玻璃上带有裂痕的潜水员头盔里看向阿达，“她没有跟我解释她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也没说她是怎么知道的，但她就是知道了。她愿意原谅我。她原谅我了。”

阿达的目光就像在高速上被人逆向抛下的小狗。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但她明白马泰奥的意思。

“我们开始处理这些事情。我们会慢慢处理，直到婚礼举行为止，直到以后。我们没办法把这一切都抛弃不顾，我们承受不起，这样对谁都不好。”

把阿达击垮的是他言辞之间的“我们”。她记得很清楚，几天前她还在他们故事的边缘，还在他的身边，与他们相关。如今她已经被彻底排除在他们的关系之外了。

马泰奥没有打算把他听到的那些话都告诉她，这是为了她好。他没有告诉她这不是他的错，只是时机不正确；他没有告诉她假如他在人生的其他阶段遇到她，也许事情的发展会有所不同；他没有告诉她他现在正在抛弃她，是因为害怕伤害到她。他不想让她现实一点儿看清整件事情。

“朱莉亚让我把这个给你。”他把特蕾莎的信拿出来，放到阿达前面的桌子上。她拿起了信。

“给我的小鱼儿”，上面写着。阿达认出了外婆有些歪歪扭扭的笔迹，用手抚过上面的字。

“她一发现这个就想拿给你了，所以才一直给你打电话。”

“已经被打开过了。”

“我没有看过，她可能看了。阿达，她很喜欢你，她从来没有对她的病人这么好过。”

阿达把信放回刚才马泰奥放下的位置，站了起来。

“还有多久？”她问他。

他知道她说的是婚礼。“很快，很快就要举行了。”

他差点儿想说希望有一天她能懂，然后他意识到这不是一句很好的祝福。

“照顾好自己。”于是他这么说，然后在她还来不及做什么之前，他转身往外走。

说出来的这句话在马泰奥的耳朵里就像尚不懂英语时从英语字典里读到的第一句话，就像那些他以为掌握了就能学会对话的句子，而他从来都学不会。

此时，最后一次站在阿达面前，在关上这间小小公寓的门之前，所有的语言在他听来都是听不懂的外语。

45

朱莉亚等着马泰奥回来吃晚餐。她请达尼埃莱准备了一道三分熟的三味肉排，亲自挑选了一瓶红酒。她本来想等他回来再打开的，但又想起这瓶酒需要提前醒上一段时间才更好喝，于是她自己先把酒打开，倒进了醒酒器里，尽管她从来都不喜欢酒倒在醒酒器里的感觉。

当马泰奥进门后，她感觉他似乎在门口的柜子前站了一会儿。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现门口没有特蕾莎的信后显得更加整洁了。马泰奥手里拿着钥匙，差点儿想把它放到柜子上。然后他又把钥匙放回了口袋里，目光开始在屋里寻找朱莉亚。

“我准备了一点儿酒。”她说。

“很好。”他回答。

朱莉亚帮他慢慢脱去外套。她要把外套放进衣柜里，这样家里每一处都能显得井井有条。

马泰奥把酒倒进两人的酒杯里。他等着朱莉亚举起酒杯，然后喝下第一口。“很好喝。”他说。

朱莉亚感觉她很久没有听到他说这句话了。

在宽敞的洗手间里，朱莉亚和马泰奥各自做着睡觉前的准备，两人互不打扰，也互不窥视。

躺下之前，马泰奥把一只手搭在朱莉亚的肩膀上。

“芍药的事最后解决了吗？”他问她。

朱莉亚想了一会儿才记起他是在说他们婚礼用花的事。她的母亲发现花店准备从荷兰的一间花房进口芍药。“合同上不是这么写的”，她向花店负责人、朱莉亚和身边所有的人都这么抗议。合同上写的是所用的芍药将从意大利或法国的花园订购。她甚至想换掉这个花店，但发现要重新另找一家实在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她决定亲自去确认芍药的产地。

“她自己直接跟法国的花场谈，问题已经解决了。”朱莉亚回答，说完才发

现自己并不是很确定她母亲选的到底是不是法国的花场。

“那就好。晚安。”

“晚安。”

朱莉亚把床头灯关掉，眼前一下子一片漆黑。她等着眼睛慢慢适应过来。她喜欢可以看清周围的感觉，就算在夜里也是如此。她知道这样会难以入睡。她之前失眠过几次，但很快就找到了原因。她把枕头靠到床头，看着马泰奥的背，听着他越来越沉重的呼吸。她想他应该即将陷入深睡了。她问自己，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什么时候开始把心里的位置、眼里的风景留给一个不是她的女人。她想是不是她自己也学着他把空间留给别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也许她只要多看几眼她的同事就可以了。她相信自己能掌握事情的发展，只要一小会儿，只要朝对方看去的时候多微笑一会儿就足够了。如果她也这么做了，也许马泰奥所做的事看起来就会正常许多。她从床边的沙发上拿过来另一个枕头垫到腰下，这样感觉舒服多了。

问题在于她从来没法对别人多笑一会儿，她知道自己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都做不到。但现在她觉得不值得这么去做，因为说实话她没必要让马泰奥做的那些事变得正常起来。她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要跟他清算的。说到底，在她心里那个背叛他的男人不是现在这个正睡在她身边的男人，而是那个住在阁楼里穿着奇怪的T恤在浅水池里潜水的男人。她不认识那个男人。如果是她在医院的咖啡厅里遇到他，她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朝着他笑。可能会吧。但她不知道她脑海里那个阁楼里的男人是不是只存在于阿达连续好几个月的讲述中。阿达对他的赞美与惊叹，换作是她是不是也能感受到？

突然间她又什么都看不清了，就像许久不习惯黑暗的人，她得重新让眼睛对焦。当她渐渐看清时，却不知道要看向哪里。

毕竟，她不认识那个阁楼里的男人，她也毫无兴趣，那不关她的事。就算她在咖啡厅里遇到了，朝他微微一笑，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身边的这个男人。她听着他的呼吸声，她希望自己能够辨认他的呼吸声，能够辨认他睡着时的样子，这样就能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睡着了。但现在就算她能在黑暗中看得再清楚，她也无法辨别。也许他像她一样装睡，也许他是真的睡了，她不知道。

她不认识阿达的马泰奥。她也不认识自己的马泰奥。

现在她想起来了，她母亲找到的是一家意大利花房的芍药，刚才她一定是糊涂了。她把背后的枕头拿开，躺了下来。她知道睡眠可以帮助她整理思路，把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一一排除。

46

招待会前一夜朱莉亚用来接待客人的房间并不是整个别墅里最大的一间，但她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这样选择。这是因为这个房间的光线是最好的，房间里还有一个大理石做的精美壁炉，其他房间的都比不上这个。在朱莉亚与朋友们、化妆师、按摩师待在一起的白天里，这个壁炉并没有点燃，但只要知道它的存在就足够让人满意了。

胭脂红的丝绸礼服挂在一扇窗户的拉环上。现在只剩发型师还在房间里了，朱莉亚的母亲决定把礼服取下来近距离地欣赏。

“我叫了裁缝过来，”她说，“宝贝，如果有什么地方你觉得不合适的，你尽管告诉她，她会帮你处理好的。”

“妈，我已经试了十二遍了，非常完美，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了。”

“你说得对。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有办法做到最好。”

朱莉亚自从在图纸上看到这件礼服的第一眼起，就知道没什么需要改动的了。为了选定最终的图样，她的母亲让她把脑海里所有想到的样子都描述出来。“不一定是件礼服，”她说，“我只要一种感觉。”她的母亲对“感觉”再内行不过了，当礼服最终出来时，朱莉亚觉得比她脑海里的样子还要更加贴近。

她对发型也没有什么意见。正在给她梳头的女孩子已经重复这个动作不下五遍了，只为了给她弄出最完美的比例。朱莉亚看着母亲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母亲看到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下渐趋完美，脸上洋溢出满意的笑容。当发型师准备把定做的金皇冠戴上时，她打断了发型师。“可以由我来戴吗？”她问，不等回答就上前动手了。

然后她后退了几步，从远一点儿的角度欣赏她的作品。她微微抬起了下巴，朱莉亚知道她对此很满意。“您可以给我们让出点儿光线吗？”她指挥发型师。到了穿上礼服的时候，朱莉亚和母亲都不愿意有其他人在场。

朱莉亚看着母亲给她整理肩带，然后轻轻抚摸她的肩膀。

“你真漂亮，”她说，“你一直都很漂亮。”

朱莉亚在眼泪涌出之前低下了头，而母亲则完全不掩饰她的泪水。“我得下楼去看看大厅的情况，然后喝点儿香槟。”

“妈，还没到六点呢！”朱莉亚对着她笑。母亲很爱喝酒，却总是坚持喝酒得在正确的时间喝，而她的正确时间永远不会早于六点。

“有时可以破例一下。”她低声说，亲了朱莉亚一下，在走出门口之前又停下来再一次看了看朱莉亚。

朱莉亚小心不弄皱衣服。她从来不用过分注意不弄坏东西，但她觉得这件衣服需要比其他她没穿过的衣服更加谨慎一些。她在房间里慢慢走着，她没有在看什么，但听到母亲进来的声音，笑了一下。

“你真是太美了。你是我能够拥有的最美的女儿。”

朱莉亚看着母亲，她的神情比几分钟离开前更加得意。“我给你拿了这个。”她说着，走近朱莉亚，给她递来一杯香槟，“楼下一切都很完美。”

她坐到床上，把腿抬到上面，就像那些小女孩去朋友家时坐在床上说悄悄话的样子，一个下午的时间都不够她们说。“桌上的摆设不会太高……”她把手放到朱莉亚的脖子上，看着她说，“我知道听起来很蠢，但我总是担心那些摆设太高了。还好，那个租椅子给我们的人说得对。不会太高，很完美。”

朱莉亚喝了一口香槟，母亲选的香槟也很好。站在镜子前，她用手摸了摸后脖颈，她觉得似乎有几根头发掉了下来。

“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可以重新弄，还有时间。”母亲安慰她，她此时把背靠在枕头上，边喝酒边笑，“在我看来，你也可以把头发披散开来。”

“不，我不想披散头发。只是这里，我觉得有点不好看……”

“过来，”母亲对她说，拍了拍床边，让她过来坐下。她把香槟酒杯放下，手在朱莉亚的头发上慢慢拨弄。“宝贝，这都很简单的，比你想象的还简单。”

“你是说弄头发吗？”

“宝贝，一切事情都是如此，一切。那些看起来很艰难的，那些需要准备好几个月的，都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然后过去。很简单，比你所

想的要简单多了。”

这时房间服务员敲了敲门，朱莉亚都没觉察到母亲低声说了声“进来”。服务员推着一辆小推车进入房间，推车上面摆着冷藏好的香槟。

母亲站起来，喝完她酒杯里的最后一口，又往里倒满了一杯。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仿佛全世界的欢乐都在她那里。“宝贝，现在到时间喝酒了。”朱莉亚递过酒杯，让她倒满香槟。再也没有一丝头发掉落下来了。她的母亲就是这么能干，就算不用梳子也可以帮她整理头发。

她们举起酒杯，微笑着看向彼此。她们知道好戏已经开始，并且不会提前结束。

47

他们在市里挑选的这栋别墅摆满了芍药与绣球花，这里用来举行出发前往小岛进行婚礼前一晚的招待会。花朵一路延伸到了马路上，马泰奥觉得站在外面也能闻到迷人的芬芳。

朱莉亚没有跟他在一起。他的岳母把一切安排得像一场真正的婚礼仪式，两位新人只能到中间某个时刻才能看到彼此。

当他走进主厅时，那里已经站满了数也数不清的客人。他们都在喝着酒，吃着东西，有的还随着不知从何而来的爵士乐跳起舞来。

他想起了小时候参加过的几个派对。那时没人知道在派对上该如何注意举止，一开始大家都靠着墙站，担心自己的衣服被挤出奇怪的褶痕，或后悔自己穿了一双难看的鞋子。然后通常那个举办派对的人或者他的父母受够了大家的矜持后，会主动站到餐桌前，在众人的安静注视下，给大家分发盘子和倒满酒的酒杯。只有这时，大家才会慢慢动起来，不再胡思乱想。

马泰奥想，也许这就是他等待很久的长大的标志。长大的人会不再担心自己是派对上第一个喝东西的人。

朱莉亚的母亲正在开始给络绎不绝到来的客人分发礼盒。“别人都在最后才送礼物，”几个月前她这么说，“但我们的观念跟别人不同。我们的礼盒是一种欢迎的仪式。”

礼盒里装的是珍珠，来自大溪地的珍珠。这是朱莉亚的母亲挑选的，但她教他们要怎么回答客人们的问题，装作这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马泰奥记住了要如何跟别人讲解大溪地珍珠的珍贵之处。这些珍珠虽然颜色较深，但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珍珠。他们所选的是球形珍珠，是这个类别里最为珍贵的。整个色调从雉鸡的羽毛颜色，即最中间为粉红色，向外渐渐偏向黄色和绿色，渐变为茄紫色。朱莉亚的母亲要他强调，这种颜色是最罕见的。

直到目前，他还没有机会跟任何人讲起上面那番话。所有人都跟他握手、拍肩，而他也一一回应了这些微笑、握手与拍肩。他话说得不多，只是回答一些问题，再问一些相同的问题。就像那些从来没有完整看过的电影，每一段对话在马泰奥的脑海都支离破碎，缺乏意义。

然后，不知从何而来的爵士乐停止了，紧接着的是听上去永无休止的萨克斯。

一组进行弦乐四重奏的音乐家站到了楼梯尽头，马泰奥想象着朱莉亚从那里走下来的样子。接下来出现的是手风琴的演奏家。

朱莉亚和马泰奥为他们夫妇的第一支舞选的音乐是来自皮亚佐拉[注]的一首曲子。那不是一首探戈，但马泰奥很喜欢，喜欢到连将来在他的葬礼上也想演奏。当手风琴演奏者开始表演时，马泰奥觉得当时朱莉亚坚持手风琴作为最开始的乐器是正确的，尽管他自己起初却希望由小提琴手来演奏。她说，由手风琴来演奏，听上去会比较不那么像世界末日。马泰奥对世界末日的感觉十分痴迷，但此时他不得不承认原版的手风琴更加合适。

来宾们开始让出大厅中间的位置。他们领会到，这首音乐预示着朱莉亚的登场。

马泰奥脑子里一片空白。当他看到朱莉亚穿着胭脂色丝绸长裙缓缓从楼梯上走下来时，仿佛是第一次看到她似的。这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拥有着无可比肩的优雅。当她走近他时，他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像眼睛和心脏一般带来心动的感觉。当他把手放到朱莉亚裸露的背上时，他觉得就像在触碰自己。尽管周围全是人，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

整个大厅都安静下来，为朱莉亚的美丽、礼服的优雅和他俩的首支舞蹈而默默惊叹。

他们缓缓地移动着脚步，音乐似乎都要为他们静止了。他们互相拥抱，站住不动。

“你幸福吗？”马泰奥低声问朱莉亚。

“我们就在我们应该在的地方。”她回答。

---

1. 皮亚佐拉，阿根廷手风琴演奏家。——译者注

48

阿达找到了一份工作。她不确定可以持续多久，但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她的工作主要是接送一群老人往返于老人活动中心与家中。他们中有的人只去早上几个小时，有的吃完午饭才回家。阿达开着一辆六座的小面包车负责把他们送回去。这种车只比小轿车大一点点，她可以开得很好。

有些老人在活动中心那里过夜。有时他们从医生那里回来，有时还要去医院，因此阿达还需要陪伴他们。她不介意去医院，因为这样可以不用总是待在那个小小的活动中心里跟老人们在一起。对她来说，只要不用一直待在某个地方就很好。这样一段时间后，她从心里接受了这份工作，很开心可以在城市里穿梭。

而且这份工作无须读写也无须抄录什么。一开始别人给了她一张表格，里面写有每个需要接送的人的名字和地址，但也仅限于此，她之后也不用一直查看这张表。现在她已经把路程都默记下来了。

她常常去市场买菜。虽然还是不懂得如何挑选鸡蛋，但她每天都会做饭，有时就算不饿也做，尽管她知道做了自己也不会吃。闻着饭菜的香味，她会觉得外婆在时家里的味道又回来了。

她换掉了一些灯泡，改用一些较为节能的。如果外婆在的话，她可能很难说服外婆这么做，因为这些灯泡的价格比较高。阿达也不确定外婆会不会喜欢这些新式灯泡的光线，因为至少在某些时间里它们显得太亮了，但她实在受不了家里一直像外婆在时那样半明半昧。现在阿达才知道，以前她之所以能忍受是因为有外婆在。

有时她看着橄榄树，心里会安慰自己说也许外婆正在某个地方看着她；但有时她看着被风吹动的树叶影子倒映在地面上，会联想到外婆其实并不在。她听不到她，也看不到她，就是这样。

她不喜欢这种感觉。每当她心里开始这么想的时候，就会继续盯着外婆教给她的东西一直看着，等着。

阿达把外婆的信放在厨房的餐桌上，放了很久。这种知道自己还有外婆的东西没看过的感觉支撑着她坚持下来。

但有一天夜里，她觉得自己实在受不了了。她仿佛又感受到了小时候外婆睡着了，自己却因为害怕做噩梦不敢睡觉的感觉。这种感觉太真切了，她害怕黑暗从床底下升起来，把她一口吞掉。

她拿来外婆的信，和小时候每次连站在床上踮起脚尖还不足以对抗黑暗时就会打开的小灯。她把被子蒙住头，打开小灯，开始读起来。

我的小不点：

如果我到目前所做的事情还算不错的话，你现在应该已经停止哭泣了。

你出生的那一夜，我做出了一个承诺：我要用美好的回忆和温暖的爱为你建造一座幸福的城堡。我希望现在这座城堡依然稳固如初。所有人都让我不要溺爱你，但我没听他们的。我只想到一件事，那就是没有人会死于过多的爱。

你出生时我还做出了另一个承诺：我要努力发现你的本性，并保护好它。

阿达，你的本性很好，尽管充满了悲伤。你总是只看到结束了的事情，却看不到开始的事情，而外婆已经教会了你如何弥补这个不好的习惯。倾听那些微小的声音，让自己相信那就是开始的声音。但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没有什么事可以一直不变。一切都会变的，我的小不点，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当发生改变时，你不要害怕。

你不管做什么，在面对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时总是容易变得悲伤。我的小不点，这样不好。当一件事情发生变化时，那将是一次新的体验。不要总想着以前，不要觉得过去的事情是一种结束。事情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也会产生变化，就像我们的橄榄树，看上去总是那样，但现在已经长得高高的了。

你要学会观察一切，当你害怕变化时也要观察。否则将来你将不再认识它，那它也就不再是你的了。

有时你会觉得生活过得毫无意义。你会生气、沮丧，而我对此唯一感到焦躁不安的是，当你生气和沮丧时我却不能再在你的身边。

但你一定要相信，我的小不点，不好的事情终将过去。这一切都有它的意义，它的价值。阿达，你的身上集中了所有美好的品质，与那些坏的事情无关。

不要相信别人说的那些什么真正的爱使你饱受折磨。你永远不要相信这些话。真正的爱使你自由，使你从痛苦和糟糕的那部分自我中解脱。它让你

平静安宁。不过你要记得，真正的爱需要付出，你千万不要无视它。我知道，这不容易。你就像以前看着橄榄树那样，一直观察着就好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没有人知道，有时付出并不能换来爱情。爱也不仅仅意味着付出，也不只是持续不断地付出。只要还有爱，你就可以试着挽留它。但当它结束时，无论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了。

不要相信那些总是试图解释一切的人，有些东西并不能解释清楚。

我的小不点，你要多笑一笑，要比以前笑得更多。你要勇敢地犯错，走弯路反而能欣赏更多的风景。弄脏衣服也不怕，去买那些好看的衣服，就算你觉得贵也无所谓。把衣服挂在衣柜里，想穿的时候就拿出来穿，它会使你快乐。如果平凡的事情使你快乐，你不要担心。通常，这些平凡的事情最大的好处在于它们都是真实的。

做个善良的人。找到一个可以认识你的本性并且保护它的人与你相伴。你也要照顾好他，但首先你要先发现自己的本性，并好好呵护。

你要记得，你就像五月的清晨那么美好，就算下雨也不影响，因为你知道五月的鲜花都将一一开放。就算有雨，每天也可以期盼阳光的降临。

阿达，让我再亲一亲你。我会把你的眼泪都亲吻干净。我一直和你在一起。我的爱会一直和你在一起。

再见，我的小鱼儿。再见，我的小不点。

你的外婆

49

退回婚礼的礼物对朱莉亚的母亲来说是件让她稍微有些神经紧张的事情。她请了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书写了一封信函，上面说明婚礼将不再举行，既不在招待会后第二天的市里，也不在阿鲁巴岛上，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再举行。原因与任何八卦丑闻无关。

信里还解释说，为了弥补这场婚礼带来的不便，他们一家将捐出一笔数额庞大的资金用于慈善活动。朱莉亚的母亲相信，慈善这个话题总是能转移人们对事情的注意力。

当她把礼物都悉数退还之后，远还没到合适的时间就开始喝起酒来。

她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是她表示对马泰奥不满的最佳方式。她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补偿。

招待会结束后，朱莉亚回到别墅里的房间。母亲为她预定了一晚，因为新娘不能在婚礼前一晚与新郎睡在一起。她把礼服脱下来，摆在床上，她久久地盯着它看。她想起和马泰奥跳起第一支舞时收获的众人的祝贺；她想起了特蕾莎的信，那封信写得很匆忙，字迹凌乱，来自一位小学还没毕业的外婆，但里面的内容却让她难以忘记。

她不禁想起，不管她多么努力，那支舞她都无法称之为第一支舞，反而觉得那将是最后一次。

此外，她还想起马泰奥和阿达在一起的那个车库。她想到那些印着超级英雄的T恤和成堆的铁皮罐。那个马泰奥她并不认识。她没有注视着他，现在她再也不认识他了，他也不再属于她了。

她打电话给马泰奥，让他过来找她。

“双方提前见面会带来厄运。”他提醒她。她说她完全不介意。

于是马泰奥很快就来了，比她想象的还要快。朱莉亚让他坐下，告诉他在利诺萨岛的那个晚上，她关于那趟正确的列车和他们拥有全世界的燃料的回答，只是她的一个愿望，而非事实。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后来从小岛上回来之后，在一个失眠的夜里，旁边的他正在沉睡时，她突然就想明白

了。

她告诉他，他们确实错过下车的车站了。旅途已经结束，他们只能下车，然后在最后一站挥手告别。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终点，但他们可以安慰自己，至少旅途中一切顺利。

他们无法再一起出发了。对于他们的爱情来说，只有付出是不够的，他们之间的爱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继续前进。

他们在最后这夜相拥而泣，第二天早上互道永别。他们不说“祝你好运”，因为他们不喜欢这句话。他们只说感谢。

然后，朱莉亚决定将自己的勇气都用于保护自己的本性上。她开始准备医学院的入学考试，通过考试后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开始参加一系列的考试，不让任何人知情，甚至她毕业了，获得了儿科血液肿瘤专业的学位，也没有通知任何人。

她只是去了墓地，把那些印有各式动物的护士帽还给了它们原来的主人。

招待会之后，马泰奥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潜水上，远离一切事务。他不与任何人交谈，也没人见到他。他只是静止不动，他已经疲于漫无目的地奔跑。

他努力倾听自己的想法，包括那些不好的部分。

他想找到理由远离阿达，但他找不到。

于是他以他喜欢的方式走向阿达，就像他平时知道方向时那样，慢慢地走过去。

他在橄榄树下找到了阿达，看到她正专心地看着从树叶间倾泻下来如瀑布般的阳光。他发誓，任何理由都不能让她给他带来的这份痴迷白白消失。

他发誓，这份感情将不再受到时间的侵蚀。

“不管怎样，人不能重复同样的事。”他答应自己。

他们在门口旁边种下了一棵橄榄树，特意留出了适当的距离让阿达可以绕

着奔跑。然后他们又凿了一扇大窗户，这样他们在家也可以一眼看到这棵树。

他们每天早上都会看着这棵橄榄树，不管是否下雨，不管是否看上去每天都一成不变。他们在交叉拱顶上挂了一个秋千。

马泰奥有时选的音乐不正确，但阿达总能在厨房里随着音乐跳起舞来。就算没有音乐，就算什么都没有，她也一样可以跳起来。

当保罗餐馆永久地关闭时，他们为之哭泣了一小会儿。他们要来了一份菜单，把它装裱起来。现在菜单还挂在那里，在电视旁边。

有时下午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去买菜，他们花在买菜上的时间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长。他们说这样的下午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如果他们都在一个城市里，他们会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夜里他们会互相寻找对方的手。

他们不需要总是交谈，也不需要回答每个问题。不过有些事情他们会不断提问，在他们的过去里，总有一些事情值得探究。

在同一道风景面前，他们总会注意到相同的地方。听同一首歌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知道对方也会注意到相同的事情，但装作并不知情，等到说出来时会相视而笑，无须更多言语。

当马泰奥在外面时，他们时不时会玩起那个收音机的游戏。

还有那个指尖划过鼻子的游戏，马泰奥要在适当的时候说“停”。找到正确的地方喊停对他来说很不容易，但每次他还是能够停在比上次更高一点儿的地方。

有时，他们会回想起在医院咖啡厅里对视的日子。他们想起了很多，在她问他“你在喝什么”之前。

她什么都没说，微笑着。那是朗姆酒，干朗姆。

她努力地喝下了一口。

然后把剩下的酒都洒了出来。

他们一直看着彼此，笑着。